

托爾斯泰選集

I

復活

第二部

【

MG
I 512.44
95

譯文叢書

托爾斯泰著

高植譯

復
活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3 1761 1723 6

兩週之後案子就可以在大理院審開審，蕭黑流道夫能將案卷帶去到彼得堡，案子在大理院失敗，便如作請願書的辯護士所勸告的，呈遞請願書給皇上。假使上訴沒有——對於這一點，按照辯護士的意見，應該有所準備，因為上訴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則有馬斯落發在內的那一牽流刑犯，會許在六月初起程，因此，要能準備就緒隨同馬斯落發去西比利亞——這是蕭黑流道夫所毅然決定的，則必須現在到鄉下去處理事務。

蕭黑流道夫最先去到庫斯明斯基，最近的黑土區裏的大田莊，那大部分的收入都是從這里來的。他在童年和青年時期曾經在這個田莊上居住過，後來在成年時期還經過兩次，有一次是應母親的要求，帶了一個日耳曼人管事到那里，和他核算了租務，因此他早已知道田莊上的情形以及農人對於帳房即是對於地主的关系。農人對於地主的關係是這樣的，就是，說得再禮貌些，農人完全依賴帳房，說得直率一些，便是帳房的奴隸。這不是明顯的奴隸，如同在六十一季所廢除的，在地主之下，一定的人們做奴隸，而是在一般大地主之下，主要地且有時唯獨地是在有過農奴的人們之下，一般無土地的或者土地少的農民們做奴隸。蕭黑流道夫知道這個，他不能夠不知道這個，因為田租是建立在這種奴隸制度上的，而會助成這



種奴隸制度。不僅亞黑流道夫知道這個，他還知道這是不公平的，殘忍的，而且是從偉大學生時候就知道這個，那時，他曾公然信仰並宣傳亨利·喬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美國經濟學家——譯）的學說，並且根據這個學說，而將父親的財產給予農民，認為領有土地，在我們這時候，正和領有農奴在五十年前是同樣的罪惡。確實，在軍役之後，當他慣于每年約用二萬盧布時，這一切的知識對於他的生活不復是有拘束性的了，被遺忘了，他不懂從來不向自己問到自己對於財產的態度以及他母親給他的那些錢是從何處而來，而且企圖不想到這個。但母親的逝世，承繼，管理自己的財產，即是土地的必要——又向他提出了他對土地私有的態度的問題。在一個月前亞黑流道夫還會向自己說，他沒有力量改變現有的秩序，不由他管理田莊，——遠離田莊而生活，從田莊上獲得金錢，多少會許自覺心安。現在他却決定了，雖然是有西比利亞之行以及他和牢獄世界之複雜困難的關係，這是需要金錢的，——他仍舊不能夠讓事情停留在目前的狀況中，而必須于己不利地去改變牠。因此他決定了不自家種田，而將土地以低廉租價租給農民，讓他們能夠不依賴牠。亞黑流道夫，不止一次，在比較地主地位與農奴的主人的地位時，也比較了訂租土地給農民以代僱傭工人耕種——與農奴的主人的辦法，就是使農人納租金以代賦役。這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到達解決的步驟，這是從較為粗野的壓迫方式，進入較不粗野的壓迫方式。這就是他要做的。

活

復

復活

聶黑流道夫在將近中午時到達了庫斯明斯基。他在各方面簡單化自己的生括，沒有打電報，只從車站上僱了一輛雙馬半蓬車，車夫是一個穿南京棉布衣服的少年，在長腰下邊的衣襟上繫了一條帶子，按照車夫的姿勢，坐在馭者坐台的一邊，他很樂意和紳士談話，尤其是當他們談話時，打傷的跛腿的白挽馬和消瘦的喘息的副馬能夠徐步而行，這是牠們一向所很歡喜的。

車夫說到庫斯明斯基的管事，不知道他是在趕車送主人。聶黑流道夫有意不告訴他。

「漂亮的日耳曼人」，在城裏住過的，讀過小說的車夫說。他向乘客側著身子坐在馭者坐台上，忽上忽下地抓著長鞭柄，顯然是誇耀自己的本領。「三匹栗色馬套上車子，帶他太太出去，多麼好啊！」他繼續說。「冬天，在耶穌聖誕節，大房子裏有聖誕樹，我也趕車送客去，有電燈光，全縣裏也看不到這樣的。我搜刮了很多錢——可怕！爲什麼他有這樣大的權柄！據說他買了好的田莊。」

聶黑流道夫覺得他對於日耳曼人管理田莊的方法，以及從中取利，是完全漠不關心。長腰車夫的敘述是他覺得不愉快的。他欣賞美好的白晝，時而遮擋太陽的烏雲，春季穀物的農田——田上處處有農夫用木犁在除裸麥田裏的草，密而發綠的冬麥田——上面有雲雀飛起，除了遲晚的橡樹已露上蒼綠的嫩枝，斑點着牛馬的草場，有農人的田疇，——可怕他

想起了有什麼不愉快的東西，當他自問「是什麼？」時，他想起了車夫說到日耳曼人如何管理庫斯明斯基的田事。

到了庫斯明斯基辦理事務時，聶黑流道夫忘記了這個不愉快的感覺。

賬簿的檢查，同管事的談話——他單純地舉出農民田地少以及這些田地爲地主田地所環繞的利益——更促使聶黑流道夫決心停止自家管理田務而把全部土地租給農民。

由于賬簿和他同管事的談話，他知道，和從前一樣，三分之二的耕地是按照規定工資由僱工用改良的器具耕種的，其餘三分之一的田地是按每畝夏其那（約合二、七英畝，十八華畝）——譯——五盧布的工資由農人耕種的，卽是，爲了五盧布，農人必須將每畝夏其那犁三次，耙三次，播種，刈割，打網成束，送到打穀場，卽是按照自由工人的最低工資要做至少值十盧布的工作。農人要用工役按照最貴的價格去償付從賬房所得到的一切，他們要以工役去償付草場、樹林、芋薯莖的價格，幾乎大家都欠賬房的債。例如，租給農民的靠近荒野的田地，每畝夏其那要付出土地價格按五分利息計算而能獲得的數目的四倍。

這一切聶黑流道夫早已知道，但現在他覺得這好像是新的東西，只是詭異；他如何能夠處在他的地位主的所有的人如何能夠，不看到這種關係的不正常。管事的說到，如何土地租給農民時，一切農具便盡被損失了，這些農具不能夠償上地的價值約四分之一，如使農民

活 機

羅漢寶知道，如何在這種淺淡中，盡量流道夫要損失許多！這些理由只更顯得荒謬流道夫相信，在他把土地租給農民而奪去自己大部分的收入時，他是做一件好事。他決定在他這次來的時候立刻辦完這件事。收集及出售已種的麥子，出售農具與無用的房屋——這一切應該由管事以後再辦。現在他要求管事在第二天召集庫斯明斯基的田地中的三個村莊上的農民，以便向他們宣布自己的意向，並談判租地的價格。

愉快地意識到自己對於管事的理由是堅決時，並準備為農民而犧牲，聶黑流道夫從賬房走出，考慮著當前的事務，繞過房子，走到今年荒蕪的花壇（管事的房屋對面的花壇被壞了），走到長了菊花的 *Lawton's* 草地網球場上，走到菩提樹的幽徑，他通常來這裡抽雪茄，三年前在母親那里作客的美麗的基鏡裏發覺和他在這裡調情。簡緩地考慮了他明天要向農人們說的話，聶黑流道夫走到管事那里，在吃茶時，又和他討論到如何清理一切田事的問題，完全安心之後，便走進他預備的大房子裏的房間，這是一間留作招待客人之用的。

在這間清潔的小房裏有威尼斯風景圖，在兩窗之間有一面鏡子，有一張清潔的彈簧床，一張小桌子，桌上有一瓶水，火柴與燭燭。在鏡前的大桌子上擺著他的打開的旅行提箱，露出他的化裝匣和隨身帶的書：俄文的「十犯罪原理之研究」和「冊英文的一冊日耳曼文的剛性質的書」。他打算在下星期間的兩禮拜讀牠們，但現在已沒有時間了，於是他便開始了。

來睡覺，以便明天趁早起床準備向農民說話。

在房角落上有一張老式的鑲花的紅木靠背椅，這張椅子他記得最確在他母親的臥室裏的，牠的形狀顯然在積黑流道夫的心靈中引起了完全意外的感覺。行將傾毀的房子，行將荒蕪的花園，將被砍伐的樹林，所有的這些圍牆、馬廄、器具倉庫、機器、馬匹、牛，——令牠覺得痛惜，這些東西，他知道雖然不是由他自己，却是要很多的精力來創辦，維持的。先前他覺得拋棄這一切是很容易的，但現在不僅是這個，而且土地的出租以及現在所需要的收入半數的損失，也令他覺得悼惜了。立刻出現了這樣的理論爲他利用，就是，把土地租給農民並毀壞自己的農場是輕率的，不該的。

「我不該有土地。沒有土地，我便不能維持農場。此外，我現在要去西比利亞，因此，房屋和田莊我都不需要了，」一個聲音說。「這一切是如此的，」另一個聲音說，「但第一點，你不是終生住在西比利亞。假如你結婚，你便會有小孩。正如同你會得到完好的田莊，你也應該把牠照樣的交給他們。對於土地是有責任的。捨棄，消滅一切是很容易，創立一切便很難了。主要的——你應該考慮自己的生活，決定你將對你自己做什麼，並根據這個而處理自己的財產。你的這個決心是堅決的嗎？其次，——你所做的是果真憑你的良心做的，抑是爲了別人，爲了對他們誇耀自己而做的呢？」積黑流道夫問自己，不能不承認，別人所說

眞的關於他的請，對於他的決心是有影響的。他想隨處多，發生時問題也爲之。這些問題都
得不能解決。

活 爲了離開這些思想，他躺在清潔的床上，希望睡着，以便明天用清新的頭腦去解決他現在弄混亂了的問題。但他好久不能睡着；從敞開的窗裏，隨着新鮮的空氣和明月，飄進來了蛙聲；夾雜着遠處公園裏夜鶯和近處窗外盛開的丁香花叢裏一個夜鶯的霍霍聲與啾啾聲。聽着夜鶯與蛙；聶黑流道夫想起監獄長的女兒的音樂；想起了監獄長；他又想起馬斯洛發；當她說：「你去開這一切吧」時，她的嘴唇是如何打抖，好像蛙的閣閣聲。然後日耳曼管專開始下去到蛙那里。應該阻止他，但他不僅下去，而且變成了馬斯洛發並開始責備他：「我是一個流刑女犯，你是公爵。」「不，我不屈服，」聶黑流道夫想，恢復了神志，問自己：「那末，我做的好還是壞呢？我不知道，但我覺得這都是一樣。都是一樣。應該睡覺了。」於是他自己開始下去，到管事與馬斯洛發所爬下去的地方，在這里一切都完結了。

二

295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聶黑流道夫醒覺了。年輕的侍候生人的賬房書記聽到動彈，送給他從未有過那麼明亮的靴子，和清潔的冷泉水，並通報說農人們在聚集了。聶黑流道夫從床上

跳起來，回憶着。昨天開子他要租出土地毀棄農場的惋惜情緒一點痕跡也沒有了。他現在驚異地想起這個。他現在爲他當前的事情而歡喜，不禁地爲牠驕傲。

從房間的窗子裏可以看見長了荳菊的草地網球場，農人們奉管事之命聚集在這里。夜間蛙並沒有空叫。天氣是陰沉的。沒有風，早上落了溫暖的輕柔的小雨，在樹葉、樹枝、和草上掛著水珠。進窗子裏來的，在綠草的氣味之外，還有需要雨水的土地的氣味。

茄黑流道夫穿衣時向窗外看了幾眼，看見農人們聚集在球場。他們先後地來到，互相脫帽行禮，拄著拐杖，站成一圈。管事，肥胖、強健、有肌肉的青年，穿有綠色斜便與大鈕扣的短上衣，來向茄黑流道夫說大家都集齊了，但他們要等待——讓茄黑流道夫先喝咖啡或茶，兩者均準備了。

「不，我頂好還是去見他們吧，」茄黑流道夫說，想到當前和農人們的談話，感覺到全然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畏怯與羞恥情緒。

他是來完成農人們的那種希望，他的完成是他們甚至不敢想到的，——把土地按照低廉的價格租給他們；即是，他來向他們做件善事，而他却因爲什麼而覺得羞慚。他走到聚集的農人們面前，他們露出美髮、鬚髮、光禿、灰髮的頭，他是那麼窘迫，好久什麼不能說出。

結
結點的雨繼續下著，留在農人們的頭上，臉頰，和浸透的鞋子。農人們都穿著大膠鞋。

向他們說話，而他却那麼窘迫，什麼也不能說。窘迫的沉默被委辭自信的日耳曼管事打破了，他認為自己是俄國農民的專家，俄文說得漂亮正確。這個強壯過胖的人，正如同聶黑流道夫本人，和農人們瘦而打皺的臉同衣服下面聳起的肩瘦脾胃成了驚人的對照。

「現在公爵要對你們做件好事——把土地給你們，只是你們值不上這個，」管事說。

「怎麼我們值不上，發西利·卡爾累支，我們沒有替你做工嗎？我們很滿意過世的女主人，上帝保佑她，年輕的公爵不會拋棄我們的，」謝謝他，「雜辯的紅髮農人說。」

「我們沒有埋怨主人的地方；我們所申訴的只是沒有土地，」另一個寬肩的農人說。「不夠維持生活。」

「我就是爲了這個才召集你們的，假若你們願意，我想把土地交給你們，」聶黑流道夫說。

農人們無言，似乎是不明白或者不相信。

「拿出土地給我們，這是什麼意思呢？」一個中年的穿長背心的農人問。

「租給你們，讓你們出低額的租金去利用土地。」

「可喜的事情呵，」一個老人說。

「但願能夠出得起租金就好了，」另一個人說。

「爲什麼不接租土地呢？」

「這是我們的慣事呵，——靠土地吃飯！」

「你更安閒了，只要留心到——收錢，但是多少的罪過呵！」一些聲音說。

「是你們的罪過，」日耳曼人說，「假若你們工作，並且守規則……」。

「對於我們的弟兄是不能夠這樣的呵，漢西利·卡爾累支」，尖鼻子的瘦老人說。「你說：『爲什麼把馬放進麥田裏來了？』好像是我們放牠去的，但是誰放牠去的呢，我可是一天一天，度日如年，揮動鋤刀，或者別的，我夜裏睡著了，馬進了你的麥田，你連我的皮都要剝去了。」

「但你應該守規則。」

人：「你說的好！規則，可是我們力量不夠，黑髮濃密的、高長的、中年農人巨身。

「我不是向你們說過做籬牆的麼？」

「你給我們木料呀，」低矮，醜陋的農人從後邊發言。「去年我想築籬牆，砍了一個樹苗，你就把我送到牢裏呆了三個月虱子。這就是做籬牆。」

「他說的是什麼！」聶黑流道夫問管事。

「Der erste Dieb im Dorfe (村上第一名竊賊)；管事用日耳曼語說。「他每年在

復 樹林裏捉到。」然後他對著農人說，「你該知道尊重別人的財產。」

「可是我們不會重你嗎？」老人說。「我們能夠不會重你，因為我們是在你的手裏，你可以把我們搓成一根繩子。」

「呵，老兄，沒有人損害你；你也不要損害別人。」

「真的，損害！你去年打了我的臉，就是這樣擺下來了。同有錢的人不能夠潑理，顯見的。」

「但你要守法律。」

顯然是在進行文字的鬥技，參加者不很知道他們是爲了什麼，是在說什麼。只可以看出來，一方面是被恐怖所約制的憤慨，另一方面——自己優越與權力的意識。蒞黑流道夫聽著這個覺得不舒服，他企圖回到正事上去：規定價格與付錢期限。」

「那末關於土地要怎樣呢？你們願意要嗎？假若我把全部的地租給你們，你們給什麼價呢？」

「東西是你的，你定價吧。」

蒞黑流道夫說了價。和尋常一樣，雖然蒞黑流道夫所定的價遠低於他們付給別人的價，農人們却開始談判，認爲價錢太高。蒞黑流道夫期他的提議將被愉快地接受，但滿意的表

繳却一點也看不到。

只是憑了這個聶黑流道夫可以斷定他的提議是有利的，就是，在談到是誰接租土地時，——是整個的團體抑是公司，農人之間起了激烈的爭論，一部分人希望除開那些沒有力量的，不能按期付錢的；另一部分人是他們所希望除開的。最後，由于管事，價格與付錢期限被規定了，於是農人們喧嘩地談著，下山回返村莊，聶黑流道夫去到賬房和管事起草契約條文。

一切辦理得正如聶黑流道夫所希望所期待的：農人們得到了土地，比在這個區域裏其他處土地價格低百分之三十；他從土地上的收入幾乎減少了一半，但對於聶黑流道夫却夠而有餘，特別是因為還有其他的收入，就是他因為出售樹林及出賣農具而得到的。一切似乎極好，但聶黑流道夫總是覺得有什麼慚愧的地方。他看到農人們雖然有的向他說了感謝的話，却是不滿意的，並期望更多的收穫。結果是他自己損失了很多，而對農人却未做出他們所期待的。

翌日家裏的契約被簽訂了；伴隨着前行的選出的老農們，聶黑流道夫帶着有什麼事沒有做完的不快情緒，坐上管事的三馬的，如車夫所說的華麗的車子，向迷惑地不滿地搖頭的農人們告別後，便去到車站。聶黑流道夫不滿意自己。為什麼他不滿意，他不知道，但總是覺得有什麼悲哀的事，有什麼可恥的事。

蕭黑流道夫從庫斯明斯基來到他從姑母那裏所繼承的田莊——就是他認識卡邱莎的地方。他希望在這個田莊上處理土地事件一如他在庫斯明斯基所處理的；此外，他想知道關於卡邱莎還能知道的一切，和她同自己的小孩：他是真死了嗎，他是怎麼死的？

他大早晨來到巴洛弗，當他的車子進院子時，第一件令他驚異的事乃是一切房屋的、尤其是住宅的荒蕪、老朽的樣子。原先是綠色的鐵屋頂久未塗漆，因銹而紅，有幾片鐵皮向上捲起，大概是因為風暴；圍繞房屋的木板有些地方被人弄破了，在破處，取下銹釘，木板便可以容易地拿下來。兩道階梯，前面的和他所特別難忘的後面的——磨朽破爛了，只賸下了托撐的柱子；窗上破了玻璃的地方用木板補著，管家所住的廂房，廚房，馬廄——都腐朽而發灰色了。只有花園不僅沒有荒蕪，而且還茂盛，繁密；現在滿是花朵；在籬笆的那邊可以看見宛如白雲的開花的櫻桃，蘋果樹，與李樹。丁香花的籬垣開著花朵，恰似那一年，十二年前，蕭黑流道夫會和十六歲的卡邱莎玩捉迷藏，跌了交，被刺草戳破了皮。蘇菲亞·伊發諾芙娜種植在屋旁的落葉松那時是一個棒子，現在是大樹了，樹幹可以做棟樑了；樹枝上籠罩著黃綠色的柔毛般的松針。河流是在兩岸之下，在磨坊的水渠上潺湲著。在河那邊的草場

上收着雜色的、混合的、農人的默筆。

管家是去修畢神學課程的學生，在院裏笑着迎接聶黑流道夫，不停地笑着請他進廚房，仍舊笑着走到隔牆那邊，好像用這個笑容許諾什麼特別的東西。隔牆後邊有了低語聲，又沉默了。車夫接到酒錢，響着鈴子，把車趕出院子，於是全然寂靜了。然後穿繡花外衣的，耳上掛著繸子的，赤足的女孩打窗下跑過，在女孩後邊跑著農人，他在踏成的小徑上踽踽著大鞋的釘子。

聶黑流道夫坐在窗前，看著花園，靜聽著。從雙扇的小窗子裏吹進來新鮮的春天的空氣和翻攪的土地的氣味，輕輕吹動他汗額上的頭髮和放在被刀刻劃的窗檻上的紙張。河上洗衣農婦們的杵聲，互相交雜地響著——「特啦——吧——嗒叶，特啦——吧——嗒叶，」這聲音飄送在閃耀于陽光之下的築隄的河面上，河水沖在磨坊裏的聲音訖訖地傳來，一個蒼蠅嘩嘩地響亮地噴噴著從他耳邊飛過。

聶黑流道夫頓然想起，同樣的在很久之前，當他尚是年少而天真時，他在這裏聽過磨坊的韻律聲中河上農婦們搗溼衣的杵聲，同樣的春風會吹動他的滿額上的頭髮，和被刀刻劃的窗檻上的紙片，同樣地從他耳邊恐怖地飛過蒼蠅，而他並不是憶起自己那時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却覺得自己還是和那時一樣，具有同樣新鮮，純潔，充滿了對於將來的長偉大的各種願

能住，然而同時，彷彿在夢中，他知道這已不復再有，於是他感到極度的悲哀。

「要在什麼時候吃飯呢？」管家笑着說。

「隨便你什麼時候吧。」「我不餓。我要到村子上去走走。」

「你不要進房子裏來嗎？裏面我一切的東西都好。請你看一下吧，即使是在外邊……」

「不，以後再看吧，現在，請你告訴我，你們這裏有一個叫作馬特勞娜·哈錫娜的婦人嗎？」

她是卡邱沙的姨母。

「有的，在村子上，我怎樣也不能夠和她處得好。她開酒店。我知道，責備她，罵她，但是假若要辦她——那可憐了：一個老太婆，她有孫子，」管家帶着如舊的笑容說，表示又願意討主人歡喜，又相信那黑流道夫正和他一樣，明白一切的事情。

「她住在哪裏？我要去看她。」

「在村子的盡頭，打邊上數第三家。左手是磚牆的屋子，在磚牆的屋子那邊就是她的土牆屋子。但頂好還是我陪你去吧，」管家說，快樂地笑着。

「不用，謝謝你，我去找，請你費神去通知農人們聚會：我要同他們談到土地的事情，黑流道夫說，打算在這裏和在庫斯明斯基一樣同農人們訂一個契約，並且，假如可能，

西

出了大門，聶黑流道夫在長了車前與羊蹄的牧場上的全然踏成的小道上，遇見了迅速踏動肥胖的光赤的脚、耳上掛著絨子，圍了花帷裙的農家女孩。她是回轉來家，迅速地在身前橫著搖擺一隻左手，右手在胸前緊攏著紅公雞。公雞擺動着紅冠，似乎是十分安詳，只睜大眼睛，時而伸出時而抬起一隻黑爪，爪趾碰到女孩的帷裙。當女孩走近主人時，她開始放緩步伐，由跑變爲走，和他平肩時，她停下來，把頭向後擺了一下，便向他鞠躬，只在他走過去了之後，才帶著公雞再向前走。向下走到井邊時，聶黑流道夫遇到了在彎曲的背上担著沉重的兩桶桶水的、穿髒而粗的外衣的老婦人。老婦人小心地把水桶放下，同樣地向後擺了頭，向他鞠躬。

復 活

在井那邊便是村莊。是明亮而熱的日子，在十點鐘的時候已教人發汗了，聚集的雲朵偶而遮蔽了太陽。全街是強烈的刺鼻的肥料氣味，這是從那些順着輾平的路向山坡推去的載運馬車上發出來的，而主要的是從各家院子裏擺開的肥料發出來的，聶黑流道夫正從這些院子的敞開的門前走過。跟隨載運馬車上山的、赤脚的、褲子與襯衣沾染了糞跡

後活

的農人們回羈高長肥胛的紳士，他戴著絲帽籠在太陽下發亮的灰帽子，向村上走來，每隔一步即用光亮的有節的有柄亮柄端的手杖在地上觸一下。從田上回來的農人們在快步的空的載運馬車的御者坐台上顛簸着，取下帽子，驚訝地尾隨著走在街上的罕見的人；村婦們走出大門，站在階梯上，互相地指示他，目送着他。

在轟黑流道夫所要走過的第四道門前，從門裏啞啞地趕出就運載馬車令他停住了，車上高高地堆著向下滾落的肥料，上面鋪了供人坐的席子。六歲的男孩，爲了乘車的期望而興奮，跟在車後。穿草鞋的青年農人，大踏著步子，把馬趕出門外。長腿的灰色小馬從門內跳出來，但是怕轟黑流道夫，緊靠著車子，壓擦着車輪，跳到由門裏拖出沉重的車輛的、不安寧的，低嘶的母馬前面。瘦而矍鑠的，穿條子褲和備長襪衣的，背上高聳著肩胛骨的老人牽出第二匹馬。當馬匹走上輾平的路，落下灰色的好像燒乾的土塊的肥料時，老人回到門前，向轟黑流道夫鞠躬。

「你是我們老小姐的姪兒麼？」

「是的，我是她們的姪兒。」

「你來了。可是來探訪我們的呢？」老人饒舌地說。

說。

「是的。是的。那末，你們過的怎樣呢？」轟黑流道夫問，不知道說什麼。

「我們什麼樣的生活啊！我們的生活壞極了，」愛說話的老人拖長聲音說，「好像是高舉如此。」

「爲什麼壞呢？」聶黑流道夫說，走進門。

「什麼樣的生活嗎？最壞的生活，」老人說，跟聶黑流道夫到掃乾淨的有頂棚的地方去

聶黑流道夫和他走到頂棚下。

「我們這裡是十二個人，」老人說，指著兩個婦人，她們掛着滑落的頭巾，淌着汗，擡起著裙裾，光腿腓有半截沾染了肥料痕跡，拿着叉子，站在未掃淨的肥料堆上。「沒有一個月，買了六甫得●糧食，可是從哪里弄錢呢？」

「我們這麼辦，我派一個兒子去做工，還向少爺你那里借一點錢。在四旬齋之前一切靠「自己的不夠吃嗎？」

「自己的？」老人帶著輕的嘲笑說。「我的地夠三個人吃，去年只收穫了八堆，還不夠吃到聖誕節。」

「那末你怎麼辦呢？」

●甫得約合廿六公升，二十七蘇升。

「張羅了，但是租稅還沒有付。」

「租稅有多少？」

「我家一節要付十七盧布。呵，上帝呵，這樣的生活，我們自己不曉得要怎麼辦才好嗎？」

「我可以到你家裏去嗎？」聶黑流道夫說，在院子裏向前移動，從乾淨的地方，走到尚未掃去的被叉子翻掘的發出強烈氣味的黃褐色肥料層上。

「怎麼不可以？進去吧！」老人說，光腳快步地走著，在腳趾縫裏滲出肥料汗水，他趕上聶黑流道夫前面，替他開了農舍的門。

農婦們理了頭上的頭巾，放下了裙裾，帶著好客的恐懼，看著袖上有金釦子的走進她們家裏的清潔的紳士。

從農舍裏跳出兩個穿襖衣的女孩。聶黑流道夫彎著腰，脫下了帽子，走進門廊，走進汗穢、窄狹、發出酸性食品氣味、擺了兩架織機的農舍。在農舍內的火爐旁站著一個細瘦、見筋、晒黑的手臂上捲著袖子的老婦人。

「我們的主東來我們這里作客了，」老人說。

「很歡迎，」老婦人親善的說，放下捲起的袖子。

「我想看看你們過的怎樣，」茲黑流邁夫說。

「我們過的就像你看見的這樣。屋子要倒了，看牠要打死人的。老頭子說——這樣好。我們就這樣過活，像做國王，」活潑的老婦人說，神經質地顫動著頭。「我馬上要去弄飯了。我要去給工人們吃飯。」

「你們吃什麼？」

「吃什麼嗎？我們吃的好東西。第一道是麵包和酸酒，第二道是酸酒和麵包，」老婦人說，露出壞了一半的牙齒。

「不，不是說笑話，讓我看你們今天吃什麼。」

「吃嗎？」老人笑著說。「我們吃的不是精細的。讓他看吧，老太婆。」

老婦人搖了搖頭。

「要看我們農人吃的東西嗎？先生，你是細心人，我來看看你吧。他想要知道一切。我說的——麵包和酸酒，還有湯，昨晚女人們帶了魚來，這就是湯，再佐——芋薯。」

「沒有別的了嗎？」

「還有別的，用牛奶沖湯，」老婦人說，笑著看門。

門是開的，門簾上滿是人子男孩們，女孩們，帶著嬰兒的農婦們，擠在門口望著這要看

活

復活

「他家食物的陌生的味道。老婦人顯然驕傲自己能夠接待紳士。」

「真是的呀，我們的生活是壞的，壞的，先生，有什麼說的呢，」老人說。「向哪里爬！」

「他向站在門口的人大聲說。」

「好，再見了，」聶黑流道夫說，覺得不自如與羞恥，却又說不出什麼原因。

「謝謝你賞光看我們，」老人說。

在門廊上互相擁擠著讓他過去，他上了街，順街向上走。兩個赤脚的男孩從門廊跟他走。

出，一個較長，穿原是白色的髒汗的襯衣，另一個穿舊而褪色的淡紅襯衣。聶黑流道夫回看

了他們。

「現在到哪里去呢？」穿襯衣的男孩問。

「到馬特勞娜·哈銳娜那裏去，」他說。「你曉得麼？」

穿淡紅襯衣的小男孩笑了什麼，大的嚴肅地問：

「哪個馬特勞娜？她老嗎？」

「是的，她老。」

「哦——哦，」他拖長聲音的說。「她是塞妙尼哈，她在村子邊頭上。我們陪你去。咳

，非的卡，我們送他去。」

「可是馬呢？」

「大概，沒有關係！」

非的卡同意了，於是他們向村子上端走去。

霸黑流道夫對於小孩比對於大人覺得更自如一點，他一路上和他們交談著。穿淡紅襯衣的小男孩停止了笑聲，說話和大人男孩同樣聰明正確。

「喂，你們這里誰最窮？」霸黑流道夫問。

「誰窮嗎？米哈益窮，塞妙恩·馬卡羅夫窮，還有馬爾發很窮。」

「還有阿尼絲亞——她更加窮。阿尼絲亞連牛也沒有，她家討飯。」小的非的卡說。

「她沒有牛，但一共只有三個人，馬爾發家有五個，」大的男孩反駁。

「她還是寡婦，」紅衣男孩為阿尼絲亞辯護。

「你說阿尼絲亞是寡婦，但馬爾發同樣的是寡婦，」大的男孩繼續。「是一樣的——沒

有丈夫。」

「丈夫在哪里？」霸黑流道夫問。

活

復

「在牢裏喂虱子，」大的男孩說，應用通常的說法。

「去年在主人家的樹林裏砍了兩棵樺樹，他就被送去坐牢了，」小的紅衣男孩連忙說。——到現在坐了六個月，女人討飯了，三個小孩，還有可憐的老太婆，」他詳細地說。

「她住在哪裏？」聶黑流道夫問。

「就在這個院子裏，」男孩說，指著房子，在房子對面聶黑流道夫所走的小徑上站著一個淺色頭髮的小孩，他搖動著，在膝蓋向外曲著的彎腿上用力地支持著身體。

「發西卡，鬼東西，跑那里去了？」從農舍裏跑出的，穿灰色髒淨的好像撒了灰的襯衣的婦人，帶著驚惶的臉色，衝到聶黑流道夫的前邊，抓住小孩帶進屋裏，好像她怕聶黑流道夫要對她的小孩做什麼。

這就是那個婦人，她的丈夫因為從聶黑流道夫的樹林裏砍樺樹而坐牢。

「哦，但是馬特勞娜——她窮嗎？」聶黑流道夫問，這時他們已走近馬特勞娜的屋前。

「她是多麼窮呵；她賣酒，」紅衣的瘦小孩斷然地回答。

到了馬特勞娜的屋前，聶黑流道夫丟下小孩們，走進門廊，然後走進農舍。馬特勞娜老太婆的房子是六阿爾申寬，在火爐後邊的床上大人不能夠伸直腰肢。他私，「就在這個床上，卡邱莎曾經生產，後來又生病。」這個屋子幾乎全被繃機佔去了，在聶黑流道夫敲了低

門面走進來時，老婦人正帶了自己的大孫女在理紗。還有兩個孫子跟在紳士後邊，著著海聲舍，站在門口他的後邊，手抓着門枋。

「找誰？」老婦人忿怒地問，因為生理好的織機而處在惡劣心情中。此外，她祕密地售酒，怕懼一切不相識的人。

「我是毛東。我想和你談談。」

老婦人無言，注意地觀看，然後頓然完全變樣了。

「你哦，親愛的，我。呆瓜，不認識，我以為是什麼過路的，」她用做作的親善的聲音說。「哦，你，我的漂亮的親愛的……」

「我們說話不要有人，」聶黑流道夫說，看著敞開的門，門口站著小孩們，小孩們後邊是一個瘦婦人帶著一個虛弱的，但仍然笑著的，因病面蒼白的，戴著碎布做的圓頂帽子的小孩。」

「什麼東西沒有見過嗎，我要給你一下，把我的拐杖拿來！」老婦人向站在門口的人喊叫。「開門，喂！」

小孩們走開了，帶小孩的婦人開了門。

「我還以為，誰來了。原來是先生自己，我的親愛的。頂可愛的漂亮哥兒！」老婦人說

復活

。「隨便什麼地方都好，也不選地方。你呵，寶貝呵！老爺，你這裏坐吧，坐在這里椅子上吧，」她說，用帷裙擦著椅子。「我以為是什麼鬼爬來了，却原來是老爺自己，好先生，我們的友人，恩人。你饒恕我吧，老爺，瞎眼了。」

高黑流道夫坐下，老婦人站在他前面，用右手托著腮，用左手托著右手的尖肘端，用唱歌的聲音說：

「你也變老了，老爺；你過去像是好花兒，但現在這樣了，似乎，也有望念的事了。」

「我是爲點事情來的，你記得卡邱莎·馬斯洛發嗎？」

「卡切銳娜麼？怎麼會記不得——她是我的姨姪女……怎麼不記得；眼淚呵，我爲她流過眼淚哦。我全都知道。唉，誰在上帝面前沒有過，誰在皇帝面前沒有罪呢？年輕人的罪是這樣的呵，你是喝茶又喝咖啡的，哦鬼纏你了，他也是有力量的呵。怎麼辦呢！假若你拋棄了她，但你却嚇殺了她：給了她一百盧布。但她又做了什麼呢？她不能夠有理性了。假若她聽了我的話，她就可以過活了。但，儘管她是我的姨姪女，我却要老實說——她是不走正道的丫頭。我後來看到她是在多麼好的地方呵；她不願願從，罵了主人。我們能夠罵紳士嗎？哦，把她辭歇了。後來，她是在森林管家過活的，但她不願這樣。」

「我想賣個小孩子。她在你這里生產的嗎？小孩子在哪里？」

「小孩，唉，我那時候覺得是很好。她病得很兇，我不打算她能起來了。我替小孩合適地行了洗禮，我把他送到育嬰堂去了。哦，在母親要死的時候，何必要天使模樣的小人兒受苦呢。別人家也這樣做，不管小孩，不憐，——小孩就死了；但我覺得，爲什麼要這樣呢，還是自己麻煩一點好了，送到育嬰堂去吧。錢是有向，於是送去了。」

「有號數嗎？」

「有號數，但他那時就死了。她說：帶到了這里，他就死了。」

「她是誰？」

「就是那個住在斯考羅得諾的女人。她是做這種事情的。她叫作馬達尼亞，現在死了。是個聰明女人，——你曉得她怎樣地做的啊！有人把嬰兒帶給她，她便接下來，養在自己的一屋裏，喂他。她喂到湊足了數可以送到育嬰堂的時候，咪喃。湊足三四個，就一道送去。她做的很聰明：那個大的搖籃，是雙鋪位的，一邊放一個。有一個把柄。她在籃裏放下四個，把頭分開，腳在一起，就不待相碰了，她就是這樣的一次送四個。有乳頭放在小嘴裏，他們不作聲，小心肝們啊。」

「哦，還有呢？」

「哦，她就是這樣送去了卡切敏孺的小孩。她收養了不過兩星期。還在她家裏，小孩就

活

病了。」

「小孩好看嗎？」聶黑流道夫問。

「那麼好的小孩，更加好的，無處找了。」老婦人說，映動老眼，添上一句，「我和你一樣。」

「他爲什麼生病呢？是吃的不好嗎？」

「什麼樣吃的東西呵！只是個樣子。當然咯，不是自己的孩子。只夠維持養性命到青癩堂。她說，剛送到莫斯科，就死了。她還帶來了證書，——一切都合式。她是聰明女人。」這便是聶黑流道夫所能知道的關於自己小孩的情形。

六

在農舍和門廊的兩道門上又碰了頭，聶黑流道夫上了街。小孩們：白衣的，烟色衣的，紅衣的，等着他。還有幾個新的加入在他們當中。等着的人尚有幾個懷抱乳嬰的婦人，其中有那個在懷裏抱着戴碎布圓頂帽的無血色的孩子的瘦婦人。這個小孩不斷地奇怪的笑，整個衰弱的小臉兒並用力地動着彎曲的拇指。聶黑流道夫知道這是痛苦的笑。他問這個婦人是誰。

「這就是我向你說的阿尼絲亞，」大的男孩說。

聶黑流道夫轉向着阿尼絲亞。

「你過得怎樣？」他問。「你靠什麼過活？」

「我怎麼過活嗎？討飯，」阿尼絲亞說，哭了。

衰弱的小孩露出滿面笑容，曲着細瘦如蛆的腿。

聶黑流道夫取出錢夾，給了婦人十盧布。他還沒有走兩步，便有另一個抱小孩的婦人這上他，然後有一個老婦人，再後又有一個婦人。大家說到自己貧窮，要給她們幫助。聶黑流道夫分散了他錢夾裏所有的六十盧布小鈔票，心中帶着異常的苦悶回到家裏，即是管家的廂房裏。管家笑着迎接聶黑流道夫，向他報告農人們傍晚可以聚會。聶黑流道夫感觸了，沒有進房，却走入花園裏落着白蘋果花瓣的長了雜草的小徑上，想着他所見的一切。

起初廂房那邊是安靜的，但後來聶黑流道夫聽到廂房裏管家那里兩個互相交雜的忿忿的婦人聲音，其中只偶而聽到帶笑的管家的和平的聲音。聶黑流道夫諦聽了一下。

「我的力氣不夠，你爲什麼要拖我頸子上的十字架呢？」一個發怒的婦人聲音說。

「但只是走錯了路啊，」另一個聲音說。「放還吧，我說的。你爲什麼要牛受苦呢？小

在俄國希臘教受洗禮的人喜掛十字架在項上；這幾乎是他們大部份的人最後離身的東西。——毛筆

「孩子們沒有奶吃啊。」

「給錢呢還是做工，」管家的和平的聲音說。

聶黑流道夫走出花園，向階梯，那里站着兩個頭髮散亂的農婦，其中之一顯然是懷孕八九個月了。在階梯的踏級上，站立着雙手放在麻布外衣口袋裏的管家。看見了主東，農婦們緘默了，並開始整頓頭上滑脫的頭巾，管家從口袋裏拿出手，開始笑着。

事情是這樣的，農人們，如管家所說的，故意放他們的小牛甚至大牛進主人的牧場。現在這些農婦們的牛有兩頭在草場裏被抓住趕進牛檻裏去了。管家要求農婦爲每頭牛付三十戈比，或者做兩天工。農婦們却堅持，第一，她們的牛只是走錯了路，第二，她們沒有錢，第三，即使是答應了做工，却要求立刻把牛放還，牛在空地上從早沒有的吃，可憐地在叫了。

「我求了多少次，」帶笑的管家說，環顧聶黑流道夫，好像是對他做見證，「假使你們白天趕牛回家，你們要看着你們的畜牲。」

「我只是去看看小孩，牛走錯路了。」

「要是看牛，就不要走開呀。」

「可是誰饑小孩呢？你不給他吃乳呀。」

「就是真踏了草場，也不要心痛呀，却只是走錯了路，」另一個農婦說。

「所有的草場都被踐踏了，」管家向聶黑流道夫說。假如不處罰他們，「一點草料也沒有」。

「哎，不要積罪過呵，」懷孕的大叫。「我的牛從來沒有被抓住過。」

「可是這次抓住了，付錢呢，還是做工呢。」

「好，我做工，把牛放出來吧，不要教牠餓得難受呵，」她憤怒地大叫。「晝夜沒有休息的時候。婆婆害病。丈夫貪酒。一個人忙着一切的事情，可是力氣沒有了。你做工要做得閉氣了。」

聶黑流道夫要管家放了牛，自己又回到花園裏思索自己的心事，但現在已無須思索了。他現在覺得這一切是那麽明顯，他不能不詫異爲何別人沒有看見而他也這麼久沒有看見那個如此顯然明白的東西。

「人們都要死亡，看慣了自己的死亡，在死亡中養成了適應死亡的生活態度，——兒童的死亡，婦女的過度勞動，大家的食物缺乏，尤其是老人。於是人們漸漸到了這樣的情況，他自己看不見這情況的一切恐怖，也不對牠怨訴。於是後來我們認爲這種情況是自然的，是應該如此的。」

現在，他覺得，人們自己所意識到所一向指示出的貧窮之主要原因是和白晝一樣地明顯

復，這就是人們被地主奪去了他們唯一依賴生活的土地。

同時全然明白的就是，小孩和老人死亡是因為他們沒有牛乳，而沒有牛乳是因為沒有土地養牛及收穫糧食與草料。全然明白了，人們的一切不幸，或者至少是人們不幸的主要而最接近的原因，乃是養活他們的土地是在別人手裏，這些人利用土地所有權，靠他們的勞力而生活。土地——對於人們是那麼必需的，人們沒有土地便要死——由這些陷于極貧的人耕種，是爲了把土地上的糧食賣到國外，而使土地的主宰者能夠爲自己買帽子、手杖、馬車、青銅器，等等。他現在覺得這是那樣地明白，正如同關在圍垣裏的馬匹，吃下腳下所有的草，因爲饑餓而消瘦而將死，而這時，却不讓牠們能夠利用牠們能爲自己找到食料的土地……這是可怕的，無論如何不能存在且不應該存在的。應該要找出牠不復存在的方法，或者，至少是自己不參與其事。

「我一定要找出方法來，」他想，在樺樹走道上來回走動着。「在學術團體裏，在行政機關裏，在報紙上，他們說到人們貧窮的原因和改善人們生活的方法，只是不說到一種無疑的確實可以改善人們生活的方法，就是不復奪去他們所必需的土壤。」於是他生動地想起了亨利·喬治的基本原則和自己對牠的熱中，並詫異他如何能夠忘記這一切。「土壤不能夠作爲私產，土壤不能夠作爲買賣的對象，一如水、空氣、陽光。對於土壤以及對於所給人們的

一切利益，大家有同等的權利。」

他現在明白了爲什麼想起了在庫斯明斯基的事務。他覺得羞恥。他欺騙了自己。他知道人不能夠有土地所有權，却承認自己有這種權利，並把他心中知道無權私有的東西給了一部份給農民。現在他不要做這樣的事，並要改變他在庫斯明斯基所做的。於是在腦中擬具自己的計畫，就是把土地租給農民，收取租金，並承認租金是這些農民的財產，他們付出這些錢，由他們用于納稅及公共事業。這不是 Single-tax（單一稅），而是在目前制度之下他的最可能的接近物。他認爲最重要的乃是他拒絕享受土地私有權。

當他進屋時，管家特別高興地笑着，邀他用飯，表示着怕他的妻子由戴耳綠的女孩協助着所預備的菜肴燒煮得過火。

桌上鋪了粗台布，綉花手巾用來代替餐布，桌上有 Vinaigrette（薩克森古瓷）的甌子，攪子的湯皿裝着馬鈴薯雞湯，這雞就是那個時而伸出這隻時而伸出那隻黑腿的，而現在被切甚至是被斬成塊子，有些地方還有毛。湯後便是這隻燒了毛的雞和重最油糖的凝乳。雖然這都是沒有滋味的，轟黑流道夫却吃下了，沒有注意到吃的是什麼；他是那樣專注在自己的思緒上，他立即解決了他從村莊上帶來的苦悶。

管家的妻子，在戴耳綠的女孩給她碟子的時候，從門外向裏看，而管家自己驕傲着自己

妻子的手裏，笑得更加更高興了。

發後蕭黑流道夫費力地要管家坐下來，爲了檢查自己並同時向什麼人表示自己已經算好的心事，向他說了自己要把土地給予農民的計畫，並問他關於這事的意見。管家笑着，做掛神活情表示他早已想到這個並且很高興聽，但實際上他什麼也不懂，這顯然不是因爲蕭黑流道夫表現得不明晰，而是因爲按照這個計畫，便須蕭黑流道夫爲了別人的利益而放棄自己的利益，而同時，每人爲自己利益作打算而犧牲別人利益——這個道理在管家的意識裏是那麼根深蒂固，所以當蕭黑流道夫說到土地上的一切收入應該用作農民公共基金時，他覺得有什麼地方不能了解。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要從這基金上收利息嗎？」他說，全然面色輝煌了。

「不是的哦。你知道，土地不能作爲私人的財產。」

「這是真的！」

「土地所生產的一切因此是屬於大家的。」

「那末你不是沒有收入了嗎？」管家問，不笑了。

「我也要放棄的。」

管家深深嘆息，然後又開始笑着。現在他明白了。他明白，蕭黑流道夫是一個不十分健

空的人，立即開始在葫黑流道夫放棄土地的計畫中找尋個人利益的機會，並斷然地想繼續去了解這個計畫，就是讓他能夠利用放棄的土地。

當他明白了這個不可能時，他苦惱了，不復對這個計畫感到興趣，只是爲了向主人討好，他繼續笑着。看到管家不了解他，葫黑流道夫讓他走了，自己坐在被刀劃切的染了墨水的桌前，着手在紙上寫出自己的計畫。

太陽已經落到剛剛苗葉的苦提樹下邊去了，蚊子成羣飛進屋咬葫黑流道夫。當他在窗前同時寫完了字條並聽到村上牛鳴聲、開門聲、和相聚的農人們談話聲時，葫黑流道夫向管家說，無須叫農人們到賬房裏來，他自己要到村莊上去，到他們相聚的院子裏去。匆匆喝完管家所給的一杯茶，葫黑流道夫到村上去了。

七

在鄉老的坪上的人羣中發出談話聲，但葫黑流道夫剛剛走到，話聲便停了，農人們先後脫下帽子，如同在庫斯明斯基一樣。這個區域的農民遠比庫斯明斯基的農民窮；有如女孩和婦人們在耳上掛着繩子，男人們幾乎都穿草鞋和家機布的襯衣與袍。有幾個赤腳；只穿襯衣，好像是剛丟下工作的。

復

活

聶黑流道：「提起精神，開始說話，你讓我說說自己要把全部土地分給他們的意思。農人們無言，在他們面部的表情上沒有絲毫變化。」

「因為我認爲，」聶黑流道夫紅着臉說，「土地不應該屬於不在土地上工作的人。每人都有利用土地的權利。」

「確實的。正是這樣的，」農人們的聲音說。

聶黑流道夫繼續說到土地的收入應該由大家分攤，因此，他提議他們接受土地，付出他們自己所定的租金，作爲公共基金，這個基金他們可以利用。可以繼續賺到糧食與同意的話，但農人們嚴肅的面孔變得更加嚴肅了，而先前看着主人的眼睛垂下了，好像不願使因此而覺得羞恥，就是他的狡猾是大家明白的，他不能夠欺騙任何人。

聶黑流道夫說得很明白，農人們是懂事的人；但他們不了解他，不能夠了解他，因爲管家因而好久不能了解他的那同樣的理由。

他們無疑地相信每個人照例只爲自己的利益打算。關於地主，他們憑歷代的經驗早已知道地主總是注意自己的利益而犧牲農民。因此，假若地主召集他們，同他們提出新的計畫，那顯然是爲了要更加狡猾地欺騙他們。

「哦，那末，你們看，要給土地什麼價錢呢？」聶黑流道夫問。

「怎麼要我們給價呢？這個我們不能辦。地是你的，糧是你們的，」人羣中有幾人回答。

「不是哦，你們自己可以用這錢作公共用途。」

「這個我們不能辦。公共是公共，這又是一回事。」

「你們知道，」跟聶黑流道夫同來的管家說，笑着，想說明事由，「公爵要把土地給你們，收租錢，這錢又拿出來給大家，作為你們的公共基金。」

「我們很明白，」無牙的悲憤的老人說，沒有抬起眼睛。「好像是在銀行裏，我們只要按期付錢。我們不希望這個，因為我覺得這是那麼繁重，這意思就是要大家破產。」

「這沒有任何效果的。我們頂好是照舊，」一些不滿意的甚至粗野的聲音說。

聶黑流道夫提到要寫一個契約，在契約上他將簽字，他們也要簽字，這時反對之聲是特別猛烈。

「爲什麼要簽字呢？我們過去怎樣工作，將來也那樣工作。但這是爲了什麼呢？我們是無知的人哦。」

復
「不同意，因爲這事情不同尋常。過去怎樣，將來還讓牠那樣吧。」

「許多聲音說。」

活
不出種籽的意思是這樣的，在目前制度之下，田上的種籽由農民出，他們要求種籽由地

復

主出。

「那末你們是拒絕了，不想接受土地了嗎？」聶黑流道夫問，轉向中年的、臉色光輝的、穿破長袍的、赤脚的農人，他特別挺直地在彎曲的左手上加樣地拿着破帽子，好像兵士們奉命脫帽時那樣拿着。

「正是這樣，」這個農人說，顯然尚未擺脫兵營生活的催眠力。

「那就是，你們的土地夠了嗎？」聶黑流道夫問。

「並不是，」退伍的兵帶着倏然的快樂的神智回答，小心地在身前拿着自己的破帽子，好像是要拋棄給任何要用糧的人。

「哦，你們還是想一想我向你們所說的吧，」詫異的聶黑流道夫說，並重複了自己的提議。

「我們用不着想；我們說的怎樣，就是那樣。」無牙的愁悶的老人憤怒地說。

「我明天在這里過一天，」假如你們改變了意思，就來向我說。」農人們什麼也未回答。

聶黑流道夫便是這樣地什麼結果也不能得到，回到帳房裏去了。

「我要報告你，公爵！」當他們回到屋裏時，管家說，「你同他們談不攏；他們固執。」

只要他是小聚會裏，他站定了，你就移不動他。因為，他們什麼都怕。這些農民，無論髮灰髮的黑頭的，他們不同意，却是聰明的。當他來到帳房裏，你要他坐下來吃茶，「管家笑着說，」和他說話，他好像一個公使，很聰明，一切都批評得合式。但是在聚會的時候又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了，說同樣的……」

「那麼能不能叫那最懂事的農人，叫幾個人到這裡來呢？」聶黑流道夫說，「我要向他們細談。」

「這是能夠的，」笑着的管家說。

「那就請你叫他們明天來吧。」

「這都行，我明天召集，」管家說，笑得更高興。

「噢，多麼伶俐哦！」在肥馬上顫動着的、黑鬃的、紛亂的鬚鬚從未梳過的農人向併排地騎馬的、響着鈴鐺的、另一個穿破衣的、年老的瘦農人說。

農人們是夜間到大路上來牧馬，並偷偷地在主人的樹林裏牧馬。

「我憑空把土地給你，只要你簽字。他們欺騙我們弟兄還少嗎？不，老兄，廢話啊。」

活
復

天我們自己開始懂事了，」他說，開始呼喚迷路的小馬。「馬呀，馬呀！」他叫，停住了坐

騎，向回着，但小馬不在後邊，却在旁邊，走進草場裏去了。

「噢，小畜牲，進慣了主人的草地！」黑髮的有鬍鬚的農人說，聽到了酸模糕的響聲，離羣的小馬嘶着在有露水發出的沼澤氣味的草場裏從酸模糕上跑過。

「你聽，草地上長的草好多哦，在節日應該教女人們來除草，」穿破衣的瘦農人說，「不然鐮刀要生銹了。」

「他說，簽字，」亂鬚的農人繼續批評主人的話。「簽字，他要把你活吃下肚呢。」

「是這樣的，」年老的回答。

他們未再說別的。只聽到硬路上的馬蹄聲。

八

回到屋裏，聶黑流道夫在準備了作他臥室的賬房裏看到一個高床和羽毛床墊，兩個枕頭，和深紅的、精細地圖案地綫線的、雙人用的、硬的綢被——顯然是管事妻子的用物。管事請聶黑流道夫用膳餘的菜飯，但得到拒絕，並為不周的招待與設備致了歉意，便離開了，丟下聶黑流道夫一個人。

農民的拒絕絲毫未使聶黑流道夫不安。相反，雖然在庫斯明斯基那邊他們接受了他的提

議並不斷地感謝，而在這裏他們對他表示不相信甚至仇視。他卻覺得自己是心安而快樂。

賬房裏氣悶而不潔。聶畢流道夫走到院子裏，又想走到花園裏，但憶及那個夜間，下房的窗子，後門的階梯——他覺得走到被罪惡的回憶所沾污的地方是不愉快的。他又坐在階梯上，吸進瀰漫在溫暖空氣中的樺樹新葉的強烈香氣，久久注視着黑暗的花園，聽着磨坊、夜鶯、和階梯旁邊樹叢裏單調地啼喚的其他鳥雀的聲音。管家的窗子已經熄了燈，在東方，在倉房的後邊，初升的月亮照映着紅光，閃光更加照亮了茂盛的花園與破屋，遠處傳來雷聲，三分之一的天空佈了烏雲。夜鶯與烏雀都緘默了。在磨坊的水聲中夾雜着鵝聲，在村莊上和管家的院子裏開始傳來早的雞鳴聲，牠們通常在溫暖的風暴之夜啼得早。有一種傳說，說雞在快樂的夜裏啼得早。對於聶畢流道夫這一夜不只是快樂的。他覺得這是高興的，幸福的夜。想像在他心中重新喚起他是潔純青年時在這里所過的那個幸福夏季的印象，他覺得自己現在不僅還是那時候的那個樣子，而且是在自己生活的一切最好時光的那個樣子。他不僅想起而且覺得自己是十四歲少年時的那個樣子，那時他禱告上帝，要上帝向他顯示真理，又像是在他小孩的時候伏在母親的膝上和地分別並應許她要永遠做好人且決不苦待她——覺得自己已邁去某一時的那個樣子，那時他和尼考林卡·伊爾切哥夫決定了要永遠互相協助運善長生活並要試圖使一切的人快樂。

復活

他現在想起他如何在庫斯明斯基受了試探，他曾爲房子，爲樓梯、爲廣場、鋪土地溝機；他現在又問自己：他還痛惜嗎？他甚至覺得奇怪，他曾爲這些東西痛惜。他想起了他今天所看見的一切：帶着孩子們的婦人，她的丈夫因爲在他的，聶黑流道夫的樹林裏找樹而坐牢；那個可怕的馬特勞娜，他認爲，至少說到，像她這種情況的婦女應該委身爲紳士們的情婦；想起了她對小孩們的態度，把他們送往育嬰堂的方法；那個不幸的，衰弱的，因爲缺乏食物而將死的，戴碎布帽子的小孩；想起了那個懷孕的，軟弱的婦人，她強迫爲他做工，因爲她發工作弄疲乏了而沒有看她的餓牛。同時又想起了監獄，剃髮的頭，獄室，惡臭氣味，鏗鏗，以及和這些相對的——他自己的和一切城市、都市、紳士生活的瘋狂的奢侈。一切是十分明白而無疑的。

明月，幾乎是圓的，從倉屋那邊升起，在院坪上映着黑影，破屋頂上的鐵發亮。好像是不願意放過這個月色，沉默的夜鶯又在花園裏發出嚙嚙聲和啼轉聲了。

聶黑流道夫想起了：他如何在庫斯明斯基開始思索自己的生活並決定了他要怎麼去做的問題；並且想起了：他如何弄混了這些問題而不能夠決定：每一個問題有那麼多種的考慮。他現在向自己提出這些問題，並詫異他們是多麼簡單，他們簡單，因爲他現在想不到牠們會產生什麼結果，他甚至對此不感興趣，而只想到他應該做什麼。奇怪的事情：應該爲自己做

什麼，他怎樣也不能決定；而應該爲別人做什麼，他却無疑地明白。他現在無疑地知道，土地應該給予農民，因爲佔有土地是不好的。無疑地知道，他應該不離開卡邱莎，幫助她，要準備去做一切，以便在地面前贖自己的罪過。無疑地知道，應該研究，探掘，闡明自己，了解法庭與處罰之類的事情，在這些事情當中，他覺得他看見了別人沒有看見的東西。這一切將產生什麼——他不知道，但無疑地知道，他必須地應該做這個，那個、和別的。而這個堅決的信念使他覺得高興。

烏雲佈滿天空，已看不到閃光，只看見電閃，照亮全部院落和拆了頂的破屋，雷聲正在頭頂上響着。一切鳥雀都安靜了，却接着樹葉的搖動，風吹到聶黑流道夫所坐的階梯，吹動他的頭髮。雨點落下一滴，又一滴，在酸模上在屋頂鐵皮上唰唰地響着，閃光翻滾了全部天空；一切都安靜了，聶黑流道夫還不及數到三，便有東西在他頭上霹靂一聲並震動了天空。

聶黑流道夫進到屋裏。

復
「是，是，」他想。「我們生活所做的事，一切的事，這事的全部意義，是我所不懂且不能懂得的：姑母們爲什麼而活？尼考林卡·伊爾切諾夫爲什麼死？爲什麼而活？卡邱莎爲什麼而活？我的瘋狂呢？爲什麼有了戰爭？和我的後來的放蕩生活呢？『解決一切！了解一切！』」

破帽子。其中之一，儀態可敬的寬肩的老人，在半灰的鬚鬚上有捲毛，好像是米凱蘭啓羅（意大利作家、雕刻家、建築師，一七九八—一五六四）諷的摩西，灰色捲曲的密髮纏在晒黑的光着的前額上，當他戴上大帽子，掩起新家機布長袍，躬身到凳前坐下時，其餘的人都照樣坐下了。

當大家都坐定時，聶黑流道夫坐在他們對面，把臂肘支在桌上他的寫了計畫大綱的紙上，開始說明。

或是因為農民們為數較少，或是因為他不在注意自己而是目前的事務，聶黑流道夫這一次不感覺到絲毫窘迫。他不覺地主要地向着有灰鬚鬚捲毛的寬肩的老人，期待他的贊同或反對。但聶黑流道夫對於他的設想是錯的。庄重的老人，雖然在別人反對的時候贊同地點着自己美麗的長老氣派的頭或者皺眉搖頭，却顯得很難了解聶黑流道夫所說的，只在別的農人把他的話用他們自己的言語重述出來時才能明白。和長老氣派的老人併坐的，聽了一隻眼的，穿打補的棉布衣服、穿舊的破了一邊的鞋、幾乎沒有鬚鬚的，短小老人——聶黑流道夫後來知道他是爐匠——最得聶黑流道夫的話。這人迅速地動着眉毛，用神地注意着，並即用他自己的言語重述聶黑流道夫所說的話。同樣地迅速了解的是有白鬚鬚與明亮聰明的眼睛的、矮胖的老人，他利用一切機會，對於聶黑流道夫的話作出嘲笑的反觀的非難，並顯然替無着

復 這個。退伍的兵，假若不是因為兵士生活而變呆，不是因為無意義的兵士言語的習慣而弄壞

了頭緒，也似乎能夠了解這個。對於這事最嚴肅的是用低音說話的、長鼻子、短鬚鬚、穿清潔的家機布衣服和新草鞋的大漢。這人了解一切，只在需要說話的時候才發言。其餘的兩個

活 老人，一個就是那無牙的，他昨天聚會時對於聶黑流道夫的一切提議均大聲作堅決的反對，另一個是高長、白髮、跛腿、穿長靴、瘦腿上緊裹白腿布、善良面孔的老人，兩人幾乎在全部時間中沉默着，却注意地聽着。

聶黑流道夫最先說出自己對於土地私有的見解。

「在我看來，土地是不能夠賣也不能夠買的，」他說，「因為假若土地可以賣，則有錢的人便買去所有的土地，然後為土地使用權而向沒有土地的人索取他們所要求的任何東西。」

他添說，引用斯賓塞的議論，「他們將為土地上所有的東西而索取金錢。」

「唯一的方法——取下翅翼——飛吧，」有笑眼與白鬚鬚的老人說。

「這是真的，」長鼻子用低音說。

「正是如此，」退伍的兵說。

「婦人為牛割草：被抓——下牢，」跛脚的好心腸的老人說。

自己的地在五俄里外，租佃——沒有門路，價錢抬高得沒有道理，「無牙的憤怒的老

人說：「他們會願意把你們變成繩子，比賦役還不如。」

「你覺得和你一樣，」蕭黑流道夫說，「認為佔有土地是罪惡。因此我想，棄土地。」

「真的，好事者呵，」有牌西式捲毛的老人說，「顯然是在想蕭黑流道夫要出租土地。」

「我是因此來這裏的：我不再想佔有土地了；但我們應該想一想怎麼分牠。」

「交給農人們，這就完畢了，」無牙的憤怒的老人說。

蕭黑流道夫最初覺得苦，在這句話裏感覺到別人懷疑他意向的誠懇。但他立刻便覺得自如了，利用這個意見，說出他所要說的。

「我高興交出，」他說，「但交給誰，怎麼交呢？交給什麼樣的農人呢？為什麼交給你們的團體，不交給普爾斯克那邊呢？」（這是鄰近的只有極少土地的村莊。）

大家沉默。只有退伍的兵說：

「正是如此。」

「哦，現在，」蕭黑流道夫說，「你們告訴我，假若沙皇說，奪去地主們的土地，散給農民……」

「難道有這話麼？」同一的老人問。

「不，沙皇什麼也沒有說。我只是自己說的：假如沙皇說：拿掉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

活

復 你們怎麼辦呢？」

「怎麼辦？把全部土地按人頭平分，有農人的，有主人的，」爐匠說，迅速地抬起眉毛，又放下。

「最是這樣麼？按人頭分攤，」好心腸的、跛腿的、裹白腿布的老人說。大家肯定了這個意見，認為這是商意的。

「怎麼樣按人頭呢？」聶黑流道夫問。「也分給僕人們嗎？」

「怎麼不呢，」退伍的兵說，試圖在自己的臉上表現出快樂的勇敢。但慎重的高長的農人不同他同意。

「要分就大家平分，」他想了一下，用低音回答。

「不行，」聶黑流道夫說，爭先準備了自己的反駁。「假若大家平分，那些自己不工作不犁田的人——紳士，彌差、官吏、書記、所有城市裏的人——便拿去各人的一份裏給有錢的人了。有錢的人又集聚土地了。但那些耕種自己一份土地的人又要生男育女，土地便又分散了。有錢的人又把需要土地的人握在手掌裏了。」

「正是如此，」兵士連忙地肯定。

「要禁止他們賣田，只讓犁田的人有田，」爐匠說，忿怒地打斷兵士。

這陣高舉的價值的農人提議由農業公會全體去耕種。

「誰耕種，誰有份分。誰不耕種，誰便沒有，」他用堅決的低音說。

對於這種應照公己式的計畫蕭黑流道夫也準備了他的理由，他回答說，爲了如此則必須人人有犁，馬匹要是同樣多，且不要有些人落在別人之後，或者一切——馬匹、犁頭、鋤頭和所有的農具——都是公共的，且爲了設置這些，必須所有的人同意。

「我們的人一生也不會同意的，」憤怒的老人說。

「那要打架不歇了，」有白鬚鬚和笑臉的老人說。「女人們要互相把眼睛也挖出來

了。」

「然後，土地在好壞上又怎麼分呢？」蕭黑流道夫說。「爲什麼把最土的地分給這些人，又把最結實和最土的地分給那些人呢？」

「分成小塊地，大家平分，」爐匠說。

蕭黑流道夫反對這個，因爲這不是一個地區分配土地的事情，而是各州縣分配土地的事情。假如土地無代價地分給農民，則爲何有的人得到好地，有的人得到壞地呢？大家深怕

沒有好地。

復

活

「正是如此，」兵說。
其餘的人無言。

「因為這並不如我們所看見的那麼簡單，」聶黑流道夫說。「關於這個不單是我們，還有許多別的人在研究。有一個美國人，亨利·喬治，他是這麼想法的。我同意他。」

「但你是主人，你分配吧。你怕什麼？憑你的意思好了，」憤怒的老人說。

這個話言使聶黑流道夫發窘了；但令他高興的是他注意到不僅是他一個人不滿意這個插言。

「等一下，塞妙恩猶伯，聽他來說吧，」慎重的農人用興奮的低音說。

這話鼓勵了聶黑流道夫，於是他開始向他說明亨利·喬治單一稅的計畫。

「土地——不是任何人的，是上帝的，」他開言。

「是這樣的。正是如此，」幾個聲音回應着。

「所有的土地是大家公共的。大家對土地有同等的權利。但土地有好有壞。人人希望得到好的。怎麼辦才能公平呢？就是要讓那些有了好土地的人向那些沒有土地的人付出土地的價值，」聶黑流道夫回答了自己。「但因為難以確定誰應該付錢給誰，又因為公共事業需要錢，所以更這麼辦，就是要讓有土地的人，爲了社會的需要，把土地的價值付給社會。那

末大家都均等了。若要有土地——對好土地要多付，對壞土地少付。若是不想有土地——什麼也不要付，而公共事業所需要的租稅由那些有了土地的人爲你們付。」

「這是對的，」韓匠說，動着眉毛。「誰有好土地，誰就多付。」

「這個亨利·喬治是有頭腦子的，」有捲毛的莊重的老人說。

「但要付的錢合乎我們的力量，」高漢子用低音說，顯然已經預見到這事情有何結果。

「付的錢應該是不多不少的……假若多了就付不出，就有損失，假若少了，就大家互相購買，出賣土地了。這就是我們要爲你們辦的。」

「這是對的，這是真的。哦，這好極了，」農人們說。

「有頭腦子，」有捲毛的老人重說，「喬治！想出這樣的東西。」

「哦，假若我想有土地，怎樣呢？」管家笑着說。

「假若有多餘的土地，你拿去種吧，」甯黑流道夫說。

「爲什麼你要有？你是這樣的富實，」笑眼的老人說。

會議在這里結束了。

甯黑流道夫又重複了自己的提議，但不要求現在有回答，却勸告他們和大家商談，然後再來給他回話。

農人們說了要和大家去商談並給他回話，便告別，在興奮的心情中走去。途中好久還可聽到他們大聲的漸遠的談話。他們的聲音到晚上很遲的時候，從村莊上帶到了河上。

次日農人們未做工作，討論了主人的提議。他們這個團體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主人的提議是有利的、沒有危險的，另一派認為這是奸計，他們不能夠了解他的真意，因此是特別地怕牠。然而在第三天大家都同意了接受所提出的條件，來到聶黑流道夫那里說了明全體的决定。影響這個决定的，是一個老婦人所說出的，關於主人行爲的說明，牠爲老人們所接受並消除了一切欺騙之虞，牠的內容是說主人已開始想到他的心靈，他這麼做是爲了拯救他的心靈。這個說明被聶黑流道夫在巴諾偉時所分散的大宗金錢賙濟證實了。聶黑流道夫在這里所分散的金錢賙濟是這樣地引起的，他在這里第一次知道農民所達到的那樣程度的貧窮與生活之艱難，並爲這樣的貧窮所感動，雖然知道這是不合理的，却不能夠不發那筆金錢，他現在收到的錢特別多，因爲他去年賣了樹林，收了一筆錢，在庫斯涅斯基又收到出售農具的定錢。

剛剛知道了地王把金錢給了乞求的人，一大羣人，主要的是婦女，即開始從各處來到他這里求助。他確實不知道如何應付他們，如何決定給多少及給誰的問題。他覺得不將他所有

的很多金錢給予乞求的且顯然是貧窮的人，是不可能的。隨便地給予那些乞求的人，是沒有意義的。唯一擺脫這種情況的方法便是離開。他連忙地這麼做了。

他在巴諾佛的最後一天，聶黑流道夫進到屋裏，清理了要留在這裏的物品。清理物品時，他在姑母的有獅頭銅環的紅木舊衣櫥下層抽屜裏發現了許多封信，和一張團體小照：蘇菲亞·伊發諾芙娜，瑪麗亞·伊發諾芙娜，學生時代他自己，和純潔、新鮮、美麗、有生命之樂的卡邱莎。在屋裏的一切物品之中，聶黑流道夫只拿了信和這張照片。其餘的一切他丟給磨坊主人了，由於帶笑的管家的接洽，他用十分之一的價錢買了巴諾佛的房子和全部家具，用車子運去。

現在想起他在庫斯明斯基所感覺的對於財產損失的痛惜情緒，聶黑流道夫詫異他如何會有那樣的情緒；現在他感覺到不盡的自由之樂，與嶄新之情緒，好像一個旅行者發現新地時所一定要經驗的。

這次回城時，聶黑流道夫覺得城市是特別新奇。他晚上在燈火已亮時從車站上回到自己住處。所有的房間裏仍舊發出右腦油精的氣味，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和考爾聶爾兩人

都覺得疲乏而不高興，甚至爲了收拾物品而爭吵，這些物品的用途似乎只在把牠們掛起來吹下風又收藏起來。哥黑流道夫的房間裏沒有擺東西，也沒有整理，因爲箱子擋路而難以走進去，顯然，哥黑流道夫的歸來妨礙了家裏由于某種奇怪的情性而進行的那些事情。這一切的顯然無意義的他自己也曾參與過的行爲，對於有了鄉村貧窮印象的哥黑流道夫，顯得是那麼可憎，他決定了第二天搬進旅館，託阿格拉菲菲娜，彼得羅芙娜收拾物品——誠認爲這是要緊的事——直到他姊妹來最後處理屋裏的一切。

哥黑流道夫早晨離開家裏，在監獄附近爲自己找了最先碰到的，很低廉而懺汗的，有家具的兩個房間作住處，並吩咐了把他在家裏所選的東西送到這里來，便去找辯護士。

屋外寒冷。在風暴與雨後，是春天通常所有的那種寒冷。天氣是那麼冷，風是那麼刺人，哥黑流道夫在輕大衣裏覺得發寒，加快了腳步，試圖暖起來。

在他的記憶中還是鄉下人：婦人，小孩，老人，他似乎是第一次看到的貧窮與疲乏，尤其是帶笑的扭動着無腓的細腿的衰弱的小孩，——他不禁將他們比諸城裏的人。走過肉店，魚店，衣服店時，他詫異——好像是第一次看到——那麼多的清潔肥胖的老闆們的飽足之色，這種人在鄉下一個也沒有。這些人，顯然，堅決相信：他們欺騙不認識貨品的人的那種努力，並非爲空而是很有用的事情。同樣飽足的是有大臀部的，在背上有鈕扣的車夫，帽上帶

扁纏的司閘，穿帷裙的有髮辮的女僕，尤其是剃了後頸，靠著坐在快車上，輕蔑地放肆地看行人的上等車夫。他不禁看出所有的這些人就是那些失去了土地而被趕進城市的人。這些人當中有的能夠利用城市環境而變成紳士們那樣並高舉自己的地位；有的在城裏較之在鄉下是在更壞的情況中，是更加可憐。聶黑流道夫覺得他所見的在地下室工作的那些鞋匠是這種可憐的人；同樣的長瘦而蒼白的，在發出肥皂氣味的開敞的窗前用袒露的瘦胳膊存與衣服同洗衣婦人們。同樣的是兩個穿帷裙的，光腿上穿長靴的，從頸到腳沾染了油漆的，遇到聶黑流道夫的油漆匠。在袖子捲到肘上的，只筋的、曬黑的、無力的手裏他們提着油激桶，不停地罵着。臉色是困乏的憤怒的，滿身灰塵的黑臉的在車上顫動的運貨車夫有同樣的臉色。襁褓的，浮腫的，帶小孩站在街頭行乞的男女有同樣的臉色。同樣的臉色可以在聶黑流道夫經過的飲食店的敞開的窗子裏看到。在髒汗的搥了瓶子與茶具的小桌子前坐着淌汗的、發紅的、臉色愚鈍的叫着唱着的人們，在桌子之間有白衣侍者搖擺地走動着。有一個坐在窗前，抬起眉毛，一起嘴唇，看着前面，好像試圖了解什麼。

「他們爲什麼都聚集在這里？」聶黑流道夫想，不禁吸入散在各處的新鮮油漆的氣味，和冷風吹來的塵土。

在一條街上有一列裝了某種鐵製品的運貨車和他併行，鐵器在不平的鋪面道路上那麼輕

「復」人地響着，他的耳朵和頭都覺得痛。他加快脚步，以便趕過車列，這時忽然在鉄聲中聽到自己的名字。他站住，看見前面不遠一個有翹起的打蠟的鬍鬚和鮮明燦然的面孔的軍人，坐在上等快車裏，親善地向他招手，笑容露出異常潔白的牙齒。

「聶黑流道夫！是你嗎？」

「聶黑流道夫的最初感覺是滿意。」

「啊！尙保克，」他快樂地說，但立刻明白了全然沒有可以快樂之處。

誰的這就邊從前到姑母家去過的尙保克。聶黑流道夫好久沒有看見他，但聽到他的情形，就是，雖然他有許多債務，離了圍而留在砲兵裏，却仍然有某種方法維持自己和富人的來往。滿足而愉快的神情肯定了這一點。

「現在好呀我抓住你了！在城裏什麼熟人也沒有。啊，老兄，你變老了，」走下快馬車，伸着肩膀。「我只看步法就認出你了。哦，那末，我們一道吃飯去呢？你這裡的好館子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我是否來得及，」聶黑流道夫說，只想到如何離開他的朋友而不觸怒他。「你爲什麼到這里來了？」他問。

「爲了事務，老兄。爲了監護人的事務。我做了監護人了。我在管理薩馬諾夫的事務。」

你知道。他是富翁。他是白痴。有五萬四千智夏其那土地，他帶着某種特別的驕傲說，好像他自己有了所有的這些智夏其那。「事務都被異常地疏忽了。土地全交給農民了。他們什麼也不付，虧空有八萬多。我在一年之內改變了一切，監護人所得的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他驕傲地問。」

聶黑流道夫想起了曾經聽說這個肯保克正因為他花完了自己的財產，負了不能償還的債務，而由于某種特別的援引，被任爲一個揮霍財產的老富翁的監護人，現在顯然是靠監護人職務過生活。

「怎樣離開他而不觸怒他呢？」聶黑流道夫想，看着他的有打攪的鬚鬚的，光榮的，飽滿的臉，聽着他好意地友善地說到什麼地方飲食好以及誇耀他如何執行監護人的職務。

「噫，我們究竟在哪里吃飯呢？」

「但是我沒有空，」聶黑流道夫說，看着表。

「這樣吧。今天晚上騎馬。你來嗎？」

「不，我不去。」

「來呀。我沒有知己的朋友。我賭格利沙的馬。你記得嗎？他有好馬。那末你來吧，我們吃晚飯。」

「我也不能夠吃晚飯，」聶黑流道夫笑着說。

「這爲什麼呢？你現在到哪裡去呢？我把你送到，好嗎？」

「我去找辯護士。他就在轉拐，」聶黑流道夫說。

「哦，那你是存監獄裏辦理什麼事嗎？做了囚犯們的緩頰人嗎？考爾洽根家的人向的，」尙保克笑着說。「他們已經走了。是這回事嗎？你說吧！」

「是的，是的，這全是真的，」聶黑流道夫回答，「怎麼能在街上說呢！」

「是的，是的，你總是一個怪人。那末去看賽馬麼？」

「不去，又不能去又不想去。請你不要生氣。」

「呵，生氣！你住在哪裡？」他問，忽然他的臉變爲嚴肅，眼睛停住，眉毛抬起。他顯然想要回憶什麼，聶黑流道夫看出他的那種全然同樣的愚笨表情，好像那在飲食店窗口令她驚異的抬起眉毛掀起嘴唇的人所有的。

「多麼冷哦！呵？」

「是的，是的。」

「買的東西在你那裏嗎？」他轉向車夫。

「哦，再見了；很，很高興遇到你，」尙保克說，緊握聶黑流道夫的手，跨上快馬車。

在光亮的臉前搖動着戴新白羊皮手套的肥手，習慣地笑着露出異常潔白的牙齒。

「我也經是那樣的嗎？」聶黑流道夫想，繼續向辯護士那邊走去。「是的，雖不完全，是那樣的，却會希望是那樣的，並且會想那樣地過一生。」

辯護士不是按時次接見聶黑流道夫，並且立即談到明紹發母子的案子，案情他會通盤研究，並因為罪狀的無根據而覺得憤。

「這個案子是令人憤慨的，」他說。「很可能的，是屋主爲了得到保險費而自己放火的，但要踏在這里，明紹發母子的罪是完全沒有證據的。沒有任何證據。這是預審官的特別熱心和候補檢察官的粗心。只要案子不在府裏審問，是在這里辦，我保證勝訴，不要任何酬勞費。哦，另外的案子——非道茜亞。比魯考發向皇上的請願書——已經寫好了；假若你到彼得堡去，你就自己帶去，親自呈遞，請求。假若他們要在司法部審問，那里的回答便是趕快脫手，就是拒絕，什麼收獲也不會有的。你要說法去找大官們。」

「找皇上嗎？」聶黑流道夫問。

辯護士笑起來。

活

復

「這已經是最高級——最高級的審判了。最高級——意思是——上訴委員會的祕書或者主任。就是這樣了嗎？」

「不止，還有宗派教徒們寫給我的信，」聶黑流道夫說，在口袋裏掏着宗派教徒們的信。「這是驚人的案子，假若他們寫的是正確的。我今天要設法去看他們，弄明白事情的真相。」

「我看，你成了鬮斗和管子，監獄裏一切的怨訴都從裏面流過來了！」辯護士笑着說。「那太多了，你應付不完的。」

「喂，但這是驚人的案子，」聶黑流道夫說，簡略地敘述了案子的要點。鄉下人聚集在一起讀福音書，有官吏經過，把他們趕散了。下一個星期日他們又聚集在一起，有人叫來鄉村巡警，作了控告，把他們送到法庭上去了。預審官舉行了審問，候補檢察官作了控訴狀，法庭肯定了罪狀，於是他們被審判了。候補檢察官控告說桌子上有物證——福音書，於是他們就被判決了放逐。

「這是可怕的事情，」聶黑流道夫說。「這就是正義嗎？」

「是什麼東西令你驚異呢？」

「是一切；哦，我知道鄉村巡查是奉命的，但候補檢察官，他提出控訴，他是一個有教育

的人嗎？」

「我們慣於認爲檢察官和一般的法官是一種新的自由主義的人物——這是錯誤。他們有過一個時候是這樣的人物，但現在是全然不同了。他們是官吏，只注意着每月二十號。他領了薪俸，還想更多的薪俸，他一切的原則都是以此爲限。他們任意去控告，審判，判決別人

「有沒有這樣的法律——認爲人和別人一同讀福音書，就可以把他放逐呢？」

「不，不是放逐到不復遙遠的地方，而且還可以罰做苦役，只要是證明了他們讀福音書時竟敢不按照所規定的向別人解釋福音書，因此就是指責教會的解釋。在人面前對於正教條的誹謗，按照第一百九十六條，是處以流刑。」

「但這是不可能的。」

「我向你說吧。我總是向法官們說，」辯護士說，「我看見他們不能夠不感激，因爲假若我不坐牢，那只是由於他們的仁慈，你也是如此，我們都是如此。要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被剝奪權利或放逐到不復遙遠的地方——是容易的事。」

「但假若是這樣的，一切決定於檢察官和能夠應用或不應用法律的人的意志，那末爲什麼要有法庭呢？」

優

辯護士儘快地發笑。

「你發出什麼樣的問題來了！哦，老兄，這是哲學啊。當然，我們可以談談這個的。你星期六來就是了。你將在我這裡遇到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那時候我們再談一般的問題，」辯護士說，帶着反諷的表情說：「一般的問題」這幾個字。「和我妻子是相識的。你來呵。」

「哦，我試試看吧，」聶黑流道夫說，覺得他在說謊，並且假若有什麼他要試試看，那只是要晚間不來到辯護士家裏所集羣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當守。

聶黑流道夫說到假若法官可以按照自己意志而採用或不應用法律則法庭即無意義，辯護士對於這話的笑聲，以及說「哲學」及「一般的問題」的語調，令聶黑流道夫覺得他和辯護士甚至和辯護士的朋友對於事物的看法是全然不同，並且雖然他現在和從前的朋友們、如尚保克、有了距離，聶黑流道夫却覺得他和辯護士和他的同類人物是距離更遠了。

十二

到監獄路既遙遠，時間又已很遲，因此聶黑流道夫叫了車子到監獄去。在一條街上，中年的，有智慧的善良的善良的臉的車夫轉向聶黑流道夫，指示了在建築中的大房子。

「那裏在蓋多麼好的房子呵，」他說，好像他也有幾分是這個建築物關係人並驕傲這一點。

確實，房子蓋得高大，而且是複雜的不尋常的樣式的。由鉄條聯串的，大松木的堅固的架子圍繞着高聳的建築物，板橋隔開了他和街道。在木架子上，沾了石灰的工人們好像螞蟻爬動着，有的砌石，有的敲釘，還有的帶上沉重的帶下空的筐籃與灰桶。

十肥胖的，衣服華麗的紳士，也許是建築師，站在木架子旁，向上邊指着什麼，向恭然靜聽的承造人說話。在建築師與承造人身旁有空車子走出和裝載的荷車走進大門。

那些做工的人，一如那些使他們做工的人，他們全體是多麼相信這是應該如此的，這時候，他們家裏的荷孕的婦人們在做功不勝任的工作，他們的圓帽的快要斃死的小孩們在痛苦地笑着，抽搐着腿子，而他們却要爲那愚笨的，不需要的人，毀滅並搶劫他們的人之一，去建造這堆愚笨的不需要約笨拙，一點黑流道夫想，看着這座屋子。

「是的，笨人的房子，」他出聲地說了自己的思想。

「怎麼笨人的？」車夫憤然反駁。「要謝謝他給人工作，却不是笨人的。」

「但這個工作是不需要的。」

「可是他們建造，這就是需要的了，」車夫回駁。「有人靠這個吃飯呢。」

聶黑流道夫無言，因為車輪的轟轟聲而更難說出話來，離監獄不遠時，車夫把車子從石路上趕到砂石大道上，這樣就容易說話了，他又轉向聶黑流道夫。

「現在有許多人往城裏面來」可怕阿，「他說，在柵着坐台上轉過身，向聶黑流道夫指示一雙迎面而來的，帶着錫子、斧頭、穿短皮祆，背負袋子的鄉下人。

「難道比往年還多嗎？」聶黑流道夫問。

「唔！現在到處都是人，可憐阿。東家們丟工人好像丟木屑。處處人滿。」

「爲什麼是這樣的呢？」

「人多了。無處安身呀。」

「那末爲什麼人多呢？爲什麼他們不留在鄉下呢？」

「在鄉下沒有事情幹。沒有土地阿。」

聶黑流道夫感覺到痛楚發悶的情緒。好像是有人有意傷痛之處，又好像僅僅是因為只有觸動痛處才會被感覺到。

「是處處有這同樣的情形嗎？」他懇，開始向車夫問到他們鄉村上有多少土地，車夫自己有多少土地，他爲什麼要住在城裏。

「我們的土地，先生，是一個人一皆夏其那。我們有三個人的土地，」車夫樂意地說。

「我家裏有父親，有弟弟，還有一個弟弟當兵。他們都租點地做。却租不到地。因此他們都到莫斯科去了。」

「租不到地嗎？」

「現在向那里租呢？紳士們把自己的土地揮霍完了。商人們全買到手裏去了。他們自己做——你從他們手裏買不到的。我們有一個法國人有地，是從原先的主人手裏買到的。他不出租——這就完事了。」

「什麼樣的法國人？」

「姓丟法爾的法國人，也許你聽說過。他在大戲院裏替演員做假頭髮。情形很好。有了積蓄了。他買了我們小姐的全部田莊。他現在能夠支配我們了。他想騎就可以騎在我們身上。謝謝上帝，他自己是好人。只是他的女人是俄國人，——那樣的一隻野狗，想不到的那樣的啊。她搶奪人們。可憐。哦，監獄到了。你到那里。到大門口嗎？我看，他們不進去哦。」

十三

寒氣地恐怖地想到他今天要見到的馬斯洛愛的情況，以及他覺得她心中和牢裏全部的人

復

活

心中所有的痛苦心情，聶黑流道夫在大門口擦響鈴子，並向出門見他的典獄問到馬斯洛發。典獄問明情由，並說她是在病院裏。聶黑流道夫走到病院。好心腸的老人，監獄病院的司關，立刻讓他進去了，並且知道了他要看護，指示了兒童室。

全身浸染了炭酸氣的青年醫生走到廊上來見聶黑流道夫，嚴厲地問他要看護誰。這個醫生對於囚犯們是一向寬鬆，因此總是和監獄的官吏們甚至和醫務長發生不愉快的衝突。他怕聶黑流道夫向他要求什麼不法的事情，此外，又想表示他不對任何人做例外的事，他裝作發怒的樣子。

「這裏沒有女子，是兒童室，」他說。

「我知道，但這裏有從牢裏調來的助理看護。」

「是的，這裏有兩個。那麼你需要什麼呢？」

「我和當中的一個，和馬斯洛發相識，」聶黑流道夫說，「現在想要見她：我要爲她的案子到彼得堡去遞上訴狀。現在想交給她這個。這只是一張小照，」聶黑流道夫說，從口袋裏取出紙套。

「當然，這是可以的，」醫生說，變和軟了，轉向穿白帷裙的老婦人說話，要她去叫充任看護的女犯馬斯洛發。「要不要坐一下，還是到會客室去呢？」

「謝謝你，」聶黑流道夫說，「乘醫生對他態度變好的機會，向他問到馬斯洛發在病院裏是否令人滿意。」

「沒有什麼，做事不壞，她注意到她過去的環境，」醫生說。「並且，哦她來了。」從一道門裏走出年老的女看護，馬斯洛發跟在她身後。她在條子花的衣服上罩了白帷裙；頭上有一角巾遮蓋着頭髮。看到聶黑流道夫，她臉紅了，好像是猶疑不決地停下來，然後皺眉，垂眼，在走廊的地氈上快步地向他走去。走到聶黑流道夫面前，她想不伸手，後來又伸出了手，面色更紅。

自從上次她因爲自己發怒而道歉的談話之後，聶黑流道夫便未看見她，這次他希望看見她和她上次一樣。但她這天全然不同了，在她的面部表情上有了新的東西：約制的、拘束的、聶黑流道夫覺得是對她非善意的態度。他向她說了他向醫生說過的同樣的話，——他要到彼得堡去，並且給了她從巴諾佛帶來的相片和封套。

「這是我在巴諾佛找出的，往日的照片，也許你歡喜牠。你拿着吧。」

復
她抬起黑眉毛，用她的斜視的眼睛詫異地看他，似乎是問爲什麼要如此，她默默地接了封套放在帷裙的裏面。

活
「我在那裏看見了你的姨媽，」聶黑流道夫說。

「你看見了？」她淡漠地說。

「你在這裏過得好嗎？」聶黑流道夫問。

「沒有什麼，好，」她說。

「不太困難嗎？」

「不，沒有什麼。我還沒有習慣。」

「我爲你很高興。一切都比那邊好些。」

「比哪裏的那邊？」她說，她的臉泛紅了。

「那邊，監獄那邊，」聶黑流道夫趕快地說。

「有什麼地方好些？」她問。

「我覺得，這里的人好些。和那邊的不相同。」

「那邊有許多好人，」她說。

「我替明紹發母子奔走了，我希望他們會被釋放，」聶黑流道夫說。

「上帝呵，她是那麼異常的老太婆，」她說，重複她對於老婦人的意見，並且微笑

着。

「我今天要到彼得堡去。你的案子快要受理了，我希望能夠撤回判決。」

「撤回，不撤回，現在都是一樣了，」她說。

「爲什麼呢：現在？」

「因爲，」她說，迅速地疑問地瞥了他的臉。

亞黑流道夫懂得了這話和這一瞥，她想知道他是堅持自己的決定抑是接受了她的拒絕而改變了原意。

「我不知道爲什麼對於你都是一樣，」他說。「但對於我，他們釋放你或是不釋放你，確實都是一樣。我無論怎樣已經準備了去做我所說過的，」他堅決的說。

她抬起了頭，斜視的黑眼睛又是停在他的臉上又是看過去。她滿臉是喜悅之色，但他說了全然不是她的眼睛所說的。

「你用不着說這話，」她說。

「我說讓你知道。」

「關於這個全說過了，用不着說了，」她說，困難地約制着笑容。病房裏有了變動。聽到了小孩的啼哭。

「好像是在叫我，」她說，不安地環顧。

「那麼，再見吧，」他說。

她做出沒有看到伸出手的樣子，沒有握手，就轉過身，並試圖遮隱自己的勝利，快步地順走廊的地氈走去。

「她心中發生了什麼呢？她怎樣在想呢？她怎樣在感覺呢？她是想試驗還是真正地能夠原諒呢？她是不能夠說出他所想的所感覺到的，抑是不願意呢？她變和軟了抑是愛慕了呢？」蕭黑流道夫問自己，怎樣也不能夠回答。但他知道——這乃是她變了，她心中發生了對於她的心靈是重要的改變，這個改變不僅結合了他和她，而且還有那個在其名義下而發生了這個改變的人（寬即上帝——譯。）這個結合把他引入快樂興奮而激動的心情中。

回到擺有八張兒童床舖的病房，馬斯洛發奉女看護之命開始整理床舖，抱着被褥壓太遠，滑了三腳，幾乎跌倒了。

復元的，頭上裹了布的，看她的那男孩發笑了，馬斯洛發不能夠再行約制，坐到床上，笑出宏亮的那麼傳染性的笑聲，幾個孩子也發笑了；女看護憤怒地大聲向她說：

「笑什麼？你想想，你原是在哪里的！」云拿食物來。」

馬斯洛發海默了，接受了指責，去差遣她去的地方；和那被禁止發笑的裹了布的男孩交換了目光，又笑起來。這天有幾次，在剛是獨自一個人的時候，馬斯洛發便從封套裏把相片拉出一點玩賞着；但直到晚上事竣完畢她獨自一個人在她和女看護同住的房裏時，馬斯洛發

才把相片從封套裏全部抽出，良久不動地注視褪色發黃的照相，嚙齧着一切的細處，面孔、衣服、露台的階、樹叢、和在這個背景之上所照出來的他的、她的、和姑母們的臉，她不能夠不特別嘆賞自己、自己的青年的美麗的臉和纏在額上的髮。她是那樣的注視，以致沒有注意到她的同事女看護走進房來。

「這是什麼？他給你的嗎？」胖胖的好心的女看護說，俯首看相片。「這個是你嗎？」

「是誰呢？」馬斯洛發說，笑着看女同事的臉。

「這個是誰呢？他本人嗎？這是他的媽媽麼？」

「姑母。難道你不認識我嗎？」馬斯洛發問。

「在哪里認識？一生也不會認識的。面貌完全不同。哦，我看，那時候到現在有十年了

！」

「不是年，却是一生呵，」馬斯洛發說，她全部的活潑頓然消失了。面色變得頹喪，皺紋在眉間出現了。

「哦，那時候的生活應該是輕鬆的。」

「是的，輕鬆，」馬斯洛發重複，閉了眼搖頭。「比監獄裏還壞。」

「但爲什麼是那樣的？」

「是因爲這個。從晚上八點到早上四點。每天如此。」

「那爲什麼她們不丟棄呢？」

「她們想去棄，但不能夠。爲什麼要說牠呢！」馬斯洛發說，跳起來，把相片塞進桌子的抽屜裏，用力的約制着憤怒的淚，猛力關了門，跑到走廊上。

看相片時，她覺得自己是和照相時一樣，並且想起那時候她是幸福的，而現在同他在一起還可以說是幸福的。女同事的話使她想起了她現在的情形和她那時的情形，——使她想起了那種生活的全部恐懼，這她當時會模糊地感覺到，却不會讓自己承認。

只是現在她才生動的想起那些可怕的夜晚，特利是在歡節那一夜，她盼待着一個應許了贖她的大學生。她想起她是穿了低領口的、染了酒的、紅綢的衣服、在鬆亂的頭髮上打了紅緞帶結子，倦之虛弱而又酒醉，在深夜兩點鐘送走了客人，在跳舞的間隔中，走近瘦而見骨的有面疤的提琴女伴奏，開始向她訴述自己的痛苦生活，又想起這個女伴奏也說感受自己境遇的痛苦並願望更換，又想起克拉拉嬾走到他們面前，以及如何三個人都頓然決定了丟棄那種生活。她們覺得這一個夜晚是完結了，並想分散，却忽然前廳裏有了酒醉的客人的聲音。提琴師拉起了前奏，女伴奏在鋼琴上伴彈了俄國的快樂的調子——四人舞曲的第一樂節；一個矮小淌汗、發出酒氣、打呃的，打了白領條，在第二樂節上脫了禮服的人攔住了她，另一個

有鬚鬚的也穿禮服的（他們是從一個跳舞會裏來的）脖子掛住了克拉拉，他們久久的打聽、跳舞、叫喊、飲酒……這樣的過了一年，兩年，三年。如何能夠沒有變化呢？這一切的原因是他。

她心中又頗然發生了從前對他的惱怒，想叱罵他，責備他。她懊悔她今天放過了機會再向他說一次：她知道他，她不聽從他，不讓他在精神上享用她——如他曾在身體上享用她，不讓她把他作成她的寬仁的對象。爲了鎮壓這苦惱的情緒——自憐與無用的對他的責備，她想喝酒。假若她是在監獄裏，她便不能遵守約言，便要喝酒了。在這裏，除了找藥劑師，便沒有其他辦法可以弄到酒，但她怕藥劑師，因爲他追求她。和男子們的關係是她覺得討厭的。在走廊的小凳子上坐了一會，她回到房裏，沒有回答同伴的話，便久久地痛哭自己的破滅的生活。

十四

黑流道夫在彼得堡有四件事情：馬斯洛登向元老院的上訴狀，非道蓋亞·比魯考發在上訴委員會的案子，以及受韋拉·保高杜好萊斯卡雅之託，在憲兵司令部或者第三支部交涉釋放登斯托發，要求准許母親和關在堡壘裏的兒子見面，關於這備章拉·保高杜好萊斯卡雅

會寫信給他。他把這兩件看作一件——第三件事情。第四件是宗派教徒們的案子，他們因為閱讀及討論福音書而被從家裏流放到高加索。他允許他們的遺不如他允許自己的堅決，但要爲了弄明白這全部案子而做可能的一切。

自從他上次訪問馬斯林尼考夫之後，尤其是在他到鬱園去過之後，聶黑流道夫不是有所決定，而是以全部身心感覺到對於自己社會的憎惡，在這個社會裏他一直滾到現在，在這個社會裏，數百萬人爲了保證少數人的快適與滿足而忍受的痛苦被那樣小心地遮藏着，這個社會裏的人看不見也不能看到這些痛苦與殘忍與自己生活的罪過。聶黑流道夫現在已經不能夠和這個社會裏的人物來往而無不安之感與自責。而同時向這個社會裏駁引他的，有他過去生活的習慣，有親戚與朋友，而主要的乃是爲了去做一件現在令他注意的事：幫助馬斯洛發和一切他願意幫助的受苦的人，他必須向這個社會裏的人乞求援助與幫忙，不僅是向不爲人所尊重的人，而且還向常常使他發生憤慨與輕視的人。

到了彼得堡，住在姨母洽爾斯卡雅伯爵夫人，前任大臣的夫人家裏，聶黑流道夫立刻便置身在他覺得那麼陌生的貴族團體中。他覺得這是不愉快的，但又沒有別的辦法。不住在姨母家，住在旅館裏，這便是侮辱她，且同時姨母有顯要的關係，在他所要奔走的這一切事情上能極大的用處。

「哦，我要聽到你的什麼呢？一些奇怪的事情，」卡切銳娜·伊發諾芙娜伯爵夫人向他說，在他來到之後，立即給他喝咖啡。「Vous posez pour un Howard (你要成爲霍厄德)！你幫助罪犯們。你到監獄裏去。你伸雪冤屈。」

「不是，我想也沒有想到。」

「哦，這是好事。只是其中有什麼戀愛的故事。喂，你說吧。」

聶黑流道夫說了他和馬斯洛發的關係——一切照實。

「想起來了，想起來了，可憐的葉列娜那時向我說過，你那時住在老婦人們那里，她們似乎想你要他們的養女。」(卡切銳娜·伊發諾芙娜總是輕視聶黑流道夫的姑母們。)「……就是她嗎？Ella est encore jolie? (她還漂亮嗎。)」

姨母卡切銳娜·伊發諾芙娜是六十歲的、健康、愉快、有熱力、好談話的婦人。她的身材高大而很肥胖，她的嘴唇上可以看見黑鬚髭。聶黑流道夫愛她，從幼就憎于傳染她的熱力與快樂。

復
「不，ma tante (我的姨媽)，這全部完結了。我只想幫助她，因爲，第一，她無辜的被判罪，這個責任却在我，她的命運如此，全是我的責任。我覺得自己應該爲她去做我所能辦到的。」

活 復

「但怎麼我難說你想要娶她呢？」

「我是想，但她不想。」

卡切銳娜·伊發諾芙娜，突起額頭，垂下眼睛，驚訝地無言地看姨姪。她的臉色忽然變了，她臉上顯出了滿意。

「哦，她比你聰明。啊，你多麼呆呵！你要娶她嗎？」

「一定。」

「在她做過那樣的人之後？」

「更是如此。這一切都是我要負責的。」

「呵，你簡直是傻瓜，」姨母說，約制著笑容。「可怕的傻瓜，但我正是因此才愛你，你是這樣可怕的傻瓜，」她重複，似乎是特別愛好這個字眼，她似乎把姨姪的精神與道德的狀態傳達到她的心目中。「你知道，這是多麼湊巧，」她繼續說。「Aline（阿林）有一個奇妙的濟良所。我去過一次。她們是極可憐的。我後來全身都洗了。但 Aline corps et ame（阿林却用整個的身體和精神）做這件事。我們就把她，你的人兒，交託給她。要說有誰爲人改過，就是 Aline（阿林）。」

「但她被判了流刑。我來就是爲了沒法撤消這個判決。這是我找你的第一件事。」

「啊！她這件案子在那裏辦呢？」

「在大理院。」

「在大理院嗎？是的，我的 cousin（表兄）列夫施卡在大理院裏。但他在果子——紋章局裏。哦，我連一個像樣的人也不知道。上帝知道全都是誰——或者是日耳曼人：蓋，弗代（Ge.Fe.De）——tout l'alphabet（全部的字母表），或者是各樣的伊發諾夫，塞妙諾夫，屈基清，或者伊發寧考，西毛寧考，尼基晴考，Pour Varier（爲了有變化）。Devens de l'autre monde（另一世界裏的人物）。哦，我仍然要向瑪丈夫說的。他認識他們。他認識所有的人。我要向他說的。你也要向他說明，不然他總是不了解我。無論我說的什麼，他總說，他什麼也不了解。C'est un parti pris.（這是一種定見。）大家都了解，只有他不了解。」

這時穿長統襪的聽差在銀盤上帶來一封信。

「正是 Aline（阿林）來的。你可以聽到基塞外特爾了。」

復 「基塞外特爾是誰？」

「基塞外特爾嗎？你今天晚上來，你就知道他是什麼人了。他說話能叫最根深的罪犯跪下來，哭着懺悔。」

復

活

卡切敏娜·伊發諾芙娜，雖然這是奇怪而不適合她的性格，是這種學說的熱心擁護人，這個學說認為基督教的精義是在信仰贖罪。她到宣傳當時流行的這個學說的集會裏去，並且在自己家裏召集信仰她的人。雖然根據這個學說，一切教儀與聖像以及聖禮都要被摒斥，在卡切敏娜·伊發諾芙娜的所有的房間裏甚至在她的床頭上却都有聖像，她遵守教會所要求的「類，看不見其中任何衝突。

「要是你的從良的女子聽到他的話，她便會受感化的，」伯爵夫人說。「你今晚上一定要在家裏。你聽聽他說。他是一個奇妙的人。」

「這個我不感興趣，*ma tante*（我的姨媽）。」

「但我向你說是有興趣的。你一定要來。哦，說吧，你還需要我什麼？*Videz notre*

sac.（倒你的袋子吧）」

「還有一件在堡壘裏的案子。」

「在堡壘裏嗎？哦，我可以給你一封信到那兒去見克銳格斯木特男爵。*C'est un très brave homme.*（他是一位很好的人。）但你自己認識他。他是你父親的同事。*Il donne dans le Spiritisme.*（他熱中了精神主義）。哦，但是這沒有關係。他良善。你要到那兒做什

「要到那里要求准許一個母親和坐牢的兒子會面。但我聽說這不是決定于克銳格斯木特，而是決定于切爾維揚斯基。」

「切爾維揚斯基我不歡喜，但他是 *Mariette* (瑪麗葉特) 的大夫。 *Elle est tres gentille* (她是很可愛的)。」

「還要替一個女子要求。她坐牢幾個月了，誰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

「哦，她本人一定知道爲了什麼。她們知道很清楚。她們，這些剪了頭髮的，是應得的。」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應得的。但她們是在受苦。你是基督徒，信仰福音書，却這樣殘忍。」

「這是毫不相干的。福音書是福音書，可惜的東西是可惜的東西。假如在我不能忍受他們的時候，我裝作歡喜虛無主義者，尤其是剪髮的女虛無主義者，那就更不好了。」

「爲什麼你不能忍受他們呢？」

「在三月一號之後這問爲什麼？」

「但並非全是參加三月二日事件的人。」

● 亞歷山大皇二世在一八八二年三月一日遭暗殺——毛德。

活說。

「都是一樣；她們不該干涉別人的事。這不是女子們的事情。」

「哦，但是這個 Mariette（瑪麗葉特），你却覺得，可以過問事情；」菲黑流道夫

「Mariette, Mariette—Mariette.（瑪麗葉特嗎？瑪麗葉特是瑪麗葉特。）但這個人上帝知道是誰，一個什麼哈勒秋卜基娜想教訓所有的人。」

「不是教訓，只是要幫助人。」

「沒有她們，人家也知道誰需要誰不需要幫助。」

「但老百姓可憐。我剛剛從鄉下來。難道農人應該做得精疲力竭，吃不飽，我們却該極奢華的生活嗎？」菲黑流道夫說，不禁被好心的姨母引起了要向她說出他所想到的一切。

「但你是爲了什麼要我工作却什麼也不吃呢？」

「不，我不是要你吃東西，」菲黑流道夫回答，不禁微笑，「我只想我們大家工作，大家吃飯。」

姨母又突起額頭垂下眼睛，好奇地注視他。

「Mon cher, vous finirez mal,（我的親愛的，你結果會不好的，）」她說。

「但爲什麼呢？」

這時，高本寬肩的將軍走進房來。他是哈爾斯卡雅伯爵夫人的丈夫，退職的大臣。

「啊，德米特銳，好哇！」他話，把新刺的腰帶給他。「什麼時候來的？」

他無言地吻了妻子的額。

「Non, il est impayable, (啊，他是無比的，)」卡切銳娜。伊發諾芙娜伯爵夫人向丈夫

說。「他要我到河上去洗衣服，只吃馬鈴薯。他是一個可怕的果子，但你可仍然要爲他去做他所要求的。」她添說，「可怕的像子。」她轉向丈夫說，「你聽到沒有：卡明斯卡雅，據

說，是那裏沒有希望，他們就憂她的性命了。你該去看她。」

「是。那是可怕的，」丈夫說。

「哦，你去同他談談吧，我要寫幾封信。」

哥黑流道夫剛剛走到客廳那邊的房間，她又喊他回轉：

「那末，要寫信給Murielle (瑪麗葉特)嗎？」

「請寫吧，ma tante (我的姨媽。)」

「那末我就留出 en blanc (空白)，讓你說到剪髮的女子。她會吩咐她丈夫的。她會做的。你不要以爲我壞。你的 Protégés (被保護人們) 他們全是可怕的，但是 je ne leur veux pas de mal (我並不希望他們不幸)。上帝保佑他們吧！好，去吧。晚上一定

要在家里。你聽聽基督外特爾。我們要做廣告。只要你不拒絕。Ouis t'era pauvre. Je

Pran. (那會對你有很多好處的) 我知道，葉列娜和你們大家在這方面是很落後。好，再會吧

活。傳說式對面與我亦為美而自當也。...

愛，且地三十五。...

無從便是。米哈洛維支伯爵，退職的大臣和信譽很堅固的人。伊凡。米哈洛維支伯爵的僕人

無窮的，由高價的廚子預備的食品，穿最舒適華貴的衣服，乘最滿意迅速的馬，因此，這一切

是應該為他備辦的。此外，伊凡。米哈洛維支認為他從公庫裏獲得的各種的錢愈多，獲得助

章愈多，包括珠寶，印章，和皇家男女見面說話次數愈多，那是愈好。其餘一切比之這些重

要見解伊凡。米哈洛維支認為是不重要而無興趣的。其餘一切可以是那麼樣的，或是完全相

式。伊凡。米哈洛維支伯爵在彼得堡生活並行動了四十年，在四十年間達到了

大臣的職位。...

伊凡。米哈洛維支伯爵到達這個地位的主要條件乃是，第一，他能夠了解公文與法規的

並且雖然不優美，却可能草擬可以看懂的公文，並且寫出來沒有抗議的錯誤；第二，

他相貌極端莊嚴，在必要時，他可以顯得不僅驕傲而且是不可責備與偉大，在必要時，也可以顯得屈從到激情與卑劣的程度；第三，他沒有任何一般性的原則或規條，無論是私人道德方面的抑是國家行政方面的，因此在必要時他能夠和所有的人同意，在必要時也可以和所有的人不同意。他這麼做，只是試圖能夠維持資格而不致有明顯的自相矛盾，至於他的行為本身是不道德的，以及他的行為對於俄羅斯帝國，甚至全世界，將產生偉大的福利抑至大的禍害，他是完全漠不關心的。

在他做了大臣的時候，不僅所有依賴他的人（依賴他的人很多）親近的人，而且所有無關係的人甚至他自己，都相信他是很聰明的行政官。但過了相當時候，他毫無建樹，也毫無表白，按照生存競爭原則，和他全然一樣的會寫字懂公文的莊嚴而無主義的官吏擠掉了他，他應該離職，於是大家明白，他不僅是既不特別聰明又無深恩的人，而且是很淺薄而少教養、却復自信的人，他的見解還夠不上最低級保守報紙上社論的水準。于是明白了他沒有任何地方使他異於缺少教養而自信的、擠掉他的官吏們，他自己也明白這個，但這絲毫也未動搖他的信念，就是他應該每年得到大宗的國庫公款和禮照上的新的裝飾物。這信念是那麼堅強，沒有人想要拒絕他這個，於是一部份以年金的形勢，一部份以政府機關高級官吏與各種委員會參事會主席薪金的形勢，他每年得到幾萬盧布，此外還有他所重視的每年的雜權利。

在肩上的褲子上縫着新的肩綫，在禮服襟上縫上勳綬和勳章的星章。因此伊凡·米哈洛維支有錢要的關係。

伊凡·米哈洛維支伯爵聽黑流道夫說話，一如他慣常地聽主任的報告，聽了之後，他說，他要給他兩封信，——一封是給上訴局的大法官弗爾夫的。

他們說到他各樣的話，但 dans tous les cas c'est 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t, 無論怎樣他是一個很正派的人，」他說。「他受過我的恩，他會盡力去辦的。」

伊凡·米哈洛維支的另一封信是給請願委員會裏有勢力的人的。非道西亞·比魯考茲的案子，如黑流道夫向他所說的，很使他發生興趣。黑流道夫向他說到他想上書給皇后

時，他說這件事是確實很動人的，並且有機會的時候可以向她說到。但他不能夠許諾。讓請願書按照正當手續去遞呈吧。假若有機會，他想，假若呈到西呂萊 P. du comte (小組會

組) 他也許要說。
他接受了伯爵的兩封信和姨母給 Mariette (馬麗萊特) 的信，黑流道夫立刻便到這些地方去。

他最先赴 Mariette (馬麗萊特) 處。他曾在她處是無錢的貴族家庭裏未長成的姑娘時

認識她，他知道她嫁了一個做事業的人，關於這個人他聽到些不好的話，主要的是，聽到他

對於那些上百正午政治犯的無情，而他的特別的任務乃是苦惱他們，於是詭黑統道夫和誇黨一樣，感到異常的不快。因為要幫助被壓迫的人，他必須站齊壓迫者的方面，好像是由於他要來他們漸漸地然而僅是對於某一些人約制他們慣常的也許他們自己未注及的殘忍，而要承認他們的活動是合法的。在這種時候，他總是一覺到肉心的不和與動搖：請求呢抑是不請求呢？但總是決定了應該請求。要點乃：他將要在這個 Mariette（馬麗葉特）和施夫夫那裏感到不寬恕、羞恥、不愉快，但也許因此不幸的、在獨居監禁中受苦的婦人會許釋放，而她和她的親屬將不再痛苦。他感覺到在那類人當中做請願人這地位的不當，這些人自己不認為是自己的同類而他們却認為他是他們的人，此況，在這種團體裏他覺得他墜入了從前的習慣的軌轍，並且不禁想起了這種團體裏的那種無思想的、不道德的論調。他已經在法樹盤纏，伊發諾美應感母家感到這個。他今天早晨和她說到最嚴肅的事情時已經陷于擲擲的論調。

頭，他久未來過時便得優，在大體上，使他感覺到他的通常的在物質上是激勵的而在精神上，是麻木的印象。一切是那麽清潔、舒適，梳妝台式，尤其是——人們在精神上是那麽無所求，生活似乎特別輕易。

此外美麗、清潔、善解的車夫駕駛他經過美麗、善解、廣闊的警署身邊，順着美麗、清潔、

活 復

洒水的街道，經過美麗、清潔的房子。來到溝道旁，Mariette 所住的處所。在大門前停着兩匹套英國馬具的英國馬，模樣像英國人的車夫，半思鬚鬚，着制服，執馬鞭，露出驕傲的神情，坐在車台上。

守門的，着異常清潔的制服，打開了門廊的門，那里站了一個着更清潔的有扁縫的制服的、鬚髯梳得漂亮的、出門的聽差，和一個當值的、有軍刀的、着嶄新清潔制服的傳達兵。

「將軍不見客。將軍的太太也不見客。他們馬上就要出門了。」

聶黑流道夫拿出卡切銳娜·伊發諾夫娜伯爵夫人的信，取出名片，走到擺會客簿的小桌子前，開始寫出他未能見到，很是悵然，這時聽差走向樓梯，守門的走到門口，大聲喊叫：「準備上車！」，而傳達兵，伸直身體，手貼衣縫，屏聲靜氣用眼睛迎送下樓梯的、用不合她的尊嚴的快步子行走的、矮瘦的太太。

Mariette 戴了有花翎的大帽子，穿黑衣服，披黑披肩，戴新黑手套，她臉上罩了面紗。看見了聶黑流道夫，她掀起面紗，露出很好看的臉和明亮的眼睛，疑惘地看着他。

「啊，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公爵！」她用愉快的親善的聲音說。「我該知道……」

「哦，你還記得，我叫什麼嗎？」

「當然，我和我的妹妹甚至愛上了你，」她用法語說。「但你多麼地變了。啊，可惜，

我要出門了。可是，讓我們回進去吧，」她說，猶疑不決地停住。

她看了看壁鐘。

「不，不行了。我要到卡明斯卡雅家去做安靈彌撒。她非常傷心了。」

「這個卡明斯卡雅是誰呢？」

「你沒有聽說嗎？……她的兒子在決鬥中殺死了。他是和波生決鬥。獨生子啊。可怕。

母親那麼傷心。」

「是的，我聽說。」

「不行，我還是去的好，你明天或者今天晚上來吧，」她說，用迅速變化的步子走向大

門口。

「今天晚上我不能來，」他回答，和她一同走上階梯。「我有事情找你，」他說，看着

「對走近階梯的栗色馬。

「是什麼事！」

復

你可以在信裏明白一切。」

「這是我姨母的關於這件事的信，」黑流道夫說，遞給他一個有大飾紋的摺信封。「我
我知道：卡切銳娜·伊登諾芙娜以為我可以在事務上影響我丈夫。她弄錯了。我什麼

活

傷

也不能夠並且也不想預。但，當然的，爲了伯爵夫人和你，我準備破壞我的規條。是什麼回事呢？」她說，用戴黑手套的小手掏着口袋無結果。

淚

「有一個姑娘關在堡壘裏，但她有病，與事情無關。」

「她姓什麼？」

「姓舒斯托發。莉蒂亞·舒斯托發。信裏有。」

「哦，好的，我去試試看，」她說，輕輕跨上有軟墊子的、遮泥板上的油漆在太陽下發亮的馬車，打開遮陽傘。聽差坐在車台上，做手勢要車夫走。馬車動了，但同時她用遮陽傘觸車夫胡背，於是細皮的、美體的、英國種的馬，垂下被鞭勒套的美麗的頸子，踏着細碎的步伐來。

「你要來，但請你不要涉及私事，」她說，笑着，笑容的方邊她知道，然後，好像表演結束，放下簾子；她放下了面紗。「好，走吧，」她又用傘觸車夫。

頭黑流道夫舉起帽子。栗色純種的馬，嗅着鼻子，把蹄鐵在路石上踏響，馬車迅速的轉動，只偶而在道路的平處輕輕地顛震着新的橡皮車輪。

回想着他和 Mariette (瑪麗葉特) 所交換的笑容，羅黑流道夫對自己搖頭。

「你還不及四顧，便又陷入這種生活了，」他感覺到那種不調和與懷疑，這是巴結他所看不起的人們這種必要在他心中所引起的。

「想了三天先去何處，後去何處，以使不走回頭路，羅黑流道夫盡往大理院去。他被引入辦公室，在這裏的一個華麗的部分他看見很多極恭敬而清潔的官吏。

「官吏們向羅黑流道夫說：馬斯洛發的請願書已經收到，並交由大法官佛爾夫作審查及報告，這人就是他帶了他的姨父的信來見的。

「大理院這個星期有聚會，馬斯洛發的案子不至于在會裏提出。假使請求的點，也許可以希望在這個星期，在星期三，提出來，」一個官吏說。

在大理院的辦公室，當羅黑流道夫等候查察時，他又聽到關於決鬥的談話，以及青年卡明斯基如何被殺死的詳細敘談。在這里他初次知道全彼得堡所注意的故事的詳情。事情是這樣的，軍官們在館子裏吃吐瀉，並和尋常一樣，喝了很多酒。有一個說了什麼關於卡明斯基在服務的那個團的壞話；卡明斯基稱他為說謊者。這人打了卡明斯基。第二天他們決鬥，卡明斯基腹部中彈，兩小時後他死了。兇手和公正人們被捕了，但據說，雖然他們坐在拘留所裏，兩週之後便得釋放。

自己手中，賣出她的田莊，把錢儲存在自己的名下——和涅良、受驚、不美的女兒，她過着孤單、苦惱的生活，她近來的解悶是研究福音——赴 Aline (阿林) 的和卡切銳娜·伊賽諾美娜的集會。

伍拉濟米爾和發西利也維支的兒子——好心的人，十五歲就長鬚鬚並開始飲酒放蕩，一直做到他三十歲成年時——從家裏被趕出，因為他不在任何地方修完他的學程，他與朋友交遊，負起債務，連累父親。父親有一次為兒子償還了二百三十盧布的債，另一次償了六百盧布；但他向兒子聲明這是最後一次，假若他不改過，他便將把他趕出家庭，斷絕他的關係。兒子不僅沒有改過，而且又負了一千盧布的債，且竟敢向父親說，他覺得住在這裏是痛苦的。那時伍拉濟米爾、發西利也維支向兒子宣明，他可以丟到他所願去的任何地方，他不再是他的兒子了。從那時起伍拉濟米爾、發西利也維支便做出沒有兒子的樣子，家裏無人敢向他說到他的兒子，而伍拉濟米爾、發西利也維支充分相信他用最好的辦法處理了他的生活。

弗爾夫帶着親善的、有幾分嘲諷的笑容——這是他的態度，是他比大部分人當然優越、這「蠢聽的不自覺的表現」——停止在房中散步，和瑪黑滿道去問了好，看了信。

「請坐吧，並且請你原諒。假如你說可，我就走動着。」他說了把手放在領上衣的口袋裏，磨磨而軟的步子在大而樣式嚴格的書房裏對角地走動着。「很高興和你結識，當然，我

活 後

要做伊凡·米哈洛維支所合意的舉動，他說，吐着香靚的藍色的烟，小心地把雪茄從嘴上拿開，以免落下烟灰。

「我只請求這件案子趕快辦理，因為這樣假如犯人必須到西比利亞去，可以早動身，」
 福黑流道夫說。

「是的，是的，從下城搭最早的輪船，我知道，」弗爾夫帶着謙遜的笑容說，總是預先知道別人要向他說的。「犯人姓什麼？」

「馬斯洛發……」

弗爾夫走到桌前，注視了和其他文件一同放在厚紙夾上的公文。

「哦，哦，馬斯洛發。好的，我來問同事們。我們星期三要辦這件案子。」

「那麼我可以打電話給辯護士嗎？」

「你有辯護士嗎？為什麼要有呢？但是假若你願意為什麼不呢？」

「上訴的理由也許不充分，」福黑流道夫說，「但是我覺得從這個案子上可以看出來，
 這罪是由於誤會。」

「是的，是的，這是可能的，但是大理院不能考慮案子的曲直，」伍拉濟米爾。登勃利也維支看着烟灰嚴厲地說。「大理院只注意法律應用的正確和法律解釋的得當。」

「我發覺這是一件例外的事情。」

「我想知道我知道這事的事由。你願意告訴我嗎？」

「你很少到彼得堡來嗎？」弗爾夫說，那樣的拿着雪茄，以勉勵加烈由他煙灰從袋動搖。弗爾夫老老地把他帶到灰塵那里。他落進去了。這事是母親

「你明瞭這事是多麼確信嗎？」他問，對那個深義的年輕與。獨生子。特別是母親

「他諷刺的說：『這事是這字樣。』」這時彼得堡全體的人所說的關於卡明斯基的話。

「又說到『打鐵』，彼得堡發給美娜作伴夫人，租地對母親的宗教摩謔的熱中，這伍拉爾米爾

「發酸和也織支既未批評也未贊同，但按照他的言正派與。這顯發對於他是不必要的。然後

「他擦擦額頭。」

「他黑流道美符禮告別了。」

「『倘若你方便，就來吃飯。』」弗爾夫說，他用手「再星期來。我給你肯定的答復。」

「時間已過，於是黑流道夫回家，即是，姨母家。」

「『倘若你方便，就來吃飯。』」

「要對付切錢，彼得堡諸美嬌家七點半，氣憤飯，飯是角盤盤擺擺，尚未見過的去法擺出的。」

復活

物放到桌上後，聽差們立刻便走了，吃飯的人拿取自己的食物。男子們不讓女子們作不必要的麻煩，作為強力的性，他們英勇地並負起為女子們與自己拿菜倒酒的繁務。吃完了一道菜之後，伯爵夫人捺了桌上電鈴按扭，於是聽差們無聲地走進來，迅速地收拾碟子，換了食具，帶來下一道菜。菜肴精美，酒亦如是。在明亮的大廚房裏，法國掌廚和兩個白衣助手在做菜。吃飯的有六個人：伯爵及伯爵夫人，他們的兒子，倨傲的衛兵軍官，把肥胖放在桌上，新黑流道夫，女教師法國人，和伯爵的從鄉下來的總管事。

這里的談話是關於決鬥。他們談論到皇上對這件案子的看法，大家知道，皇上很為他的母親傷心，人人很為他的母親傷心。但因為大家知道皇上雖然同情，却不願對維護軍人榮譽的兇手嚴格，所以人人對維護軍人榮譽的兇手寬大。只有自由思想的卡切諾娜·伊發諾芙娜伯爵夫人表示了她對於兇手的批評。

「他們喝醉了酒，殺死好好的年輕人——我無論怎樣不會寬恕的。」她說。

「這個我不了解，」伯爵說。

「我知道，你總是不了解我所說的，」伯爵夫人說過，轉向新黑流道夫。「人人了解，只除了我的丈夫。我說，我可憐那母親，我也不希望他殺了人就很滿意。」

這時，沉默到現在，兒子為兇手辯護，並攻擊自己的母親，很粗野地向她證明，這個軍

官不能不這樣做，不然，軍官們就會判決趕他離國。希黑流道夫聽着，不加入談話，並以其作爲軍官，他了解却不同意青年治爾斯基的理由，同時不禁對比殺人的軍官和他在獄中所見的那美麗的青年囚犯，他因爲在戰鬥中殺死了人而被判了做苦役。兩人都因爲醉酒而成爲殺人犯。那一個，是農民，在憤怒時殺了人，他離開妻子，家庭親戚，繫了枷鎖，剃了頭髮，要去做苦役，這一個坐在拘留所的美麗的房間裏，吃好飲食，喝好酒，寫着書，日內即得釋放，過如舊的生活，只是覺得特別有趣。

他說了他所想的。開始卡切銳娜·伊發諾芙娜同意婉婉，但後來她沉默了，和大家一樣，於是希黑流道夫覺得，他說話是做了一種失禮的事。

晚上，飯後不久，在大舞廳裏開始了聚會，外國來的基塞外特爾要求傳道；廳裏擺了幾排雕花高背椅，作聽講之用，在桌子前面放了一張安樂椅，和一張爲傳道人放了一瓶水的小桌子。

在大門口停了一些華麗的馬車。在陳設富麗的大廳裏坐着穿著絲綢，天鵝絨，花邊衣服，戴假髮，有纏束面頰的身軀的婦女們。在婦女之間雜坐着男子，軍裝的，文官服的，和五個普通的人：兩個僕役，一個店主，一個聽差和一個農夫。

基塞外特爾，結實的灰髮的人，說英語，戴夾鼻眼鏡的年輕的瘦姑娘，正確迅速地翻譯

不行的。

他說到我們的罪過是那麽重大，牠們的處罰是那麽大而不可避免，活着等待這種處罰是不行的。

「親愛的姊妹弟兄們，我們只要想到自己，自己的生活，想到我們所做的事，我們如何生活，如何曾犯了充滿仁愛的上帝，如何使基督受苦，我們便明白了我們沒有饒恕，沒有出路，沒有拯救，我們注定了要滅亡。滅亡是可怕的，永恆的苦惱等待着我們，」他用戰抖的哭泣的聲音說。「怎樣可以得救呢？弟兄們，怎樣可以從這個可怕的火災中得救呢？火災封了屋子，出路是沒有的。」

他沉默了，真的眼淚流在他的腮上。八年來，每次都沒有錯誤，只要他說到他所很滿意的演說的這個地方，他便覺得喉嚨裏發酸，鼻子裏刺激，從眼裏流出眼淚。這些眼淚更感動他。

房裏可以聽到啜泣聲了。卡切銳娜·伊登諾芙娜伯爵夫人坐在鑲花小桌前，用雙手托著頭，她的肥肩膀發抖。車夫驚訝恐懼地看日耳曼人，好像他要用轆桿把他撞倒，而他不及談開。大部分的人坐的姿勢和卡切銳娜·伊登諾芙娜伯爵夫人相同。弗爾夫的女兒，很像父親，着時髦衣服，跪着用手蒙了臉。

演說者忽然放開了臉，在臉上顯出演員表現喜悅時的很像是真正的笑容，並用甜蜜溫柔的聲音開始說：

「拯救是有的。就是這個，輕易的快樂的。這個拯救就是上帝的獨生子爲我們所流的血，他爲了我們而讓自己受苦。他的痛苦，他的血，將拯救我們。弟兄姊妹們，」他又在聲音裏含着眼淚說，「讓我們感謝上帝，他犧牲他的獨生子爲人類贖罪。他的神聖的血……」

聶黑流道夫覺得那樣地異常厭惡，他悄然站起，皺著肩，約制着羞恥的跟聲，蹣跚走出去，回到自己的房裏。

十八

第二天，聶黑流道夫剛剛穿好衣服並準備下樓時，聽差便送給了他莫斯科辯護士的名片。辯護士是爲自己的事來的，並且，假若馬斯洛發的案子即將審理，他便出席大理院的審查會。聶黑流道夫所發的電報和他中途相左了。聽聶黑流道夫說了馬斯洛發的案子何以審理以及大法官是誰，他笑了。

「恰巧是三種大法官，」他說。「弗爾夫是彼得堡的官吏，斯考弗羅特尼考夫——理活的法律家，別——實際的法律家，因此是最有生氣的，」辯護士說。「他最有希望。哦，到

「復 請願委員會有什麼事呢？」

「今天我要去見弗羅必也夫男爵，昨天沒有能夠見到。」

「你知道，爲什麼是弗羅必也夫男爵呢？」辯護士說，感覺到聶黑流道夫說出這個外國稱號與那麼俄國式的姓在一起時的幾分滑稽的音調。「這個稱號是巴夫勒皇帝賜給他的祖父的，他好像是宮內聽差。他用了什麼方法很使他高興。他使他做了男爵，說『不要阻礙我的意思。』於是有了——一個弗羅必也夫男爵。他很驕傲這個稱號。他是一個大騙子。」

「我正要去見他，」聶黑流道夫說。

「哦，好極了，我們一陣去。我用車送你。」

在出門之先，聶黑流道夫在前廳裏遞到聽差送上Mariette（瑪麗葉特）給他的信：

“Pour Vous fair plaisir, j'ai agi tout à fait contre mes principes, et j'ai intercédé auprès de mon mari pour votre protégée, il se trouve que, cette personne peut être relâchée immédiatement. Mon mari a écrit au commandant. Venez donc le rejoindre. Je vous attends, M.”

「爲了使你歡喜，我儘的勉強違反我的原則，我爲了你的健康讓我的丈夫承認。大概這個人雖可釋放，我丈夫喜了信給司令。因此，你我不涉私事地來了。我等着你。M。」

「怎樣？」黑流道夫向辯護士說。「這不可怕嗎？一個女人被他們在單獨監禁中關了七個月，一點罪也沒有，並且只要說一個字，就可以放她。」

「這總是如此的。哦，至少你是得到了你所求的了。」

「是的，但這個成就使我苦惱。現在是，那里應該怎麼辦是好呢？他們爲什麼關她呢？」

「哦，但最好是不要深究這個。那末我送你去，」辯護士說，他們走上了階梯，辯護士所僱用的美麗的馬車駛到階前。「你是看弗羅必必夫伯爵嗎？」

辯護士向車夫說了往何處去，良好的馬迅速把黑流道夫拖到男爵所住的房子那里，男爵在家。在第一個房間裏有一個着制服的青年官吏，頸子極長，喉結突出，步態非常輕；還有兩個婦女。

「你尊姓？」有喉結的青年官吏問，異常輕飄莊嚴地從婦女身邊走近黑流道夫。
黑流道夫道了姓名。

儀

「男爵說到這你，一會兒！」

青年官吏，男爵的副官，走進打開的門，從裏面領出一個帶孝的哭泣的婦人。婦人用瘦手指放下糾糾的面紗以便遮藏眼淚。

「請吧，」青年官吏向聶黑流道夫說，輕步地走到書房門前，把門打開，站在門口。

進到書房，聶黑流道夫看見一個肥壯的，頭髮翦短，着禮服，中等身材的人，他坐在大寫字桌前的安樂椅上，愉快地看着前面。因為白鬚髯與鬚髯之間的紅潤的腮頰面特別顯著的善良的臉對聶黑流道夫露出了親善的笑容。

「我很高興看見你，我和你母親是老朋友。我看到你是小孩，後來又是軍官，哦，坐下吧，你說吧，我有什麼地方可以為你效勞。是的，是的，」他說，當聶黑流道夫向他說到非道茜亞的故事時，他搖動翦短灰髮的頭。「說吧，說吧，我很了解；是的，是的，這真是很動人的。那末，你透過請願書嗎？」

「我準備了請願書，」聶黑流道夫說，把他從口袋裏掏出。「但我想請求你，我希望，他們能特別注意這個案子。」

「你做的很好。我一定要親自去說，」男爵說，全然不相稱地在愉快的臉上表示著同情，「很動人。顯然她是一個小孩子，她的丈夫待她兇狠，這使她嫌惡他，後來過了一些時候，

「他們精變了……是暗，我差說。」

「伊凡·米哈洛維支伯爵說他想請求皇后。」

「黑流道夫還不及說完這話，男爵的面色已變。」

「總之，你把請願書遞到衙門裏，我再做我所能做的。」他向黑流道夫說。

這時青年官吏走進書房，顯然耀示着他的步態。

「那位太太要求再說兩個字。」

「好，你叫吧。啊，a hon chee（我親愛的），我們要看見多少的眼淚，只望能夠全

拭掉就好了！我們要做我們所能做的。」

婦人進來了。

「我忘記了請求你不讓他丟掉他的女兒，不然他對一切……」

「我說過了我要辦的。」

「男爵，爲了上帝，你救救那母親吧。」

她抓住他的手，開始接吻。

「一切都要辦的。」

婦人走出後，黑流道夫也開始告辭了。

復

清

復

「我們要做我們所能做的，我要向司法大臣去說，等他們回答了我們，我們再做我們所能做的。」

活

亞黑流蓬夫走出，去到衙門裏。如同在大理院，他又在華麗的辦公室裏看到華麗的官吏們，清潔，恭敬，從衣服到談話均合禮、明確、嚴格。

「他們好多啊，他們多得可怕，他們養得多麼好，他們的襯衣和手是多麼乾淨，他們的靴子擦得多麼好，這一切是誰做的？不儂比之犯人，而且比之鄉農，他們都是多麼舒服呵！亞黑流蓬夫又不禁思想着。」

十九

389

那關係彼得堡囚犯們命運之改善的人，是一個受了許多勳章而不佩帶但在扣眼裏掛一白十字勳章的、有功績的、年老的將軍，日耳曼籍的男爵，如人們所說，他的年齡超過了智慧。他曾在高加索服務，在那裏他得到這個特別褒獎他的十字勳章，因為那隊在他的指揮之下，有許多彌了髮、着軍服，以步鎗與刺刀作武器的俄國農民，殺死了一千多個衛護自由、房屋、與家庭的人。後來他在波蘭服務，在那裏，他也使俄國農民做了許多不同榜樣的罪惡，也因此得到許多勳章和軍服上許多新的裝飾品；後來又在別的地方服務，而現在，已是衰弱老

人，得到了現在所有的那個給他好房屋、俸給、與尊榮的地位。他嚴格執行上面的規定，並看重這種執行。對於上面的這些規定他覺得特別重要，他認為世界上的一切可以變更，但只是上面的這些規定不然。他的責任乃是把男女政治犯關在地牢與單人獄室裏，並且是這樣地關他們，就是，他們的半數在十年之間死去，一部分發瘋，一部分死于肺病，一部分自殺；一部分的餓斃，有的用玻璃切斷血脈，有的上吊，有的自己燒死。

老將軍知道這一切，這一切都發生在他眼前，但這一切事件不感動他的良心，正似由雷雨、洪水、等等所引起的不幸事件不能感動他的良心。這些事件是因為以皇帝陛下名義執行上面的規定而發生的。這些規定是不可避免要執行，因此想到執行這些規定的後果是完全無用的。老將軍不諱自己想到這些事情，認為，爲了在執行那些他認為是很重要的責任時不顯得軟弱，不想乃是他的軍人的愛國的義務。

老將軍爲了職務上的責任每週一次巡視所有的地牢與單人獄室，並詢問囚犯們有沒有什麼要求。囚犯們向他說出各種要求。他安靜地聽著，不可滲透地沉默著，從來什麼也不辦到，因爲所有的要求都是與規定不合的。

當着黑流道夫來到老將軍的住處時，塔樓上大音樂鐘的響亮的鈴子奏出了「上帝是多麼榮耀」，然後敲了兩聲。聽到鐘聲，黑流道夫不禁想起他在十二月黨的筆記中說到這每

復

活

小時重複的甜美的音樂在終身監禁者的心中如何反應。

在蕭黑流道夫來到他的住所的大門口時，老將軍坐在幽暗的客室的鑲花小桌子前，和一個青年藝術家，他的一個下廚的兄弟，在一張紙上轉動茶托。藝術家的瘦、濕、軟弱的手指放在老將軍的無情、打鐵、關節發硬的手指間，連在一起的手和倒置的茶托在寫了全部字樣的紙上抖動著。茶托要回答將軍所提的問題，魂靈在死後如何互相認識。

當充任聽差的傳令兵之一送蕭黑流道夫的名片進來時，冉·達克（法國女英雄，一四一二年——一三一二年）的靈魂正藉茶托在說話。冉·達克已經一個一個字母地說了幾個字：「將互相認識」，字都寫下來了。當傳令兵進來時，茶托在P上停一下，在O上再停一下，然後又移近S停下來，又開始在各處抖動。牠抖動，因為下一個字母，按照將軍的意見，應該是I，即是，按照他的意見，冉·達克應該說，靈魂只Pode（在）自己清除了一切塵世的東西或什麼類似的東西（以後）才互相認識，因此下一個字母應該是I，而藝術家却以為下一個字母是V，就是她的靈魂說，靈魂將Po svetli（在）遊離的身體所發出的（光亮）裏互相認識。將軍納悶地擰髮灰而密的眉光，凝視着茶托的柄，以為茶托是自己在動，把牠向上面拖。無血色的，稀薄的髮梳在耳後的青年藝術家用無生氣的藍眼睛看著客廳的黑暗角落，

391

十二月黨共想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尼考拉一世即位時以軍事叛變推翻俄國專制政體的圖畫。

神經質地磨著他的嘴唇，把菸捲向V上拖。

將軍因為自己事情被打斷而皺眉，在須臾的靜默之後，接了名片，戴上Pince-nez（本
鼻眼鏡），因為膠屐的酸漬而呻吟，跨起全部的長身軀，捺著發硬的手指。

「請他到書房來。」

「大人，你讓我一個人弄完吧，」站起的藝術家說。「我感覺到靈魂在場。」

「好，你弄完吧，」將軍決定地嚴格地說，用大腳步帶着整決均勻的步態走進書房。

「很高興看見你，」將軍用沙啞的聲音向聶黑流道夫說了親愛的話，向他指示寫字桌邊
的安樂椅。「你來彼得堡好久了？」

聶黑流道夫說來不到不久。

「公爵夫人，你母親，她好嗎？」

「媽媽去世了。」

「請你原諒，我很抱歉。兒子向我說，他遇見了你。」

將軍的兒子做的專和父親的一樣，在軍官學校畢業後即在情報局服務，很驕傲他在那里
所負的任務。他的事務乃是管理偵探們。

「哦，我和你父親一同服務過。我們是朋友，是同事。那末，你在服務嗎？」

「不！不在服務。」

將軍不贊同地低垂了頭。

「我對你有一件請求，將軍。」聶黑流道夫說。

「很——很高興。我能效勞什麼呢？」

「假如我的請求不合時宜，就請你原諒我。但我不得不把牠說出來。」

「是什麼？」

「在你這里關了一個姓顧爾開維支的人。他的母親要求和他見面，或者，至少是能夠送書給他。」

將軍對於聶黑流道夫的請求沒有表示任何滿意或不滿意，但把頭偏向一邊，蹙著眼，好像有所思索。事實上他什麼也沒有思索，甚至對於聶黑流道夫的請求不感興趣，很知道，他將按照法律回答他。他只是在休息精神，什麼也不在想。

「你知道，這是不決定于我的，」休息了一會，他說。「關於見面有皇上批准的法規，那裏面所許可的，是會得許可的。至于書，我們有小圖書室，准許看的，他們可以看看。」

「但他需要科學書，他想研究。」

「不要相信。」將軍沉默了一會。「這不是爲了研究。却只是不安心。」

「但怎麼辦呢？在他們的痛苦情形中他們需要消磨他們的時間，」蘇黑流道夫說。

「他們總是怨訴，」將軍說。「我們知道他們。」

他概括地說到他們，好像說到某種特別不好的人羣。他繼續說，「他們在這里有這樣的方法，是在監獄裏很少能夠碰到的。」

他好像爲自己辯護，開始詳細地敘述囚犯們所能享受到的便利，似乎這個機關的主要目的乃是爲囚犯們佈置舒服的住處。

「從前，確實，是很粗陋，但現在他們關在這里却很好。他們吃三道菜，總有一樣是肉；肉排或者牛排。星期日他們還有第四樣——甜菜。但願上帝讓每個俄國人吃得這樣。」

將軍，如同一切的老入，顯然，一旦說到心頭熟悉的事，便說出一切他重複過許多次的話，證明他們要求的無理與忘却恩典。

「他們看得到宗教的書和舊雜誌。我們有一個書籍正當的圖書館。只是他們很少閱讀。

起初他們似乎感覺興趣，但後來新書都積一半未裁，舊書無人翻。我們還試驗了，」將軍帶復著近似笑容的表情說，「有意地夾進紙片。紙片還是沒有人動。對於他們也不禁止寫字，」

將軍繼續說，「給了他們石板，給了石筆，這樣他們可以寫字消遣了。他們可以擦掉再寫。

他們却也不寫字，他們很快地變得十分安靜了。只是開始他們不安，但後來他們甚至變靜

「變得挺安靜了。」將軍說，沒有懷疑他話中所有的那可憐的意義。

聶黑流道夫聽著他的沙啞的老年聲音，看著發硬的四肢，及底下無光澤的皮膚，這的，剝削的，爲軍服領子所支托著的下垂的頸，和白十字勳章，這是這個人所應得的；特別因爲這是他由于例外地殘忍與大宗的屠殺而獲得的；他知道，向老人回話並說服他言語中的意義是無用的。但他仍然提起精神，問到別的事，問到女囚犯舒斯托發，關於她，他今天聽到消息，已經下令釋放她了。

「舒斯托發？舒斯托發……我記不清全體的名字。他們人數那麼多！」他說，顯然是爲了人數衆多而責備他們。他捺響了鈴子，吩咐喚祕書來。

當他們等候祕書時，他勸誡聶黑流道夫服務，說道，誠實高貴的人，（認爲自己也在這種人之列，）是沙皇……（只是爲了文句的美麗又添上：「是祖國」……）所特別需要的。「我現在老了，但只要精力許可，我還是要服務。」

祕書，消瘦、憔悴，有不安而智慧的眼睛的人，進來報告，說舒斯托發是關在一個奇怪的有堡壘的地方，關於她的公文並未接到。

「在我們接到公文時，我們當天就放她。我們不滯留他們，尤其不看重他們的來訪，」將軍說，又企圖做出那只會使他的老臉變相的，遊戲的笑容。

哥黑流道夫站起來，試圖約制他對這可怕的老人所感覺到的憎惡與憐憫混合情緒的表現。老人則認為他也不該對於自己同事的思想輕浮且顯然迷失道途的兒子過份嚴格，且不能不給教訓勸誡他走開。

「再見，我親愛的，不要見怪我，但我愛你才說的。不要和關在我們這里的人來往。無罪的人是沒有的。這些全都是最不道德的。我們知道他們，」他說，那音調不容有懷疑的可能。

他確不懷疑這話，不是因為這是如此，而是因為，假若這不是如此，他便必須承認自己不是一個應份地過好生活的高貴的英雄，而是會出賣並在老年繼續出賣自己良心的惡徒。

「最好是服務，」他繼續說。「沙皇需要誠實的人……」他添說，「船醫也需要。假若我和所有的人，都像你這樣不服務，怎樣呢？還有誰呢？我們在這里批評制度，自己却不想幫助政府。」

哥黑流道夫深深嘆息，低低鞠躬，握了謙遜地伸給他的瘦而木的手，便從房裏走出。

復

將軍不贊同地搖頭，揉擦着腰，又走進客室，藝術家在那里等待他，已經寫下了再。達克的靈魂所給的回答。將軍戴上 Pince-nez（夾鼻眼鏡），讀道：「將在遊藝場新戲所發出

的亮光裏互相認識。

活 復

「啊，」將軍贊同地說，閉了眼睛。「但是假若大家的光亮是一樣的，你怎樣認呢？」他問，又和藝術家交叉著手指，坐在桌前。

聶黑流道夫的車夫出了大門。

「這里沒有趣啊，大人，」他說，轉向聶黑流道夫。「我不想等你就趕車走了。」

「是的，沒有趣，」聶黑流道夫同意，用全部的胸膛呼吸，並且安心地注視天空裏飄浮的烟色的雲，和聶發河上行駛的木船與輪船所鼓起的明亮的波紋。

二十

第二天馬斯洛發的案子就要審問了。聶黑流道夫去到大理院。辯護士在大理院的莊嚴的大門前遇見他，那里已經停了幾輛馬車。上房二層樓的華麗莊嚴的樓梯時，知道一切路徑的辯護士，向左轉身進了門，門上寫了制定法典的年代。

在第一個長形房間裏脫了大衣，聽守門的說法官們都到了，最後的一個是剛剛到，法那潤，着大禮服，白襯衣，打白領結，帶着快樂的信念走進第二間房。在這間房裏，右邊有大櫥，桌子，左邊是螺旋梯，這時一個穿制服的官員在腋下夾著公文包正從上面下來。房裏一個家長模樣的，有白色長髮的，穿短上衣與灰褲子的老人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在他旁邊有兩

個侍僕異常恭敬地站立着。

白髮老人走進櫥裏隱藏了起來。這時候，法那潤看見一個和他同樣地穿大禮服打白領帶的辯護士，這人立刻和他進入生動的談話中；聶黑流道夫有了看房裏的人。一共是十五個人，其中有兩個婦女，一個是年輕的戴 Phocion（夾鼻眼鏡），一個是灰髮的。今天要審問的案子是關於報紙的誹謗，因此聚集的人羣比尋常多——大部份是新聞界的。

庭了，紅臉、美麗的人，著華麗的制服，手拿公文，走到法那潤面前，問他是做什麼的，知道了他是爲馬斯洛發案子的，寫下了什麼，就走開了。這時櫥門打開了，家長模樣的人從裏面走出來，但已不穿短上衣，而是穿了鑲扁縫的，在胸口有明亮金屬板的衣服，使他好像一隻鳥雀。

這種可笑的服裝顯然令老人自己不舒服，他趕快地，比他尋常走路更快地，走出與入口相對的門。

「這是別，最可尊敬的人，」法那潤向聶黑流道夫說，把他介紹給了他的領事，說到目前即將審問的在他看來是很有趣的案子。

審案即將開始，聶黑流道夫和聽衆向左走進審判室。法那潤和所有的人都走到櫥子後邊的聽衆席坐下。只有彼得堡的辯護士走到櫥子前面的台子旁。

復 活

大理院的審判室比地方法院的法庭小，佈置更簡單，差別乃是法官前面的桌上鋪的不是綠布，而是鑲金扁織的大紅天鵝絨，主持正義之處一向所有的表徵是相同的：正義之鏡；聖像，虛偽之表象；皇帝的畫像，卑賤之表象。

庭丁同樣嚴肅地宣布：「開庭了。」同樣地大家站起，同樣地着制服的法官們走進來，同樣地坐在高背椅上，同樣地把肘肘支在桌上，試圖顯出自然的樣子，一如在地方法院的法庭上。

法官是四個人。首席法官尼基丁，剃得乾乾淨淨的，有窄臉與鋼眼的人；弗羅夫，有莊嚴地緊合的唇和白色小手，他用手翻着狀紙的葉；斯考弗羅特尼考夫，肥胖、沉重，麻面的人；博學的法律家；第四個，別，就是那個家長模樣的人，他最後來到。

隨法官一同來的有書記長，和檢察長——中等身材、瘦、面色很黑、眼睛憂鬱而黑、剃得乾乾淨淨的青年。聶黑流道夫，雖然有六年沒有看見他，而他穿了奇怪的制服，却立即認出他是從前學生時代最好的朋友之一。

「檢察長是塞列寧嗎？」他問辯護士。

「是的。什麼？」

「我很知道他，他是很漂亮的人。」

「並且是好檢察長，能幹。現在應該請求他，」法那灣說。

「他在任何情況下是本着良心做事的，」聶黑流道夫說，想起自己和塞列寧的密切關係與友誼以及他的可愛的特質——純潔，誠實，真正的正派。

「但此刻來不及了，」法那灣低聲，諦聽已開始的案情報告。

開審的案子是對上訴院判決——不更變地方法院的判決——的上訴。

聶黑流道夫開始聽，並試圖了解他面前發生的事情的意義，但正如在地方法院裏一樣，了解上的主要困難，乃是所說的不是要點，而完全是枝葉。案子是關於報紙上的文章，他揭露了股份公司的一個董事的欺騙。似乎要點只是股份公司的董事是否欺騙他的信託人，若是如此，便要他不再欺騙他們。但所說的不是關於這個。所說的只是關於編輯按照法律是否有權發表這種批評文章，以及他發表了這種文章，是犯什麼罪——誹謗抑是中傷，以及如何誹謗包括中傷，或是中傷包括誹謗，還有普通人所不容易懂的關於某一總務部的各項條款與決定的事。

復

活

聶黑流道夫所懂的唯一的事乃是，雖然弗爾夫昨天報告情形時那樣嚴密地感銘他，說大理院不能考查案子的本質，在這個案子裏，顯然是偏袒地贊成上訴院判決的撤消，而塞列寧完全與他的特有的約制相反，意外熱烈地表示自己反對的意見。一向約制的塞列寧的、令

黑流道夫驚異的激烈，乃是因為他知道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一個在金錢上不純潔的人，且隨時，偶然地知道，弗爾夫幾乎在審案的前夜還參與了這個訴訟人的盛宴。

現在，當弗爾夫雖然很小心地却顯然片面地報告麥哲時，塞列寧發火了，對於這帶案子太神經質地表現了他的意見。他的話，顯然，侮辱了弗爾夫：他臉紅，肌肉抽動，作沉默驚訝姿勢，帶著很尊嚴的，被冒犯的樣子，和別的法官一同退席到討論室。

「你是爲什麼案子的？」庭丁在法官剛退席時又問法那潤。

「我已經向你說了，是爲馬斯洛發的案子，」法那潤說。

「哦是了。案子今天要審的。但……」

「但什麼呢？」辯護士問。

「你請看吧，這個案子不當訴訟關係人的面就要決定，所以法官們在宣布判決之後，不會出來了。但我要去報告……」

「這是真的嗎？」

「我去報告，我去報告。」於是庭丁在紙上記下了什麼。

法官們總還是想核算了辯護案的判決之後，却不出討論室，在吃茶抽煙時，結其餘的案子，馬斯洛發的案子也在內。

法官們剛剛坐到討論室的桌前，弗爾夫即開始復生動陳述原有判決應否廢止的理由。

首席法官，一向是惡意的人，這天是特別心情惡劣。在審案時聽着報告，他便已經確定了自己的意見，現在，坐在这里，不聽弗爾夫說話，浸沉在自己的惡念中。他的惡想乃是回憶他昨天在回憶錄中所寫的一件事——他早已願望獲得的那個重要地位沒有派給他却派給了維利亞諾夫。首席法官尼基丁是十分誠懇地相信，關於在他服務期間他所發生關係的那幾萬兩級官員們的意見，要構成很重要的歷史材料。昨天他寫了一章，嚴格地責難最高兩級的若干官員，因為，照他說，他們妨礙了他拯救俄國於滅亡，這滅亡是現在的統治者引俄國所走進的，——而事實上只是因為他們妨礙了他比現在得到更多的薪俸。他現在想到對於後代的人這個情況將如何獲得全新的看法。

「是的，不成問題，」他說：回答弗爾夫向他所說的話，却沒有聽。

別仍舊帶着憂倦面色聽弗爾夫說，在面前的紙上畫著花冠。別是最純鍊的自由主義者。他神聖地重視第六十年間的傳統，假若他的行動越出嚴格的中，那也只是在自由主義的方面。因此，在目前情形中，除了爲辯護而上訴的股份公司董事是壞人而外，別主張不受理上

復 辯，這因為控訴新聞記者誹謗是言論自由的權利。

活 當弗爾夫完結了自己的報告時，別，沒有畫完花冠，憂悶地——他要問因為他必須證明這樣的明白的真理——用柔和愉快的聲音，扼要、簡單、而確信地證明了上訴的無理由，然後垂下白髮的頭，繼續畫花冠。

斯考弗羅特尼考夫，坐在弗爾夫對面，不停地用肥手指把鬚髯與鬚鬚向嘴裏理着，當別剛剛停止說話時，立即停止了嚼鬚鬚，用高而摩擦的聲音說，雖然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一個惡徒，但假若有法律根據，他還是主張對於判決作上訴，可是因為這樣的根據是沒有的，所以他贊同伊凡·塞妙諾維支·別的意見，他說，高興着他對於弗爾夫的掣肘。

首席法官同意了斯考弗羅特尼考夫的意見，於是這案子被決定地駁回了。

弗爾夫不滿意，特別是因為他似乎當場被人發覺了作不誠實的偏袒，於是裝出漠不關心的樣子，打開了應報告的馬斯洛發案子的文件，並一心地閱讀。法官們這時接響了鈴子，吩咐送茶，談到這時和卡明斯基決鬥案一同令全彼得堡注意的事件。

這是某部長官的案子，他被當場發覺了犯第九九五條的罪。

「多麼卑鄙呵，」別厭惡地說。

「這裏有什麼罪惡呢？我們可以從我們的文檔裏給你看一個有罪惡的計劃，他不能

「這不能當作犯罪，而且男人與男人之間結婚是可憐的，」斯考弗羅特尼考夫說，隨後她
「用勁吸着靠近手掌兩指之間的繃烟捲，然後大聲地哈哈笑。

「但這是不可能的！」別說。

「我來告訴你，」斯考弗羅特尼考夫說，舉出了這書的完全名稱，甚至出版年月與地點。
「聽說，他奉委在西比利亞的什麼城做省長了，」尼基丁說。

「好極了。主教要帶十字架迎接他了。應該有一個同樣的主教。我要向他推荐一個，」
斯考弗羅特尼考夫說，把烟頭子放入灰皿，盡量把鬚髯與鬚鬚向嘴裏放，並開始嚼。

這時候進房的庭丁報告了辯護士與霜黑流道夫要旁聽馬斯洛發案的審問。

「這件案子，」弗爾夫說，「這是全然戀愛的故事，」並且說了他所知道的霜黑流道夫
與馬斯洛發的關係。

談了一會兒這事情，吸了香煙，喝完了茶，法官們走進審判室，宣布了前案的判決，並
開審馬斯洛發的案子。

弗爾夫用細朗的聲音很詳細地報告了馬斯洛發的上訴，並且又並……稿租，而顯然願
望撤消判決。

「你有什麼要加的嗎？」首席法官向法那潤說。

復

活

法那潤站起，突出白而寬的胸膛，異常動人而精確地證明法院有六點違背了法律的精神意義，此外，他還簡短地說到這個案子的是非曲直，和判決的對人的不平。法那潤的簡短而有力量，乃是爲了他強求而道歉，就是法官們有透澈了解與法律知識，所見而所懂的勝過他，而他做這個，祇是因爲他所承擔的責任要求他如此。

在法那潤的演說之後，似乎不能夠絲毫懷疑大法院要撤消法庭的判決了。說完了話，法那潤勝利地笑着。看著自己的辯護士的笑容，亞黑流道夫相信案子是勝利了。但望見了法官們，他看到只有法那潤一個人笑着得勝。法官們和檢察長不笑也不得勝，他們的神態好像是很疲倦的人說：「我們聽過許多你們同類的人，但什麼結果也沒有。」他們顯然是只在辯護士說完話而不再無用地耽擱他們的時候才覺得高興。在辯護士說完之後首席法官立即轉向檢察長。塞列寧簡短地然而明白地精確地表示主張不更變原案，認爲要求撤消的理由不充分。然後法官們站起，去作會商。在討論案裏意見分歧了。弗爾夫贊成撤消判決；別，明白了事實真象，也熱烈地贊成撤銷判決，生動地向同事們講述法庭的情況與陪審官的誤會，好像他十分確然地明白；尼基丁，和尋常一樣地主張嚴格與形式，是意見相反。這案子完全決定於斯考弗羅特尼考夫的意見。而他的意見是在拒絕的方面，主要地因爲亞黑流道夫要在道德立場上娶這個女子的決心是他所極不滿意的。

斯考弗羅特尼考夫是唯物主義者與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一切抽象的道德表現，甚至更壞的，宗教表現，不僅是可以輕視的愚蠢，而且對於他自己也是侮辱。關於這個娼妓的全部麻煩，和這里爲她辯護的著名辯護士及聶黑流道夫本人在大理院的劇場，是他所極爲憎惡的。於是他把鬍鬚向嘴裏塞着，做着面相，很自然地裝作他關於這個案子什麼也不知道，只知道上訴理由不充份，因此同意首席法官不撤消判決。

上訴被否決了。

二十二

「可怕！」聶黑流道夫說，和收拾公文袋的辯護士走進客廳。「在最明顯的案件中，他們拘泥形式，加以拒絕。可怕！」

「案子在法庭上弄糟了，」辯護士說。

「塞列寧也主張拒絕。可怕，可怕！」聶黑流道夫繼續重複着。「現在怎麼辦呢？」

「我們向皇上請願。當你自己在這里的時候，你自己遞上去。我替你寫。」

這時矮小的弗爾夫，着制服，佩星章，進了客室，走到聶黑流道夫的面前。

「怎辦呢，親愛的公爵。沒有充份的理由，」他說，聳動窄肩，閉着眼睛，看到他廳去的

復
地方。

塞列寧在弗爾夫之後走出來，他聽法官們說他的老友聶黑流道夫在這里。

「呵，沒有料到在這里遇見你，」他說，走近聶黑流道夫，用嘴唇笑着，同時他的眼睛依然是愛鬱的。「我不知道你是在彼得堡。」

「我不知道你是檢察長……」

「候補，」塞列寧改正。「你怎麼到大理院來了？」他問，憂悵地沉鬱地看着友人。「我聽說你在彼得堡。但你怎麼樣到這里來了？」

「我到這里來因為我希望找得正義並且拯救一個無辜地被處罰的女子。」

「什麼女子？」

「就是剛才決定的案子。」

「哦，馬斯洛發的案子，」塞列寧說，想了起來。這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上訴。

「問題不在上訴，乃是這個女子無罪而受處罰。」

塞列寧嘆氣。

「很可能，但……」

「不是可能，乃是確實……」

「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我是陪審官。我知道我們錯在哪里。」

塞列寧思索了一下。

「應該會再討論，」他說。

「我聽明白了。」

「應該在記錄裏寫下來的。假若這是在上訴狀裏……」

塞列寧一向忙碌，很少到交際場，顯然關於聶黑流道夫的戀愛故事什麼也未聽到；聶黑流道夫注意到這點，決定了不要向他說到自己和馬斯洛發的關係。

「是的，但現在明明是判決錯誤，」他說。

「大理院法官沒有權利講這話。假若大理院根據自己對於判決是否公正的看法而要撤消法院的判決，則陪審官的定罪便失去一切意義，更不用說大理院要失去一切支持點，而且立刻會冒險破壞正義而不是維持正義了，」塞列寧說，想起了剛才審判的案子。

「我只知道一點，就是這個女子是完全無罪的，而且把她從不該受的處罰中拯救出來的

最後希望也失去了。最高級的法院肯定了全然的不法。」

「牠沒有肯定，因為大理院沒有且不能做這個案子的檢查工作，」塞列寧說，蹙着眼睛

「你當然住在姨母家了。」他流說，顯然是希望更換話題。「我昨天晚上聽她說你在這里。伯爵夫人邀我和你一同去參加一個外國傳教士的集會。」塞列寧說，用嘴脣笑着。

「是的，我去過了，但覺得討厭，我走開了。」聶黑流道夫憤慨地說，不滿意塞列寧把談話轉到別的事上。

「哦，為什麼覺得討厭呢？總之這是宗教情緒的表現，雖然是片面的，教派的。」塞列寧說。

「這是一種奇異的愚蠢，」聶黑流道夫說。

「哦，不是的。奇怪的地方只是我們對於我們教會的道理知道得那麼少，以致把我們的基本的教理看作新的發現，」塞列寧說，似乎急于要回答老友表示自己新的新見解。

聶黑流道夫驚異地注意地觀看塞列寧。塞列寧沒有垂眼，眼裏不僅表現了發悞，而且還有惡意。

「那末，你相信教會的道理嗎？」聶黑流道夫說。

「當然，我相信，」塞列寧回答，對面地無生氣地看着聶黑流道夫的眼睛。

「奇怪，」他說。

「好了，我們以後再談吧，」塞列寧說。他轉向恭敬地走到他身邊，庭丁說，「我來了。」他嘆着氣，添說，「我們一定要見面的。可是找得到你嗎？在七點鐘吃飯的時候，總可以找到我。那皆示金斯卡亞街，」他說了號數。「光陰像流水一般呵，」他說，走開着，又只用嘴唇笑着。

「若是來得及，我就去，」茹黑流道夫說，覺得他所曾經愛過的親近的人，塞列寧，由于簡短的談話，忽然變成了生疏、遙遠、不可解的，即使不是仇視的。

二十三

當茹黑流道夫認識塞列寧還是學生的時候，他是一個好兒子，可靠的朋友，並且按照他的年齡，已是受了良好教育的社會上的人物，有大智慧，總是優雅、美麗，且同時是異常公正，誠實。他讀書極好，沒有特別用功，也沒有絲毫炫耀，因為論文而獲得過金獎章。

他不僅是在口頭上而且是在行為上把為人服務當作他的青年生活的目標。這種服務他認為在行政服務之外沒有別的形式，因此，他剛剛修畢學業時，便系統地研究了，他可能貢獻學生精力的一切活動，並且認定了他在編訂法律的司法部的第二處是會最爲有用，於是到了這里服務。但，雖然是精確地正確地執行了他應盡的一切任務，在這種服務裏他却未能滿足

做一個有用的人這要求，也不能喚起內心的這種意識，就是他在做應做的事。

這種不滿，因為和很狹窄的空虛的常頭上司的衝突，更為增強，於是他離開第二處而進了大理院。在大理院他覺得稍好，但那同樣的不滿意的情緒仍然追隨他。

他不斷地覺得那全然不是他所期待的，不是應該的那樣。在他于大理院服務期間，他的親戚爲他忙得御前侍從的任命，於是他不得不穿綉花制服着白麻布胸帷，坐馬車，爲了獲得僕從的職務而去感謝各樣的人。無論他如何努力，他總不能夠找到這種職務的合理說明。於是他較之在服務時更加覺得這是『不對的，』而同時，一方面，他不能夠拒絕這個任命，以免觸怒那些相信這個任命給了他巨大滿足的人，另一方面，這個任命奉承了他本性中低級的部分，於是，當他在鏡中看見自己穿金綉花制服並受到這個任命所引起的、一些人對他的尊敬時，他覺得滿意了。

他在婚姻方面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從世俗的眼光上看來，別人爲他辦妥了輝煌的婚事。他結婚，主要地也是因爲假若拒絕，他便是侮辱了願結這件婚事的女子以及辦理這件婚事的人，並傷他們的情感，並且因爲娶年輕、貌美而名貴的女子是奉承他的自尊心並給他滿意。但婚事很快地便顯得較『服務與朝廷職務是更加』不對的。』

養了第一個孩子之後，夫人不願再養小孩了，並開始過着奢華的社交生活，不管他願不

願，是必得參與的。

她並不特別美麗，她對他忠實，並且似乎雖然這生活危害她丈夫的生活，她自己除了異常的活動與疲倦，從這種生活裏什麼也獲得不到，——她仍舊熱心地過這種生活，他的改變這種生活的一切努力，在她的信念上，好像左右牆上碰得粉碎，她的信念——這是必要的！——得到她所有的親戚朋友的支持。

小孩是一個有金色長髮的、光腿的女孩，和父親是全然沒有關係的，主要地因為她完全不是照他所希望的那樣地教養的。夫妻之間發生了通常的誤會，甚至不願彼此了解，以及靜默的，不出聲的，瞞住外人的，因為禮節而緩和的鬥爭，使他覺得家庭生活是很苦惱。因此家庭生活，較之服務與朝廷官職，顯得更加是「不對的。」

而最「不對的」乃是他的對於宗教的態度。和他的團體中他那時候所有的人一樣，他不用絲毫精力，即由于他的智慧的發展，而擺脫了那些宗教迷信的羈絆（他是在這種迷信中長成的），自己却不知道他是何時自由的。他是嚴肅而誠實的人，在少年時，做學生時，與蕭黑流道夫相交密切時，沒有隱瞞他這種從國教迷信中的解放。但由於年歲增長，在職位上的晉陞，尤其是這時候攻擊社會的保守主義的反動，這種精神的自由開始妨礙他了。除了家庭關係，特別是他父親死時的安靈彌撒，除了他母親希望他齋戒，以及一部分是社會輿論要求如

此，——在職務上也必須不斷地出席祈禱，供奉，謝祭式，及類似的祈禱：很少有一天不和某種外表的宗教形式發生關係，而避免這些形式是不可能的。在出席這類儀式時，他必在二者之中選擇一項：或是裝作相信他並不相信的東西（他有正直的資格，不能夠這麼做的），或是，承認這一切外在形式是虛假，而這樣地去處理自己的生活，就是不必參與他認為是虛偽的事情。但是要做這個似乎這麼不重要的事，還須有許多麻煩：除了必須和一切親近的人發生不斷的衝突，還必須改變他整個的地位，放棄職務，並犧牲那種為他人的利益，這利益他以為是現在他在職務上所貢獻的，並希望將來貢獻的更多。爲了要做這個，人們必須堅決地相信自己的正當。他是堅決地相信自己的正當，正如同在我們這時代任何有教養的人，知道一點歷史，知道一般的宗教的起源和教會的基督教的起源與崩潰，便不能不相信健全思想的正當。他不能不知道他否認教會理論的正確，是正當的。

但在生活環境的壓迫之下，他，正直的人，容許了微小的虛偽，就是，他向自己說，爲了確認不合理的事是不合理的，必須先行研究這種不合理的事。這是微小的虛偽，但總比他引入了他現在所陷入的大虛偽。

——還未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正教是否合乎真理？他是在正教裏出生並受教養的，他四周的人都要求他承認他，若不承認則他即不能繼續他的對人們有用的活動，——他已先有了

決定。因此，爲了明白這個問題，他不研究佛爾泰（一六九四——一七七八，法國哲學家，堯華家——譯）。叔本華（一七八八——一八六〇，德國哲學家——譯）。斯賓塞、孔德（一七九八——一八五七，法國哲學家——譯），却閱讀黑格爾（一七七〇——一八三一，德國哲學家——譯）的書籍與 Viret（微索），好米亞考夫的宗教著作，並且自然地在這些著作中找得了他所需要的東西；類似安心和那種宗教理論的辯明——這種宗教理論是他曾學習領受的，是他的理性所久已不承認的，但沒有這個，則他的全部生活即充滿着不快，而承認了這個，所有的這些不快便得立刻掃除。

于是他爲自己採用了那些通常的詭辯，就是，個人的智慧不能夠了解真理，真理只啓示給成羣的人，了解真理的唯一途徑是啓示，啓示是由教會保存着，云云；並且從那時候起，他便能夠不感覺到所作的虛偽；安心地參與公共彌撒，安靈彌撒，祈禱，能夠齋戒，在聖像前畫十字，能夠繼續祈禱的活動，這使他感覺到他所做的好事，並在不快樂的家庭生活中得到安慰。他覺得他有信仰，但同時，他用全部的身心，感覺到他的這種信仰，較之別的東西，更是全然「不對的。」

因此他的眼睛總是愛悞的。因此，看見了在他還沒有養成這些虛偽的時候便已認識的復活黑流道夫，他想起了他那時候的自己；特別是在他匆忙地向他提及自己宗教見解之後，他被

之任何時候更加覺得這一切是「不對的。」於是他覺得痛苦而憂悵。聶黑流道夫在看見老友

時的最初快樂情緒之後也感覺到了這個。

結

因此他們兩人，雖然互相許諾了再見，却沒有尋找相見的機會，因此在聶黑流道夫在獲得優的這個期間他們沒有再見面。

二十四

出了大理院，聶黑流道夫和辯護士一同在街道上走着。辯護士吩咐了他的車子跟隨着他，開始向聶黑流道夫說出法官們所說到的某部首長的故事，說到如何他到當場捕獲，如何他沒有受到按照法律他應受的流刑，却被任命爲西比利亞的一個省長，說完了全部故事和權勢全部醜惡，他更特別高興地說到如何幾個高位的人偷去了一筆錢，這錢是爲了今天早晨他們纏過的那個尚未完成的紀念碑而收集的，又說到某某的婦孺在證券交易所賺得了數百萬，以及某某出售而某某購買了他的妻子。辯護士又開始說到一件新的關於騙詐的故事，和政府官員們各種犯罪，他們不坐在牢裏，却坐在各衙門的長官座位上。這些故事的讀本似乎是屬不完的，牠們給了辯護士巨大的快樂，極明顯地表示他、辯護士、所用的爲自己賺錢的方法，比之彼得堡的高官們爲了同樣目的而採用的那些方法，是全然正當而無過的。因此，當聶

黑流道夫沒有聽完他的關於高官們犯罪的最後的故事，便和他告別，上了馬車，從河岸樹園回家時，精疲力竭得被結異。

黑流道夫是很愁悶。他愁悶，主要地是爲大理院的否決確證了無罪的屬斯密發所受的無意識痛苦，因爲這個否決使得他要把自己的命運和她連在一起這對不變的決定變得更加困難。這愁悶因爲辯護士那麼高興地所談到的那些關於勢盛的罪惡的、可怕的故奉爾加強，此外，他還不斷地想起會是可愛，坦白，高貴的塞列寧的不善，冷淡，而可憎的國光。他常常痛哭無流道夫回到家時，守門的帶着幾分輕蔑遞給他一個短筒，如守門的所說，是一個婦人在書房裏寫的。這是舒新托發的母親的短筒。她寫着，她感謝她女兒的恩人與救主，並請他懇求他到登西利萊夫斯基街第五弄某號房子裏去看她們。她寫着，爲了章姬。葉英華莫美娜這是極爲必要的。他用不着怕她們用感謝的語氣煩他：她們將不說到感謝的話，將只是高興看見他。假如可能，明天早上她來不來呢？

第一短筒是黑流道夫的老同事侍從武官保加退來夫給他的，黑流道夫曾經要求他爲宗教派教徒們親自把請願書遞呈皇上。保加退來夫用粗大堅決的筆蹟寫着，他要把請願書親自交到皇上的手裏，如同他所許諾的，但他想起來，黑流道夫事先去看那能夠決定這個案子的入並央求他，是否更好一點。

復

活

在最近幾天彼得堡所獲得的印象之後，聶黑流道夫對於要做成什麼事情是完全失望了。他在莫斯科所擬定的計劃好像青年幻想之類的東西，對於這些幻想人們邊現實生活時不可避免地要感到失望。但此刻，在彼得堡，他認為執行他所要做的一切乃是他的責任，並且決定了，次日到了保加退來夫那里之後，即執行他的勸告，去看那能夠決定這個宗派教徒家子的人。

他從公文夾裏取出宗派教徒的請願書，閱讀一遍，這時卡切銳娜·伊登諾芙娜伯爵夫人聽差敲了門走進來，請他上樓去吃茶。

聶黑流道夫聽他立刻動身，於是把文件放進了公文夾，去到姨母那里。上樓的時候，他從窗子裏向街上看，看見了Mariette（瑪麗萊特）的一對栗色馬，他忽然意外地覺得高興，並想笑。

Mariette 戴着帽子，穿着不是黑色的却是淺的雜色的衣服，手拿茶杯坐在伯爵夫人安樂椅的旁邊，談着什麼，閃爍着美麗含笑的眼睛。當聶黑流道夫進房時，Mariette 剛剛說了什麼如此可笑的話，並且可笑而失禮！聶黑流道夫從笑聲的性質上看出了這個——好心的有鬍鬚的卡切銳娜·伊登諾芙娜震動着整個肥胖的身子，笑得伸不直腰，而Mariette 帶着特有的 *MischisVors*（惡作劇的）表情，側着微笑的嘴，把熱力的、愉快的臉蛋向一邊

，嬌羞地看著她的對護者。

聶黑流道夫從幾個字上明白了她們是在談當時彼得堡的第二件新聞，談到新任西比穆亞某省長的插曲，Marta就是在這方面說了如此可笑的語，以致伯爵夫人好久都不能夠馴自己。

「你教我笑死了，」她咳着說。

聶黑流道夫問了好，坐到她們旁邊。他剛剛想要批評Marta的輕浮，她，注意到他臉上嚴肅的甚至不滿意的表情，爲了使他高興，——她一見他時便想這麼做，——立即改變了不懂她的面部表情，而且還有她的全部心情。她頓然變得嚴肅，不滿意自己的生活，並且尋覓者什麼，力求者什麼，這不是她裝假，而是她確實採取了和聶黑流道夫這時所有的完全同樣的心情。雖然她怎樣也不能夠用言語表達這心情是如何的。

她問他，他怎樣辦完了他的事情。他說出了在大理院的失敗和他同塞列甯的相遇。

「啊！多麼純潔的人呵！這正是 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沒有畏懼沒有責難的騎士）！純潔的人！」兩位太太說出了塞列甯在社會上爲人所共知的通常的綽號。

「他的妻子是怎樣的？」聶黑流道夫問。

「她嗎？呵，我不想批評。但她不了解他。難道他也贊成拒絕嗎？」她帶着厭惡的同情

「這是可怕的。我爲她多麼憐惜呵！」她添說，嘆了口氣。

他皺眉，想更變話題，開始說到舒斯托發，她是囚在堡壘裏並因爲她的幹旋而被釋放的。他感謝了她在丈夫面前的設法，並想說出，這想起來是多麼可怕，就是，這個婦人和她的全家受苦，只因爲沒有任何人向當局提起他們，但她沒有讓他說完，她表示了她自己憤慨。

「不要向我說了，」她說。「丈夫剛向我說了 she 可以釋放，我就發生了這種思想。假如她是無罪的，爲什麼要監禁她？」她說出了聶黑流道夫所想說的。「這是令人憤慨的！令人憤慨的！」

卡切銳娜·伊發諾芙娜看到 Mariette 向她的姨姪獻媚，這令她高興。

「你知道嗎？」在他們無言時，她說，「明天晚上到 Aline（阿林）家去，基塞外特爾要在那那里的。」她轉向 Mariette 說，「你也去。」

「Il vous a remarqué（他注意了你），」她向姨姪說。當他向我說，你所說的每一句，——我向他說了，——這一切是好的徵兆，你一定會走到基督的面前。你一定要來喇。」

Mariette，你勸他來。你自己也來。」

「伯爵夫人，第一點，我沒有任何權利勸孟公爵，」瑪麗葉特說，看著聶黑流道夫，藉這個目光表示在他們倆對于伯爵夫人的話，及大體上對於傳布福音的態度上有了全然的同意。

「第二點，我並不很歡喜，你知道……」

「但你總是相反地做一切的事，只按照你自己的意思。」

「怎麼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我信仰，正如同最簡單的村婦那樣，」她笑著說。「第三點——她繼續說，「我明天要到法國戲院去……」

「啊！你看過那個——哦，她叫什麼？」卡切銳娜·伊發諾芙娜伯爵夫人問聶黑流道夫

瑪麗葉特說出了著名法國女伶的名字。

「你一定要去，——她好極了。」

「Ma tante（我的姨媽），先看誰呢，女伶還是傳教士？」聶黑流道夫說，笑著。

「請你不要說俏皮話了。」

「我看是傳教士居先，法國女伶在後，不然，對於傳道的趣味要全部失去了，」聶黑流道夫說。

「不，頂好是先對法國戲院，後行懺悔新齋，」瑪麗葉特說。

「哦，你不該嘲笑我。傳教士是傳教士，戲院是戲院。要自己得救，完全不用悲感哭泣。應該信仰，然後就快樂了。」

「*ma tante*（我的姨媽），你說說比任何傳教士都好。」

「你要知道，」瑪麗葉特思索片刻，說，「你明天要到我包廂裏來。」

「我怕我不能夠……」

聽差報告客到，打斷了談話。客人是慈善會的秘書，伯爵夫人是這個會的會長。

「哦，他是最沒有趣味的人。我頂好是在那邊接見他吧。過後再到你們這裏來。Mati-
otto（瑪麗葉特），你給茶他喝吧！」伯爵夫人說，用迅速的不穩健的步子走進客廳。

瑪麗葉特脫下手套，露出有力的很平的手，無名指上戴了戒指。

「要茶嗎？」她說，拿着酒精燈上的銀茶壺，小手指奇怪地伸着。

她的臉變得嚴肅而愁悶。

「有些人的意見我很看重，他們嘲笑我現在所處的地位，想到這個，我總是覺得非常非常痛苦。」

說最後的話時，她似乎準備哭了。雖然這些話假若分析起來或者沒有任何意義或者只有很不確定的意義，對子孫黑流道夫却似乎是異常深奧、誠懇、善意的；伴隨着這個年輕、美麗、衣服良好的婦人的言語的，明亮眼睛的神色，是那麽吸引了他的注意。

孫黑流道夫無言地注視她，不能夠使眼睛離開她的臉。

「你以為我不了解你和你心中所發生的一切。可是你所做的事，大家都知道。C'est le secret de Polichinelle. (這是公開的祕密)。我樂意你這些事，我贊成你。」

「真的，沒有可以樂意的，我做的是那麼少。」

「這都是一樣。我了解你的情感並且了解她——哦，好了，好了，我不再說到這個了。看到他臉上的不滿意，她打斷了自己。「但是我還了解，你看見了監獄裏所發生的一切痛苦，一切恐怖，」瑪麗葉特說，只願望一件事——吸引他，用她的婦女的本能猜測着他覺得是重要而高貴的一切，「你便想幫助受苦的人，受苦的人因為人們的漠不關心與殘忍而是那麽情形可怕，可怕……我了解，人能夠爲了這價而犧牲性命，我也可以犧牲性命。但每個人有自己的命運……」

「那末，你是不滿意自己的命運嗎？」

「我嗎？」她問，似乎表示詫異這樣的問題也能夠問出來。「我應該是滿意的——並且是滿意的。但是有一個可憐虫醒了……」

「他不該再睡了！應該信仰這個聲音，」瑪黑諾道夫說，完全墮入她的圈套了。

後來有許多次瑪黑諾道夫慚愧地想起他和她的全套談話，想起她的並非虛偽而是仿效他的真語，和她粉臉——當他向她說到監獄的恐怖及他在鄉村的印象時，她在臉上帶着同情的

注意聽着。

當伯爵夫人回轉時，他們談得不僅僅老友而且像唯一無二的朋友，他們在不了解他們的入羣當中單獨地互相了解。

他們說到權力的不正當，不幸者的痛苦，人民的貧困，但是實際上，他們的眼睛在話中互相注視着，不停地問：「你能夠愛我嗎？」並且回答：「我能夠！」於是替詞感覺，以最意外的美麗的形式，使他們互相吸引。

臨走時，她向他說，她永遠準備爲他去做她所能做的事，並要求他次日晚間一定到戲院裏去看她，即使是一分鐘，她需要，同他說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的，什麼時候我能夠再看見你呢！」嘆了口氣，她添說，於是小心地在有戒指的手上戴上了手套。「你說你來吧。」

聶黑流道夫許諾了。

這天晚上，當聶黑流道夫獨自在房裏，熄了燈，躺在床上時，他好久不能睡着。想到馬斯洛窩，大理院的判決，想到他決定無論怎樣要去伴隨她，土地所有權的放棄，——他忽然，好像是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想見了瑪麗葉特的臉，和在她說「什麼時候我能再看見你呢？」時她的嘆息，她的目光，她的笑容是那樣清晰，好像是他真看見了她，他自己也笑了。

「我要到西比利亞去，我做得好嗎？我放棄自己的財產，我做得好嗎？」他問自己。

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在這個明亮的彼得堡的夜裏，是不確定的，夜色可以從未進嚴寒的密爐裏看見。在他的頭腦裏一切都混亂了。他回憶了從前的心情，回憶了從前的思想路線，但這些思想已沒有了從前的勸誘力。

「我忽然想出了這一切，我不能夠和這一切活下去；我後悔我的行為好，」他向自己說。他不能回答這些問題，他感覺到他人未感覺過的那種憂愁與失望的情緒。他不能解明這些問題，他墮了甯沉的睡眠，這是他從前在賭牌大輸之後才睡的。

二十五

蕭黑流道夫次日早晨醒轉時的第一個感覺便是他昨天做了某種醜惡的事。

他開始回憶：醜惡的事不會有，壞的行為不會有，但惡劣的思想是有的，就是，他覺得他現在的一切企圖——娶卡邱莎和土地分給農民——是不可實現的幻想，這一切他不能忍受。這一切是人為的，不自然的，他應該活得像過去活得那樣。

壞行為不會有，但有遠比壞行為還壞的事，有過產生一切壞行為的惡劣思想，壞行為可以重複，可以悔悟，壞思想却產生一切壞行為。

壞行為只替別的壞行為塗平道路；壞思想却不可約制地在這條道路上吸引入。

早上在自己的想像中重複了昨晚的思想，聶黑流道夫詫異他能夠有一分鐘領悟他們。無論他企圖去做何事是多麼新奇而困難，他知道這是他現在唯一可能的生活，無論回到從前的生活是多麼習慣而容易，他知道這是死亡。昨晚的誘惑現在他覺得好像是一個人醒醒時的情形，他雖然不想再睡，却要在床上躺着舒服一下，儘管是他知道已是應該起來去做等待着他的重要快樂事情的時候。

這天，他在彼得堡的最後一天，他早晨去到發面利葉夫斯基街去看舒斯托發。

舒斯托發的住處是在第二層。聶黑流道夫依照守門人的指示，進了後邊的門徑，順着筆直險陡的樓梯，對直地走進了有強烈食品氣味的熱廚房。捲了袖子，着了帷裙，戴了眼鏡的胖婦人站在灶爐邊，攪着冒氣的柄鍋裏的東西。

「你要找誰？」她嚴厲地說，從眼鏡上邊看進來的人。

聶黑流道夫還不及說出自己姓名，婦人的臉上已有了驚訝與喜悅的表情。

「呵，公爵！」婦人叫着，在帷裙上擦着手。「但你為什麼從後門進來呢？你是我們的恩人！我是她的媽。他們把我的小女快要弄死了。你是我們的恩人，」她說，抓住聶黑流道夫的手，試圖吻他。「昨天我去看你的。畫的妹妹特地要我去的。她在這里。這邊，這邊，

「讓你跟我來！」舒斯托發母親說，領着黑流道夫走過門與暗走廊，一路整理着摺疊的衣服和頭髮。「我的妹妹叫老爾尼洛發，你一定聽說過的，」她低聲添說，在門前停住。「她捲入政治事件裏了。她是極聰明的婦人。」

打開了走廊上的門，舒斯托發母親領着黑流道夫進了小房間，房裏桌前的小沙發上坐着一個低矮、肥胖、着條子花棉布短上衣的姑娘，鬆曲的美髮纏在她的圍而很白的，像她母親的臉上。

在她對面，坐着一個穿俄國綉花領子的襯衣，有黑鬚鬚與鬚毛的青年，他在安樂椅上鬆着腰。他們倆顯然是那專心在談話上，直到黑流道夫進門之後，才轉頭看。

「莉蒂亞，黑流道夫公爵，本人呵……」

蒼白的姑娘神經質地跳起來，理着從耳後簾出的髮辮，恐怖地用大而灰的眼睛瞪視進來的人。

「你就是韋……葉茨萊莫茨娜所要求營救的那個危險的女子嗎？」黑流道夫說，笑着，把手伸出。

「是的，我就是，」莉蒂亞說，笑着善良的兒童般的笑容，嘴裏露出一排美麗的牙齒。

「是鏡鏡很想看見你。鏡鏡！」她用愉快低柔的聲音對着門說。

「章嫩，葉芙萊莫美娜爲你的監禁很苦惱，」聶黑流道夫說。
 「坐在這裏吧，或者這裏好一點，」莉蒂亞說，指著破碎的軟安樂椅，就是青年剛剛站起空出的。

「我的表兄——薩哈羅夫，」她說，已注意到聶黑流道夫的目光看那青年。

青年，和莉蒂亞同樣好心地笑著，和客人問了好，當聶黑流道夫坐下時，他自己從窗下端了一張椅子，坐到他旁邊。從另一道門裏走進來一個頭髮更美的十六歲的中學生，無言地坐在窗簾上。

「章嫩，葉芙萊莫美娜是姨姨的好朋友，我却幾乎是不認識她，」莉蒂亞說。

這時從隣室走進來一個着白上衣、繫皮腰帶、有很愉快聰明面孔的婦人。

「你好哇，謝謝你來了，」她開言，立即和莉蒂亞併排坐在沙發上。「哦，章嫩怎麼樣

！你看見了她嗎？她是怎樣忍受她那情況呢？」

「她不訴怨，」聶黑流道夫說，「她說她的心情是神聖莊嚴的。」

「哦，章嫩，我知道她，」姨姨說，笑着搖頭。「我們應該認識她。她是極好的人。一

切爲別人，沒有東西爲她自己。」

「是的，她不爲自己希望任何東西，只望念你的姪女。令她苦惱的，主要的乃是，像她

所說的「國為你的煙女無故被捕。」

「確是如此，」姨姨說，「這是可怕的事情！確實她是爲我受痛苦。」

「但一點也不是，姨姨！」莉蒂亞說。「就是沒有你我也要拿那些文件的。」

「讓我更加認識你罷，」姨姨繼續說。她轉向亞黑流道夫說，「你看吧，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就是有一個人求我暫時保管他的文件，但我沒有住所，便帶給了她。但這天夜裏她的住處被搜查，他們把文件和她一同帶走了；把她一直關到現在，要求她說出家裏她是從誰那裏拿來的。」

「我卻沒有說，」莉蒂亞迅速地說，神經質地抹動並未麻煩她的髮辮。

「但我並未說你說了，」姨姨回答。

「假若他們抓去了米其那，那斷不是因爲我了，」莉蒂亞說，臉紅，不安地環顧四周。

「你不要說到這個了，莉道支卡，」母親說。

「爲什麼？我要說，」莉蒂亞說，包不笑，却臉紅，並且不是理髮着而是把髮辮繞在指上，環顧着。

「要記着昨天你開始說到這事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一點也不……不要管我，媽媽。我沒有說，我只是不作聲。當他向我兩次提問到姨姨

和米其那的時候，我什麼也沒有說，我向他說明我什麼也不會回答。那時，這個……彼得羅夫……」

「彼得羅夫是偵探，憲兵，大羅徒，」姨姨插言，向聶黑流道夫說明她侄女的話。

「那時他，」莉蒂亞繼續說，興奮着，急遽着，開始勸導。他說：「你向我說的一切，不會傷害任何人，却相反……假使你說了，你就會使無罪的人釋放，我們也許是空使他情愛苦了。」哦，我仍然說了我不說。那時他聽；「噫，好肥，你什麼也不說，但是不要否認我所要說的。於是他開始提名，提到米其那。」

「你不要說了，」姨姨說。

「呵，姨姨，不要阻擋我……」她不停掉長頭髮給子，環顧着。「現在，你設想一下，第二天我知道——他們被騙通知我——米其那被搶了。哦，我想，是我出賣了他。這事是那樣苦惱我，那樣苦惱我，我幾乎發瘋了。」

「我們知道完全不是因為你他才被捕，」姨姨說。

「他是並不知道。我想是我出賣了他。我從這邊牆牆走到那邊牆，我走，我不能夠不想。我想：我出賣了他。我勸下來，蓋上被，睡覺，聽到——有誰在我耳朵旁邊低語：出賣了，出賣了米其那，米其那被出賣了。我知道，這是幻覺，但我不能夠不聽。我想睡——不能

得！我不想想——也不能夠。這是可怕的！」莉蒂亞說，更加更加興奮起來，在沙發上翻騰着，又放開，環顧着。

「莉蓮支卡，你安靜點吧，」母親重覆着，摸她的肩。

但莉蓮支卡不能夠停止自己。

「這更可怕……」她又開始說，但沒有說完，就發洩了，從沙發上跳起，碰倒安樂椅，跑出了房。

母親跟她走去。

「校死混蛋們！」坐在窗台上的中學生說。

「你說什麼？」母親問。

「沒有什麼……我不過……」中學生回答，拿了放在桌上的煙捲，開始吸煙。

二十六

復

活

「是的，對於青年們，單獨監禁是可怕的，」姨姨說，搖着頭，也吸着煙捲。

「我以爲，對於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森黑流道夫說。

「不是，不是對於所有的人，」姨姨回答。「對於真正的革命者，我聽說，這是休息。」

靜養。違法的人總是在驚慌與物質缺乏中，在爲自己爲別人的恐懼中，最後被捕了，一切都完結了，一切的責任都卸除了：坐下來休息。我聽說，他們被捕時，確實覺得歡喜。對於年輕的無罪的——他們總是先逮捕無罪的，像蕭道支卡——對於他們，第一個打擊是可怕的。這不是你被剝奪了自由，受到野蠻的待遇，吃惡劣的飲食，聞惡劣的空氣，總之，一切的艱難——這一切都算不了什麼。假若不是因爲在初次被捕時所受的那種這種上的打擊，即使是有三倍的艱難，也可以輕易地忍受。」

「難道你曾經經歷過嗎？」

「我嗎？我坐過兩次牢，」她嬉嬉說，笑着變得愉快的笑容。一當我第一次被捕時——我是無故被捕的，——她繼續說，「我是二十二歲，我有了一個孩子，並且懷着孕。雖然那時自由的被奪，和丈夫小孩的分離，令我覺得痛苦，但這一切，比之在我明白我不復是人而是物件時所感覺到的，都算不上什麼了。我想和我的小女孩告別——他們却要我走，並且坐上車去。我問，他倆帶我到那裏去，——他們回答說，我到了地方就知道了。我問，我被控了什麼罪，——他們不回答我。在我被審問之後，他倆脫下我的衣裳，教我穿上有號數的囚衣，把我帶到鐵頂的下面，打開了門，把我推進去，上了鎖，走開了，只留下一個帶槍的守衛的兵，出無言地交關着，有時從門縫裏窺看，——我覺得非常痛苦。我記得，那時候最

使我感動的是一個憲兵軍官在審問我的時候讓我受煙。因此，他知道人們多麼喜歡吸煙，因此，他也知道人們多麼喜歡自由、光明，知道母親們是多喜歡小孩，小孩多麼喜歡母親。那麼他們為什麼殘忍地使我離開我所貴重的一切，把我監禁開來像一隻野獸呢？這是不能夠忍受了。而無惡果爾，假使有人相信上帝與人類，相信人們彼此相愛，在這事以後就不再相信這個了。我從那時以後就不再相信人類，而且變得憤慨了，」她說完，笑了一下。

從莉蒂亞出去的那道門裏走進來她的母親，說莉蒂亞卡是很惱亂，不能夠來了。

「爲了什麼她的生命要毀壞呢？」姨姨說。「我覺得特別痛苦，因爲我是無心的原因。」

「上帝讓她在鄉下復原吧，」母親說，「我們要把她送給父親。」

「但若不是你，她便完全毀滅了，」姨姨說。「謝謝你。我想看見你，因爲想求你轉信給韋娜。葉芙萊莫芙娜，」她說，從口袋裏掏出了信。「信沒有封，你可以看一遍，把他撕掉，或者轉交，你的信念會使你覺得那樣是好，」她說。「信裏沒有連累的話。」

莉蒂亞道夫接了信，答應了轉交，站起身，告別後，就走上街。

信他沒有看就封了起來，決定按址轉交。

它請我下任才他請我夫其意而無能為力。時每其請我而的徽黃中由承這其徽黃，其意
 從蘇黑流道夫其意而無能為力。時每其請我而的徽黃中由承這其徽黃，其意
 由過去在陸軍裏的同事，自從武官加退來支是遷臺上。早晨他來到保加退來支家，發現他
 雖然要出門了，却還在家裏用早餐。保加退來支是不高的、結實的人，裏賦了稀有的精力！
 眼他能夠曲蹄鐵，他善良、正直、坦白、甚至是思想自由的。雖然是有這些美質，他却是一
 個接近朝廷的人，愛沙皇與皇室，生活在這種高等社會裏，他能夠由於某種奇異的方法，只
 看到其中的好處，不參與任何惡劣的、不誠實的事。他從不批評任何人和任何政策，却或是
 無言，或是用勇敢、響亮的聲音，幾乎是叫着，說出他所要說的，往往同時笑着同樣響亮的
 笑聲。他這麼做，不是由于手段，而因為這是他的性格。
 「哦，好極了，你來了。要不要吃點早飯呢！坐下來吧。牛排好極了。我總是開頭吃點
 滋美的東西，並且吃完。哈，哈，哈。哈，喝點酒吧，」他大聲說，指示盛紅葡萄酒的瓶子
 。「我想到你了。請願要我遞上的。親自交到手裏——一定的，只是我聽着，你先去拿一
 看托波羅夫，是不是更好一點。」

看黑流道夫其意而無能為力。時每其請我而的徽黃中由承這其徽黃，其意

「你解決了。無論怎樣是要問到他的。也許他自己會令你滿意。」

「假若你勸告，我就去。」

「好極了。哦，彼得堡令你覺得如何呢？」保加退來支大聲說，「你說吧，啊？」

「我覺得我被催眠了，」聶黑流道夫說。

「你被催眠了嗎？」保加退來支複述，大聲發笑。「不吃一點嗎？隨你的意吧。」他用

餐巾拭了鬍鬚。「那麼你去嗎？啊？假若他不依，你就交給我，我明天遞，」他大聲說，在

桌前站起，自己劃了大十字，顯然是和他拭鬍鬚同樣不自覺地，然後他掛上佩刀。

「現在再會了；我一定要去了。」

「我們一陣出去吧，」聶黑流道夫說，高興地握了保加退來支的有力、寬大的手，並且

，與尋常一樣，他帶着某種健康、無意識的、新鮮的東西所給的愉快印象，和他在階梯上分

別了。

雖然他不期望從他的拜訪上獲得任何好結果，聶黑流道夫仍舊遵照保加退來支的勸告，

去看托波羅夫，看那能決定宗派教義的人。

托波羅夫所負的職責，按照他的使命，含有內部的矛盾，這只有愚笨的失去道德感的人

才能看不見。托波羅夫具有這兩種消極的性質。包括在他所負的職責中的矛盾是這個，就是

活 復

他的職責上的使命乃是支持並用外在方法（不包括暴力）去保衛教會，按照他自己的定義，教會是上帝自己建立的，是不能夠被地獄的門戶或任何種人類勢力所動搖的。這個神聖的、不能爲任何東西所動搖的、上帝的機關，要受到人類機關——神聖的宗教會議——與保衛，而這就是在托波羅夫和他的官吏們所支持的。托波羅夫沒有看到這個矛盾；或者不願看見牠，因此他很嚴重地罪惡，是否有什麼羅馬教的僧侶、牧師、或宗派教徒來毀壞地獄的門戶所不能克的教會。托波羅夫，好像一切失去了基本宗教意識——承認人類平等與博愛——的人們，十分相信人民是和他自己全然不相同的，有的東西是人民十分必須的，沒有這個他也能過得很好。他自己在心靈深處不相信任何東西，並且覺得這種情形是很適合的愉快的，但怕人民也達到同樣的情形，並如他所說的，認爲拯救人民離開這個乃是他的神聖的責任。

正如同一本烹飪書裏所說的，螃蟹願意他們被人活活地煮死，他也充分地相信，却不是比喻地，如烹飪書中所表示的，而是直率地，——想並且說，人民願意是迷信的。

他對於他所支持的宗教是這麼看法，好像養雞的人看他的用來喂雞的腐肉，腐肉是很可厭的，但雞却歡喜牠，吃牠，因此應該用腐肉喂雞。

當然，這一切的依比利亞的、卡桑的、奧斯摩楞斯克的一聖母——像的崇拜——是很粗陋的偶像崇拜，但人民愛牠，信仰牠，因此，這些迷信應該保存。托波羅夫這麼想，沒有考慮

光明人與愛好迷信，只是因爲一尚存，並且現在還有那樣的，他門到光明的啓迪，沒有把他們的光明用在應該用到的地方，去幫助要從黑暗無知中奮鬥出來人民，而只用來使人民堅留在黑暗中。

當聶黑流道夫進他的客室時，托波羅夫正在書房裏和一個修道尼院的女主持、活潑的真族女子在談話，她在西部的被強迫信仰正教的聯合教徒中宣傳並支持正教。

一個奉特別委派在客室值班的官吏向聶黑流道夫問到他的案子，知道了聶黑流道夫是要把宗派教徒的請願書遞呈皇上，問他可否給他看看請願書。聶黑流道夫給了他請願書，官吏帶着請願書進了書房。戴頭巾、被飄動的面紗、拖着黑曳裾的女主持出了書房，走到大門口，她折疊着指甲清潔的白手，手裏拿着黃玉念珠。聶黑流道夫還沒有破請進房。托波羅夫看着請願書，搖着頭。請着明白有力地寫成的請願書，他不愉快地覺得驚訝。

「假若這落在皇上的手裏，這會引起不愉快的問題和誤會的，」讀完了請願書，他想然後他把請願書放到桌上，按響鈴子，吩咐聶黑流道夫。

他想起了這些宗派教徒的案子，他已有過他們的請願書。這案子是，脫離正教的基督教徒們曾受訓戒，後來又被送交審判，但法庭釋放了他們。後來主教和督長決定了根據他們婚姻的不合法而把丈夫、妻子、小孩流放到不同的地方。現在這些丈夫和妻子們要求真

復帝放他們分散。托波羅夫想起了這個案子初次到他手裏時的情形。那時他曾猶豫，是否要極力結束。但他又以爲，把這些系派教徒的家人放逐到不同的地方——這種處置的批准不會有任何損害；聽他們留在自己的地方，則對於其他的居民會許有不良的影響——使他們脫離正教。

此外這又表示主教的熱心，因此他讓這個案子按照原來的方向發展着。現在有了聶黑流道夫這樣的辯護人，他在彼得堡有連繫，這個案子會提到皇上面前，成爲一種殘忍的事，或者落到外國報紙上，因此他立即採取了意外的決定。

「你好，」他帶着很忙碌的人的神情說，站起來迎接聶黑流道夫，立刻談到正事。

「我知道這個案子。我一看到名字，就想起了這個不幸的案子，」他說，把請願書拿到手裏給聶黑流道夫看。「我很感謝你提醒我這件事。這是地方當局過份熱心。」

聶黑流道夫無言，帶着不好的情緒看着白臉上不動的假面。

「我要下令取消這種辦法，讓這些人安居在家。」

「那末，我可以用不着這個請願書了，」聶黑流道夫說。

「當然，我向你保證這個，」他說，特別加重「我」字，顯然十分相信他的誠實和他的話是最好的保證。「但最好是馬上就寫吧。勞駕坐一下。」

他走到桌前，開始寫。聶黑流道夫沒有坐下，向下看着那個窄長的禿頭頂和有粗犬齒版

的迅速地搖着筆的手，並詫異這個驟然冷淡無情的人爲什麼要做他所做的事，且那麼關心地爲人做這事。爲什麼？……

「好了，」托波羅夫說，封着信封，「把這告訴你的委託人吧，」他皺起嘴唇成了笑容。

「爲什麼這些人受痛苦呢？」聶黑流道夫說，接着信封。

托波羅夫抬起頭笑着，好像聶黑流道夫的問題使他滿意。

「這個我不能同你說。我只能向你說，被我們所保護的人民的利益，是那麽重要，對於宗教問題的過份熱心，並不像現在流行的對於這些問題的淡漠，那麽可怕有害。」

「但怎樣地在宗教名義下破壞了善德的第一個要求——分離家庭呢？」

托波羅夫仍舊得意地笑着，顯然覺得聶黑流道夫所說的是可愛的。無論聶黑流道夫說的是什麼，托波羅夫，在他認爲是廣闊的行政見地的高處，總認爲是可愛的，片面的。

「從私人的觀點上看，這是可以這麼說的，」他說，「從行政的觀點上看，這又有些不同了。不過，我要說再會了，」托波羅夫說，俯着頭，伸出手。

聶黑流道夫握了手，無言地匆匆走出，懊悔着他搥了那隻手。

「人民的利益，」他重複托波羅夫的語，「只是你的，你的利益，」走出時，他想。

平復

以活

他匆匆地想到那些被復與正義、維持宗教、教育人民的各機關的活動所涉及的人們，雖因售私酒而被罰的婦人，因偷竊而受罰的少年，因漂泊而受罰的漂泊者，因為縱火的縱火犯，因為舞擊的銀行家，和那個只因為可以從她護得所需要的消息而受罰的不幸的赫蒂亞，因為違反正教而受罰的宗派教徒，因為要求憲法而受罰的顧爾開維支，——聶黑流道夫異常清楚地想像到，這些人被逮捕、監禁、或流放，全不是因為這些人被壞了正義，或作了不法之事，而只是因為他們妨礙了官吏與富人們獲有他們從人民那里搜聚的財產。妨礙這個的，有售酒而無執照的婦人，在城市遊蕩的竊賊，藏宣言的赫蒂亞，除破迷信的宗派教徒，要求憲法的顧爾開維支。因此，聶黑流道夫十分明白地覺得所有的這官吏，從他姨母的丈夫、大法官們、托波羅夫，到所有的那些下級的、純潔的、端正的、坐在各部辦公桌前的先生們，一點也不煩心到無罪的人們在受痛苦，而只關心到如何去除一切危險的人。

因此是不僅不遵守這個原則——爲了不處罰一個無罪的，寧可饒恕十個有罪的，且相反，好像要切開腐爛的必須去下一點完好的，——爲了去除一個真正危險的，甯願處罰十個不危險的。

關於所發生的一切的這種解釋，對於聶黑流道夫是很簡單而明白的，但正是這種簡單與明白使聶黑流道夫在承認他時發生動搖。這是不可能的，這種複雜的現象會有這麼簡單可憐

飾極精至，這是在不能做。一切國王正議、善德、法律、宗教、上帝、等等的話，僅僅是詞，並
遮掩着最粗暴的貪婪與殘忍。

二十八

「黑流道夫要在這晚上離開彼得堡，但他應許了瑪麗葉特到戲院去看他。雖然他知道這是不應該做的，他卻仍然去了，在自己心裏至曲着，認為他有守信的義務。」

「我能夠對抗這些誘惑嗎？」他不完全誠懇地想着。「我要試察最後的一次了。」

穿了禮服，他在不朽的“Dame aux camelias”（茶花女）的第二幕來到戲院，這時，外國女伶用新方法表示肺病婦女是怎樣死。

戲院裏人滿了。黑流道夫開到瑪麗葉特的包廂，他們立即恭敬地向他指示了她的樓下包廂。

一個穿制服的聽差站在走廊上，像對子相識的人，對他鞠躬，為他開了門。

假

對面一排包廂裏坐的和站在後邊的人，附近的人，坐在正廳裏的灰髮、半灰髮、禿髮、

頂

光頂、漆油的、髮髮的人，——所有的觀眾都注意地注視着穿花邊綉衣的、動作着、用不自

然的聲音說着獨白的、瘦瘦兒骨的女伶。

獲

半

包廂裏有瑪麗葉特，一個着紅外套、髮裝華麗的，不相識的太太；兩個男子：一個是將軍

活

，瑪麗葉特的丈夫，美麗高大的人，有莊嚴的不可猜測的臉與鷹鼻，和着軍服的、掛銀鑲的、花布條帶的高胸飾，另一個是美髮的禿頂的人，在兩條莊嚴的鬚髯之間有剃刮乾淨的下頰。

瑪麗葉特，優美、細瘦、典雅，低領的衣服露出頸旁斜着下來胸肌緊緊的雙肩，在肩頸相連處有一個黑痣，她立刻轉過頭看，用扇子向聶黑流道夫指示着她身後的椅子，如他所感覺的，歡迎地感謝地向他很有含意地笑着。

她的丈夫，和他做一切事情時一樣，安靜地看了看聶黑流道夫，並點了頭。從他的姿態上，從他與妻子所交換的目光裏，可以立即看出來他是一個美麗妻子的勸新清議與往人。

獨白完畢時，戲院裏轟炸着掌聲。瑪麗葉特站起來，捧着繚繚的綢衣擺，走到包廂的後邊，介紹她的丈夫和聶黑流道夫。

將軍不停地用眼睛笑着，說了他很高興，又安靜地不可猜測地沉默着。

「我今答應該走的，但我應許了你，」聶黑流道夫轉向瑪麗葉特說。

「假若你不想看戲，就看看下母驚的女伶，」瑪麗葉特說，回答他話中的含意。「她在台上場裏好極了，是不是？」她轉向丈夫問。

丈夫點頭。

「這個不能感動我，」蕭黑流道夫說。「我今天看了許多真正的不幸，就是……」

「坐下來談吧。」

丈夫聽着，更加更加諷刺地用眼睛笑着。

「我去看了那個被釋放的被監禁很久的婦人；她的身體是十分虧損了。」

「這就是我向你說到的那個婦人，」瑪麗葉特向丈夫說。

「是的，我很高興；她能夠被釋放了，」他安靜地說，點着頭，如蕭黑流道夫所感覺的

，在鬍鬚下邊完全諷刺地笑着了。「我去吃煙了。」

蕭黑流道夫坐着等候瑪麗葉特向他說出她要向他說的什麼，但她却什麼也未向他說，甚至不想要說，却飄飄着，說到她以為應當特別感動蕭黑流道夫的戲劇。

蕭黑流道夫看出來她什麼也不需要向他說，只需要向他展示她的晚粧的美麗和肩頭與痣，他同時覺得又愉快又可憎。

復

在這一切東西之上的美麗外罩，現在對於蕭黑流道夫還沒有去除，但他看到在外罩的下面是什麼。看着瑪麗葉特時，他愛慕她，但他知道她是說謊者，她和其他以千百人的眼淚與生命為事業的丈夫住在一起，她對於這一切全不關心，而她昨天所說的是虛偽的，而她所願

復活的——他不知道爲什麼；他自己也不知道——乃是使他愛她。這對於他又是吸引的又是可憐的。他幾度準備走開，拿了帽子，又留下來。但最後當丈夫衣襟裏裹帶着烟氣圍到了包廂，得意地輕蔑地看那黑流道夫，好像不認識他，——那黑流道夫不待門關上，便走上走廊，找了大衣，走出戲院。

當他順着聶夫斯基街回家時，他不禁注意到前面一個矮小的、身材很好看的、刺激越盛的嬌人，她安靜地走在寬大的瀝青道路上，在她的臉上和全部身體上可以看出她意識到自已醜惡的權力。所有迎面的或趕上她的人都看她。那黑流道夫走得比她快，也不禁看了她的臉。臉也許是數擦過的，是漂亮的，這婦人向那黑流道夫笑，對他瞬眼睛。奇怪的事，那黑流道夫立刻想起了瑪麗葉特，因爲他感覺到他在戲院裏所感覺的同樣的吸引與厭憎的情緒。連忙地越過了牠，那黑流道夫對自己憤慨着，轉到莫爾斯卡中街，走上堤岸，令警察詫異地，開始在那里來回徘徊。

「在戲院裏的那一個，當我進去的時候，也同樣地向我笑，」他想，「在那個和這個笑容之中，意義是一樣的。唯一的差別乃是這一個簡單坦白地說：『你需要我——帶我去。不需要我——走過去。』那一個却裝作她想不到這個，但懷着某種高尚優美的情緒而生活，——然而根本上是一樣的。這一個至少是誠實的，那一個却說謊。此外，這一個是被窮困引天

這種情況，那一個却是遊戲，由那種動人的可怕的憤怒娛樂自己。這個街頭婦女發覺典的滴瀝的水，是出舊給渴感強於雜惡的人的；那一個在戲院裏的是毒藥，牠不覺地毒害牠所觸到的一切。

哥黑流道夫想起了他和貴族代表的妻子的關係，羞恥的回憶在他心中流過。

「人心中的獸性是可惡的，」他想，「但在牠是本來面目時，你從你精神生活的高處去看牠醜陋的，無論是你墮落掉，或抵抗，你還是從前的你；但當這種獸性藏在假想裏的，藉的表皮之下並要求對他崇敬，那時，你崇拜獸性，完全陷入獸性中，不復分期善惡。那時候，這是可怕的！」

哥黑流道夫現在同樣清楚地看這個，正如他清楚地看見宮殿，哨兵，要塞，河，船，匯券交易。

好像在這個北方夏夜裏地面上沒有安慰的，給予休息的黑層，只有隱約，朦朧，不自覺的，不知來源的光，同樣地在哥黑流道夫心中不再有給予休息的無知之黑暗。

復
活
而這一切的光彩與華麗遮掩了舊的，大家習慣的，不覺來破壞罰大，而且是在嚴的，嚴以判斷！
能看出的一切美所掩飾的罪惡。
出不見於一切美所掩飾的罪惡。
出不見於一切美所掩飾的罪惡。
出不見於一切美所掩飾的罪惡。
出不見於一切美所掩飾的罪惡。

便

聶黑流道夫想忘記這個，不看到這個，但他已不能夠不看到這個。雖然他看不見那對他的顯示這一切的光的來源，正如他看不見彼得堡上面的光的來源，雖然這光對於他似乎是隱約、朦朧、不自然的，他却不能不看見在這個光下所顯現的東西，他同時覺得又喜悅又不安。

二十九

到了莫斯科，聶黑流道夫的第一件事是到監獄醫院去向瑪斯洛發說明不幸的消息，說大理院認定了法院的判決，並且應該準備到西比利亞去了。

對於辯護士爲他做的、他現在帶到獄中給瑪斯洛發簽字的、向皇帝的請願書，他懷着極少的希望。但說來奇怪，他現在也不想成功。他心中準備到了西比利亞去，在流刑犯與囚人之間過生活，他難以設想，假若瑪斯洛發被釋放了，則他將如何處置自己的生活和她。他想起了美國著名家托洛（一八一五—一八六二譯）的話，在美國有奴隸制度的時候，他說過，在認爲奴隸制度合法並加以保護的國家，唯一適合正直的人的地方是監獄。聶黑流道夫的完全相同，特別是他到過彼得堡看到過那里的一切之後。

「是的，現在在俄國適合正直人的唯一的地方是監獄！」他想。當他乘車到監獄進入

門牆時，他甚至親自經驗到了這個。

病院的守門人，認識聶黑流道夫，立刻向他說，瑪斯洛發已經不在他們那里了。

「她在哪裏呢？」

「又到牢裏去了。」

「爲什麼被調走了？」聶黑流道夫問。

「夫人，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呵，」守門人說，輕蔑地笑着，「她和助理員調情，醫務長送她回去了。」

聶黑流道夫一點也沒有想到瑪斯洛發同她的心情是和俄那麼密切有關。這個消息令他茫然。他感覺到人們聽到意外重大不幸時所感覺到的情緒。他覺得很痛苦。他聽到這個消息時所感覺的第一個情緒是羞恥。他，帶着關於她頗有所改變的心情的愉快意象，覺得自己是可笑的。她的一切關于不願接受他的犧牲的話，她的責備和眼淚，——這一切，他覺得，只是希望儘量利用他的墮落婦女的手腕。他現在覺得在上次見面時他曾看見她現在暴露出來的那種不可矯正的徵兆。當他本能地戴上帽子走出病院時，這一切在他的頭腦一閃而過。

「但現在怎麼辦呢？」他問自己。「我對她還有義務嗎？她這種行爲現在沒有令我自由活嗎？」他問自己。

但當他剛剛對自己提出這些問題時，他立刻明白，若是他認爲自己是自由的並拋棄她，則他並不是如他所願望的懲罰她，而是懲罰自己，於是他覺得可怕。

「不，所發生的事並不能改變——却只能加強我的決心。讓她做那從她心懷中流露出來的事情吧，假若是和助理員調情，就讓她和助理員調情——這是她的事……我的事乃是做我的良心所要求我做的，」他向自己說。「我的良心要求我犧牲自由，爲了贖我的罪過。我要娶她的決心，卽是形式的婚姻，我要跟她去到她被流放的地方，——這是不變的。」聶黑流道夫帶着激憤的頑固向自己說，走出病院，用堅決的步伐走向監獄的大門。

走到大門前，他要求值班的典獄去通報監獄長說他要見瑪斯洛發。值班的典獄認識聶黑流道夫，如同對於相識的人，對他說了監獄中重要的新聞：監獄長上尉免職了，另一個嚴格
的官長來接替了。

「現在嚴格了，可怕，」典獄說。「他在這裏，馬上就去通報。」

確實，監獄長是在監獄裏，立刻便出來見聶黑流道夫。新監獄長是高大骨瘦的人，額上有高聳的額骨，憂鬱，行動很遲緩。

「在規定的日子准許在會客室見面，」他說，不看聶黑流道夫。

「但我需要在上皇帝的請願書上簽字。」

「你可以給我。」

「我需要親自見她。從前總是准許我的。」

「從前是這樣的，」監獄長說，偷偷地看聶黑流道夫。

「我有省長的許可，」聶黑流道夫堅持，掏着手冊。

「讓我看，」監獄長說，依舊沒有看他的眼睛，由食指上帶着金指環的長、瘦、而白的手指接了聶黑流道夫遞出的文件，慢慢地閱讀。「請進辦公室吧！」他說。

這一次辦公室裏沒有任何人。監獄長坐到桌前，分理着放在桌上的公文，顯然是要親自去監視會談。當聶黑流道夫問到他可否署政治犯保高杜好芙斯卡雅，監獄長簡短地回答他說這是不可能的。

「和政治犯見面是不可以的，」他說，又專心注意于看公文。

在口袋帶着給保高杜好芙斯卡雅的信，聶黑流道夫覺得自己好像一個要犯罪的人，這個人的計畫却被發覺被破壞。

當瑪斯洛發走進辦公室時，監獄長抬起頭，不看瑪斯洛發，也不看聶黑流道夫，說了：「可以談了！」又繼續處理自己的文件。

瑪斯洛發又如舊地穿白上衣，裙子，繫頭巾。走近聶黑流道夫並看見他的冷淡憤怒的面

孔時，她臉色緋紅，用手揉着上衣的邊，垂下眼睛。

她的窘迫向聶黑流道夫證實了病院守門人的話。

聶黑流道夫想要如同上一次那樣對待她，但他不能夠如他所想地伸手。現在覺得她身

那麼可憎的。

「我帶了不好的消息給你，」他用平滑的聲音說，不看她也不握手，「大狸院裏拒絕了。」

「我知道要如此的，」她用奇怪的聲音說，好像她在喘氣。

從前聶黑流道夫會問她，爲什麼她說她知道是要如此的；現在他只看着她。她的眼睛裏充滿了淚。

但這不僅未使他軟化，且相反，更使他對她憤怒。

監獄長站起來，開始在房中來回走動。

雖然是有現在聶黑流道夫對瑪斯洛發所感覺的厭惡，他仍舊認爲應該向他表示他對於大理院的拒絕的遺憾。

「你不要失望，」他說，「上皇帝的請願書可以成功的，我希望……」

「但我對於這個並不……」她說，用含糊而斜視的雙眸可憐地看著他。

「那爲什麼呢？」

「你到病院裏去過，他們一定向你說到……」

「有什麼關係呢，那是你的事，」磊黑流道夫皺眉，冷淡地說。

已平靜的、殘忍的、被侮辱的驕傲心，在她剛剛提到病院時，又重新有力地發生了。「他是上等人，上等社會的任何姑娘認爲嫁給他是幸福，他要自己做這個婦人的丈夫，而她不能等待，和助理員調情，」他想，仇恨地看她。

「你答這個請願書吧，」他說，從口袋裏掏出大信封，放在桌上。她用頭巾的角擦去眼淚，問在何處寫，寫什麼。

他指示了她往何處寫，於是她坐到桌旁，用左手理着右邊的袖子；他仍舊站在她後邊，沉默地看着她的彎向桌子的背，她偶而因爲被約制的啜泣而發抖；在他心裏兩種情緒——善與惡——相鬥爭着：被侮辱的驕傲與對受苦的她的憐憫，後種情緒勝利了。

何種居先——是他心裏先可憐她，抑是他先想起自己的罪惡，自己的卑劣，正是爲了這復個他責備她——他記不得了。但忽然同時之間他覺得自己是有罪，並可憐她。

簽了請願書，在裙子上拭了沾墨水的手指，她站了起來，不看他。

「不管結果怎樣，無論情形如何，沒有東西能夠改變我的決心，」磊黑流道夫說。

活

他寬恕她——這思想加強了他對她的憐憫與柔情，他想安慰她。

「我所說的，我要做。無論你被送到什麼地方，我總和你在一起。」

「沒有用！」她連忙打斷他，全臉發出光輝。

「想想看，你在路上要用什麼。」

「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謝謝你。」

監獄長走到他們面前，聶黑流道夫不等他說話，就和她告別，走出，感覺到從前不曾感覺過的快樂、安寧、對一切人的愛。瑪斯洛發的任何行為不能夠改變他對她的愛，這意識使他快樂並把他提升到未經歷過的高處。讓她 and 助理員調情吧——這是她的事。他愛她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她，爲了上帝。

和助理員的調情——瑪斯洛發因此被趕出病院，聶黑流道夫也相信是真的——是這樣的

瑪斯洛發奉女醫藥助理員的差遣，到走廊盡頭的藥房去取肺病藥水，在那里只看到高大的、臉上有粉刺的醫藥助理員伍斯其諾夫，他的追求早已令她厭煩了。瑪斯洛發掙逃時，那麼用力地推了他，以致他碰到架子上，架子上的兩個瓶子落下來打碎了。

那時在走廊上經過的醫務長聽到瓶子破碎的聲音，看見跑出的臉色發紅的瑪斯洛發，

瑪斯向她喊叫：

「喂，婦人家，假若你現在這里調情，我要打發你走的。是什麼回事？」他轉向助理員說，從眼鏡上邊嚴厲地看他。

醫藥助理員笑着，開始爲自己辯護。醫生沒有聽完他的話，便那樣地抬起頭，正好從眼鏡裏邊看他。他進了病房，並且當天就向監獄長說，要他稍遲派另外的助理看護來代替瑪斯洛發。

瑪斯洛發和助理員的調情只是如此。由於和男子調情而被從病院趕出，對於瑪斯洛發是特別痛苦的，因爲在他和聶黑流道夫見面之後，已經令她覺得可憎的和男子的關係，她覺得更是特別可厭了。憑她的過去和現在的地位，每個男人，有粉刺的醫藥助理員也在內，認爲自己有權利侮辱她並詆異她的拒絕，——這個令她覺得異常痛苦，引起了她的自憐與眼淚。這一次，出去看聶黑流道夫時，她希望在他面前辯白這不公平的歸罪，她以爲他一定會聽的。但開始辯白時，她覺得他不相信，她的辯護只加強他的懷疑，於是只聽得上她的喉嚨，她沉默了。

瑪斯洛發仍舊覺得並繼續令自己相信，她是如她在第二次見面時向他所說的，不寬恕他並且恨他，但是她早已又愛他，且是那樣地愛他，她不要她執行了他要求于她的一切，不要

復活

嗎酒吸煙，棄絕獻媚，到病房做看護。她做這一切，因為她知道他希望她如此。假若每次當她提起時她都堅毅地拒絕接受他愛她這種犧牲，那是由於她願意重述她一度向他說過的那些驕傲的話，而主要的，是因爲她知道他和她結婚要使他不幸。她堅強地決定了不接受他的犧牲，而同時，她想到他輕視她，並以爲她還是她從前那樣而不看到她所發生的改變；她更覺得痛苦。他現在也許以爲她在病院裏做了什麼錯事！這較之她終于被判決流刑的消息更使她痛苦。

三十

瑪斯洛發可以和第一批出發的人一同被遣送，因此聶黑流道夫準備了起程。但他的事情是這麼多，他覺得，無論還有多少自由的時間，他怎樣也不能夠辦完。現在的情形是和從前全然不同了。從前他必須思索要做什麼事情，而事情的興趣總是同一的——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聶黑流道夫；且同時，雖然生活的全部興趣那樣集中于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一切的事情却是無趣的。現在所有的事情是關於別人，而不是聶黑流道夫，且一切是有趣的吸引人的；這些事是無窮盡的。

不僅如此，從前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自己的事情總是引起苦惱與憤怒；現在，別人的

事情却大都引起快樂的心情。

此時哥黑流道夫所做的事可以分爲三類；他自己，以慣有的銜學，這樣地分類，因此把文件分置在三個公文夾裏。

第一類是關於瑪斯洛發和給她的幫助。現在這包括設法獲得關於遞呈皇帝的請願書的援助和可能的西比利亞旅行的準備。

第二類是田莊的處理。在巴諾佛的土地傳給了農民，條件是他們所納的租要用在他們公共的需要上。但爲了確定這種法律行爲，他必須寫作並訂立契約與遺囑。庫斯明斯基的田事情形還是像他自己以前所處理的那樣，即是他要收地租，但必需規定期限，並確定在這些錢當中他取多少作生活費，並留多少給農民用。他不知道在他的西伯利亞行程中需要多少費用，還沒有決定於棄這種收入，雖然減低了半數。

第三類的事是對於囚犯們的幫助，他們向他請求的次數是更加更加頻繁了。

開初，和向他求助的囚犯們發生來往時，他立即着手爲他們緩頰，企圖減輕他們的惡運；但後來請求的人是那麼多，他覺得不能夠幫助他們每個人，不禁被引到第四種事情上，這近來比其餘的更令他注意。

這第四種事情乃是解決問題：爲什麼並從何處發生了所謂刑事裁判這種奇怪的制度，他

的結果是監獄（那裏的居住者他有幾分相識）和拘留所（從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基堡曼到薩哈林島），在這些地方有那種令他覺得奇怪的刑事法律的成百成千的犧牲者在受痛苦。

憑他個人和囚犯們的關係，憑他向辯護士、監獄神甫、監獄長的詢問，憑囚犯們的字條，聶黑流道夫得到了結論，就是，囚犯們，所謂罪犯們，可以分爲五類。

第一類是完全無罪的人，是法庭錯誤的犧牲者，例如假定的縱火犯明紹夫，例如瑪斯格發及其他。這種人的數目不很多，據神甫的觀察，約有百分之七，但這種人的情況引起了特別興趣。

另一類是因爲在特殊情形下，如憤怒、嫉妬、酗酒、等等，所做的行爲而被判罰的人，這類行爲，那些審判並庭罰他們的人，在同樣情形之下幾乎也一定會做的。這一類，據聶黑流道夫的觀察，不過全體犯人的一半。

第三類所包括的人，是因爲他們、按照他們的意思做了最尋常的甚至良好的行爲而被處罰的人，這些行爲，按照別人、寫出法律的人的意見，被認爲是犯罪。屬於這一類的人是私下賣酒的，運私貨的，在大地的主的與國有的森林裏割草伐木的人，還有行劫的山民。與搶劫教會的不信教者。

● 聶黑流道夫，雖久已爲俄國人所征服，仍以搶劫商人旅行隊及俄國郵車爲驕傲。——毛。

第四類所包括的人只是因為他們在道德上高過社會的一般水準而被認為是罪犯。這類人是宗派教徒，是為他們的獨立而反叛的波蘭人與切爾開斯人，是因為反抗當局而被判罰的政治犯——社會主義者與同盟罷工者。據聶黑流道夫的觀察，這類人，社會上最好的人約百分之

數是很大的。

最後，第五類所包括的人是社會對他們的罪過遠大於他們對社會的罪過的人。他們是被棄的，因為經常的壓迫與引誘而狂亂的人，例如偷簾子的少年和千百個其他的爲聶黑流道夫在監獄內外所見到的人，他們的生活環境似乎有系統地引他們不做那所謂犯罪的行爲。屬於這類人的，據聶黑流道夫的觀察，有很多的竊賊與兇手，近來他曾與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發生關係。在這類人中，他也算進了那些墮落者放蕩者，他都知道他們，新的學派認為他們是犯罪型，而他們在社會上的存在被認為是必須有刑法與處罰的主要原因。這種所謂墮落、犯罪、不道德型的人，據聶黑流道夫的意見，不外是這樣的人，就是社會對他們的罪過大於他們對社會的罪過的人，不過社會對他們的罪過不是現在直接對於他們的，而是從前對於他們的父母與祖先的。

活 復

在這類人當中，特別在這方面感動他的，是累犯的竊賊與號清，姨子的私生子，他在小塔樓裏長大，顯然在三十歲前從未遇見道德高於警察的人，他從小就落在竊賊徒羣中，同時

復

活

他具有異常的滑稽才體，他以此吸引人們的注意。他請求羅黑流道夫辯護，同時他還擔自己、法庭、監獄、一切的刑法與神聖的法。另一個是漂亮的非道羅夫，他和他所領導的黨徒殺死並搶劫了一個年老的官吏。他是農民，他父親的房子完全非法地被奪，他後來當了兵，在軍隊裏他因為愛上了官長的愛人而受苦。他是一個具有動人的，熱情的天性的，不惜任何代價而求快樂，從未見過因為某種原因而約制自己快樂的人，也從未聽說過在快樂之外尚有任何其他的生活目的。羅黑流道夫明白兩人都天性富厚，只是被丟棄被損害，有如被棄的植物之被丟棄被損害。他還見到一個浪子和一個婦人，他們因為愚謔與若似的殘忍而令人覺得討厭，但他怎樣也不能在他們身上看出意大利學派所說的那種犯罪型，而只是看作他個人覺得討厭的人，正如同他看見自由地穿襪尾服、佩肩章、着花邊衣服的人。

為什麼所有的這些各種各樣的人被關在牢裏，而別的完全同樣的人却自由地活動甚至審判這些人，這個問題的研究正是這時羅黑流道夫所注意的第四種事情。

開始羅黑流道夫希望在書籍中尋找這個問題的問答，購買了一切有關這個题目的書。他購買了龍不羅梭（一八三六——一九〇九，意大利犯罪學家——譯）、加羅法洛（意大利犯罪學家，與前者同時——譯）、非里（一八五——一九二九，意大利犯罪學家——譯）、李斯特（一八五一——一九一九，德國法學家）、摩德斯來（一八三五——一九一八英國心理學家）、塔德（一八四三——

一九〇四，法國犯罪學人——譯——的著作，並用心地讀這些書。但因爲他讀了這些書，他反更加覺得失望。他的情形正和那種人們一向所有的情形相似，他們轉向科學不是爲了要在科學裏擔負任務：寫作、論辯、教學；而是帶着直接、簡單、生活上的問題轉向科學；科學向他回答了成千的各種很微妙智巧的關於刑法的問題，只是未回答他所要解答的問題。

他問了很簡單的問題；他問：「爲什麼並沒了什麼權利有些人監禁、磨難、流放、管打、殺死別的人，而他們自己却完全和他們所磨難、管打、殺死的人一樣？」他所得的回答是各種研究：人有自由意志沒有？人可否憑腦壳及其他的測量而被認爲是犯罪型的？遺傳在犯罪中佔什麼地位？是否有先天的不道德呢？什麼是道德？什麼是瘋狂？什麼是惡化？什麼是氣質？氣候、食物、無知、模倣、催眠、情慾對於犯罪有何影響？什麼是社會？什麼是社會的責任？等等，等等。

這些研究令聶黑流道夫想起了有一次一個放學歸家的小孩給他的回答。聶黑流道夫問小孩是否學過拼綴。

復

「學過的，」小孩回答。

「好，你拚：瓜子。」

「什麼瓜子呢——狗爪子嗎？」小孩帶着狡滑的面色回答。

活

聶黑流道夫在科學中對於自己的一個基本問題找到了完全同樣的問題式的回答。那裡有很多聰明的、學術的、有趣的地方，但對於這個要點——憑什麼權利有些人處罰別的人？沒有回答。

不僅沒有這個問題的回答，而且所有的研究都是要說明並辯護處罰，牠的必要被看作一種公理。

聶黑流道夫讀了很多書，但是時作時輟，他把回答的缺如歸諸這種膚淺的研究，希望以後再找到這個回答，因此他不許自己再相信近來他常常想到的這種回答的正確。

三十一

有瑪斯洛發在內的這一批人的遺送期是定在六月五日。聶黑流道夫準備了在同一日隨她出發。

聶黑流道夫的姊姊和丈夫在他起程的前一日來到城裏，以便和弟弟相見。

聶黑流道夫的姊姊，娜塔麗亞·伊發諾芙娜·拉高任斯卡雅，比弟弟大十歲。他是部份地在她的影響下長成的。他是孩童時，她很愛他，後來，在她結婚之前，他們彼此和睦，幾乎好像是年齡相等的人：她——二十五歲的姑娘，他——十五歲的少年。那時她愛他的亡

克尼考林卡。伊爾切亞夫。他們倆都愛尼考林卡，愛他的和他們自己的那好的和聯合一切人們的東西。

他那時以後兩人都墮落了：他由于軍役和邪惡的生活，她由于和人結婚，她在肉體上愛這人，但這人不僅不愛那曾經對於她和鐵米特銳是最高貴的東西，而且甚至不懂得這是什麼，而把她一度生活所憑藉的、求道德完善與為人服務的那些志向，看得輕於他唯一可以了解的野心之熱中與對人炫耀的希望。

拉高任斯基是沒有名譽與財產的人，但是很伶俐的做事老手，巧妙地在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找機取巧，利用著這兩種流派之中那在一定時間一定情況下對他的生活發生最好結果的一種，而主要的是，由於他能取得婦女歡心的某種特別本領，他做出了相對地光輝的司法方面的事業。當他在國外認識了黑流道夫時，他已不是青年初期的人，他使那也不年輕的姑娘娜塔莎愛上他，並且娶了她，這幾乎是她的母親所願望的，她認為這是 *mesalliance* (俯就的) 的婚姻。

復

黑流道夫，雖然對自己隱瞞着這個，雖然和這種感情相鬥爭，却恨他的姊丈。

他令黑流道夫覺得討厭，是因為他的心情之庸俗與自信的窄狹，而主要的是，因為他的姊姊而令他覺得討厭，她竟能那麼熱情地、自私地、肉體地愛這個天生醜陋的人並爲了

使她而消滅了她心中的一切好的東西。

想到娜塔莎是這個多毛的、有光亮禿頂的、自信的人的妻子，聶黑流道夫總是異常難過。他甚至不能夠抑制他對於他的小孩的嫌惡。每次聽到她要生產時，他便感到悲悵：她又因為那個對於他是極隔閡的人而傳染了什麼壞的東西。

拉高任斯基夫婦是單獨來的，未帶小孩；——他們有兩個小孩：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住在最好的旅館的最好的房間裏。娜塔麗亞·伊發諾芙娜立刻去到母親的舊住宅，但沒有在那里找到弟弟，聽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說他還居在寄宿舍，她便坐車到那里。跛腳的侍僕，在黑暗、有惡氣味、白晝點燈的走廊上遇到她，向她說：公爵不在家。

娜塔麗亞·伊發諾芙娜要進到弟弟的房裏去，留一個字條給他。侍僕領進了她的。

進到他的兩個小房間時，娜塔麗亞·伊發諾芙娜仔細地觀看她們。在一切的東西上她看到了她所未知的清潔與整齊和令她驚異的他的新有的設備簡單。在寫字桌上她看到了她所熟悉的有銅鈎的鏡框；同樣熟識的整齊的是一些擺着的公文袋與文件，文具，幾卷刑事法典，一冊英文的亨利·喬治的書，和法文的——塔德的書，裏面夾着一把她所熟識的彎曲的大象牙刀。

她在桌前坐下，給他寫着字條，要求他當天一定去看她，並且驚異地對她所看到的東西

搖着頭，然後回轉到她自己的旅館去。

有兩個關於她弟弟的問題現在令她發生興趣：一個是他要娶卡邱莎，關於這個她曾在自己的城市裏聽到，因為大家都說到這事，另一個是把土地給予農民，這也是大家共知的，許多人覺得這是有政治性的危險的事。妻卡邱莎，在某一方面，是娜塔麗亞·伊登諾芙娜所高興的。她愛這種堅決，認為他和她都是堅決的，在她婚前的那些好時光他們兩人是如此的；但同時，想到她的弟弟要娶這樣可怕的婦人，她又被恐懼所襲擊了。後一種情緒是較強；她決定了儘可能地影響他阻止他，雖然她知道這是多麼困難。

另一件事，將土地給予農民，却不如她關心；但她的丈夫對這個是很憤慨，要求她丟棄她的弟弟。

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拉高任斯基說這種行為是矛盾、輕率、驕傲的極頂，假若加以說明的可能，則說明這種行為的，只是要與衆不同、自誇、與被人談論的那種願望。

「把土地給予農民，要他們向自己付地租，這有什麼意義呢？」他說：「假若他想要這麼做，他可以把土地經由農民銀行而賣給他們。這才是有意義的。總之，這種行為是近於反常的。」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說，已經想到做監護人，並要求妻子嚴重地和她的弟弟商談他的奇怪的意向。

回到家裏，在自己的桌上看到姊姊的字條，高黑流薄夫立刻去請她。已是晚上，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在另一房間裏休息，娜塔麗亞、伊登諾讓娜單獨接見他的弟弟。她穿着黑緞的緊合腰身的衣服，胸前有紅緞結子，她的黑髮是鬆鬆着，梳成時髦樣式。她顯然是爲了年齡相同的丈夫而努力使自己年輕。

當看見了弟弟，她從沙發上跳起來，纏纏着緞裙，快步地走去迎他。他們接了吻，笑着互相注視。做過了這種神秘的、言語不能表達的、含意衆多的逗遊交換，奪目光中尚有真情，——便開始了言語的交談，在言語中已沒有了這種真情。他們自從母親逝世以後就沒有見過

「你長胖了，變年輕了，」他說。

她的嘴唇得意地笑起來。

「但你瘦了。」

「呵，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怎樣呢？」高黑流薄夫問。

「他在休息。他晚上睡不着覺。」

「有很多的話要講，但這話却什麼也未說，而是目光說出了應該說而未說的。」

「我到那裏去過。」

「是嗎，我知道。我從家裏搬出來了。我覺得房子太大，覺得單調無趣。我一點也不需

要那些東西，所以亦把一切都拿去吧，就是，家具，——一切的東西。」

「是勒？」

這時旅館的侍僕送來了銀茶具。

當侍僕擺放茶具時，他們沉默着。娜塔麗亞·伊發諾芙納發坐到小桌前的安樂椅上，無

言地斟茶。瓦黑流道夫沉默着。

「哦，德米特說，我全知道。」娜塔莎看了看他，堅決地說。

「有什麼關係呢，我很高興你知道。」

「你怎能夠希望在她的這種生活之後改善她呢？」

他不措腳時，挺直地坐在小椅子上，注意地聽她說，希望好好聽了，解並好好地回答。他

上次和瑪斯洛發見面所引起的心情，仍繼續使他心中充滿着安靜的快樂和對一切人的好感。

「我不想改善她，倒是想改善自己。」他回答。

娜塔麗亞·伊發諾芙娜嘆了口氣。

「在結婚之外，還有別的方法。」

「但我以為這是最好的；此外，她還引我到我可以在那裏變得有用的那個世界裏去。」

「我不以為，」娜塔麗亞·伊發諾芙娜說，「你會是幸福的。」

「問題不是在我的幸福。」

「當然，但她，假若她有心肝，是不能夠幸福的，甚至不能夠希望這個。」

「她並不希望這個。」

「我明白，但生命……」

「生命什麼？」

「需要別的東西。」

「什麼也不需要，除了要我們做應該做的事，」新黑流道夫說，看着她的雖然在眼旁與

噴逸有微細皺紋卻仍舊美麗的脸。

「我不懂，」她說，嘆了口氣。

「可憐的，親愛的！她怎麼這樣地改變了？」新黑流道夫想，回憶到未結婚時那樣的娜

塔麗亞，對她感覺到由無數的兒時回憶所織成的溫柔情緒。

這時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走進房來，和尋常一樣，高抬著頭，挺起寬胸脯，軟軟地輕輕地跨著，笑著，閃耀著眼鏡，禿頂，與黑鬍鬚。

「你好，你好，」他說，說出不自然的重音。

他們互相握了手，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輕輕地坐進安樂椅中。

「我不妨礙你們的談話嗎？」

「不，我不向任何人隱瞞我所說的，我所做的。」

聶黑流道夫剛剛看到他的臉，他的多毛的手，聽到那種得意的自信的語調，溫良的心情便立刻消失了。

「是的，我們正在談他的計畫，」妮塔麗亞·伊登諾芙娜說。「你要茶嗎？」她添說，拿著茶壺。

「好，難為你。究竟是什麼計畫呢？」

「和一批囚犯們到西北利亞去，其中有一個婦人，我覺得我在她面前是有罪的，」聶黑流道夫說出來。

「我聽說不僅是伴送她，還有別的。」

「是的，還要娶她，只要她願意。」

假

「當然！假若你不覺得不愉快，就把你的動機告訴我吧。我不明白牠們。」

「這些動機是，這個婦人……她墮落的第……第一步……」亞黑流道夫因為找不出適當言辭而

對自己發火。「這些動機是，我有罪，她受罰。」

「假若她被處罰，那大概她不是無罪的了。」

「她是完全無罪的。」

於是亞黑流道夫帶着不必要的興奮說了全部事件。

「是的，這是庭長因為陪審官回答的輕率而有的疏忽。但是對於這種情形，有大理院能辦。」

「大理院拒絕了上訴。」

「拒絕了，這就是沒有正當的上訴理由，」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說，顯然是具着一般的意見，就是，真理是法庭判決的產物。「大理院不能夠研究案子的是非。假若法庭真有錯誤，可以請求皇帝。」

「請求了，但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他們要問部裏，部裏問大理院，大理院重複自己的判決，於是，和通常一樣，無罪的要被處罰。」

「第一點，部裏不會問大理院的，」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帶着憂鬱的笑容說：「每

要回法院索取原有案件，但倘若找出了錯誤，就要根據這個判決，使被告歸罪。無罪的是從來不被處罰的，至少，是只有極稀少的例外。但有罪的，要被處罰，「伊活那其·尼基福羅維支帶着自信的笑容從容地說。

「但我却相信相反的情形，」福黑流道夫帶着對「婦女防惡意說，「我相信被法庭判罪的人大部分是無罪的。」

「這是怎麼說法的？」

「按照簡單的字面意義，他們是無罪的，正如同這個毒害案中的婦人是無罪的，正如同我現在所知道的一個農民在他不會做的殺人案中是無罪的，正如同在屋主自己做的縱火案中的母子是無罪的，他們幾乎被判了罪。」

「是的，當然，法庭的錯誤總是有，將來也會有。人類的機關是不能夠完善的。」

「還有很多人是無罪的，因為他們是在某種社會中長大，不認為他們所做的是有罪的。」

「請原諒，這是不正確的，每個竊賊知道偷竊是不好的，人不應該竊，偷竊是不道德的。」伊活那其·尼基福羅維支說，帶着安靜的、自信的、幾分輕蔑的笑容，這特別令福黑流道夫生氣。

復

活

「不，他不知道能別人向他說，不要繳納，但他却清楚並且知道，繳納偷竊的工罪比于壓低他的工資，政府和他的官吏用稅賦的形式，不停地徵他。」

「這是無政府主義，」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安詳地為內帝的話下定義。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我說的是事實，」黑流達夫繼續說，「他知道，政府盜竊他，他知道我們地主早已在盜竊他，奪去了他的土地，土地應該是公有的產業，後來才當他從被盜竊的土地上收拾樹枝作火爐燃料時，我們把他關在監獄，並要使他相信他是竊賊。其實他盜竊竊賊不是他，而是盜竊了他的土地的人，並且取得他的被盜竊的任何 *restitutio*」

（賠償）乃是他的竊賊的責任。」

「我不明白，但即使明白，我，」黑流達夫不能不是誰人的財產，倘若你分散土地

「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開始說，」

「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開始說，」

「天把土地平均分配了，明天土地轉到勞動者最貧窮的人手裏去，這是不公平的。」

「沒有人想讓平均地分配土地，土地不應該是在任何人的財產，不應該是購買，出賣，租

佃的對象。」

「財產權是人類生來具有的。沒有財產權就沒有任何耕種土地的興趣。消滅了財產權，耕種

我們就要回到野蠻的狀態。」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禮威地說：「據據着爲土地私有權辯護的通常的理論，這被認爲是不可拒絕的，而要點是，對於土地私有的慾望乃是土地私有之必要的一種表徵。」

「相反，只有狂熱時候才不會像現在這樣的荒蕪，現在地主們，好像獨佔無用又不肯給人的惡漢們，不讓能。」

「你，德米特利·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禮威地，這是在我們這時代土地私有的廢除是可能的麼？我知道，這是你的夢。」

「尼基福羅維支禮威地發白，聲音發抖。顯然，這個問題與他很有關係。」我要勸你，在你作實際的解決之前，要把這個問題好好地想一想。」

「你是說到我的私事嗎？」

「是的。我以爲，我們大家處在良術境遇裏，上應該担負由這種境遇裏所產生的責任。應該保持我們在其中出生，從我們親生承繼的，且應該轉給我們後代的那種環境。」

「我認爲我的責任是。」

「請原諒，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禮威地不讓他打斷自己，「我說的不是爲我自己和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的境况是穩妥的，我靜的發動我通過寬裕的生活，並且希望孩子

們也過寬裕的生活。因此，我對於你的——讓我大胆說——沒有充分思索的行為的異議，不是由手個人利益而生，而是在原則上我不能和你同意。我要勸你多加思索，閱讀……」

「哦！你讓我自己決定我的事情，問自什麼是需要閱讀的，什麼是不需要閱讀的，」羅黑流道夫說，臉色發白，覺得他的手發冷，他不能控制自己，沉默無言，開始喝茶。

三十三

「哦，孩子們怎樣？」羅黑流道夫問姊妹，稍微氣平了一點。

姊妹說到孩子們，說他們和祖母，丈夫的母親在一起，又說她很高興他和她丈夫的爭論完結了，並開始說到她的孩子們如何玩旅行遊戲，正如同他曾經玩過兩個木偶，一個是黑人，一個叫作法蘭女人。

「你清楚地記得嗎？」羅黑流道夫說，笑着。

「你忘記，他們玩得完全一樣。」

不愉快的談話完結了。羅蒂沙安心了，但她不願在丈夫面前說到只有弟弟可憐的事，並爲了開始普通的談話，她說到已傳到此間的彼得堡新聞——卡明斯卡雅太太的悲傷，她失去了死于決鬥的獨子。

47
丁佩華將那書，尼基福羅維支說出了他對於這種情形的不滿，就是決鬥沒有包括在普通刑事
罪中。

這個意見引起了聶黑流道夫的反駁。關於這個問題又起了爭論，這一夜一切都未說完結，兩個談話人都承認自己意見，却還在互相批評的信念中。

伊格羅其·尼基福羅維支覺得聶黑流道夫批評他，輕視他的一切活動，他忍向他證明他的批評的正確。

聶黑流道夫沒有說出他因為姊丈干涉他的土地事務而感到的不滿（他心中覺得姊丈稱姊姊和作為他的承繼人的孩子們有權利干涉），却心中憤慨這個偏狹的人，帶着充分的信念與安詳，繼續把聶黑流道夫現在覺得無趣是越發的犯罪的專橫，作為公正的合法的。這種自信惱怒了聶黑流道夫。

「法庭能夠怎麼辦呢？」聶黑流道夫問。

「把兩個當中的一個，當作普通的殺人犯，罰做苦工。」

聶黑流道夫的手又發冷了，他冒火地說：

「賤，那有什麼意義呢？」

「那才是公正的。」

後 盜匪真正好像正論是法律活動的目標，「聶黑流道夫說。

「是什麼別的隨？」

「是階級利益的維持。法庭，在我看來，只是爲了維持有利于我們的階級的現有秩序的

行政工具。」

「這是全然新的見解，」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帶着安詳的笑容說。「通常法庭負有別種使命。」

「按照我的觀察，是在理論上，而不是在事實上如此。法庭的目的只是保持社會在現有狀況中，因此牠起訴並處罰那些高過並想提高一般水準的人，所謂政治犯，以及那低於一般水準的人，所謂犯罪型的。」

「我不能同意，第一點，所謂政治犯是因爲他們高過一般水準而被處罰。他們大都是社會的廢物，正和你認爲是低於一般水準的那些犯罪型的人同樣地墮落，雖然方面不同。」

「但我知道些無比地高過法官的人；所有的宗派教徒們是有道德的，堅毅的……」

但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具有說話時不爲人打斷的習慣，不聽聶黑流道夫說，却繼續同時向聶黑流道夫說，因此特別觸怒他。

「我不能夠同意法庭的目的是維持現狀。法庭追求牠的目標：或是改善……」

「監獄裏的改善好極了，」聶黑流道夫插言。

「……或是去除，」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固執地繼續說，「那些威脅社會生存的墮落的與獸性的人。」

「事實上牠却是任何一樣也沒有做，社會沒有做這事的方法。」

「這是怎麼的？我不明白，」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說，勉強地笑着。

「我特別想要說的是，不合理的感觸只有兩種——就是從前所採用的；肉刑與死刑，但由於人性的軟化，漸漸漸漸不被採用了，」聶黑流道夫說。

「聽到你說這話真是新奇驚人的。」

「是的，使人受痛苦，爲了要他不再做他因而受苦的某種事，是有理的，並且斬掉毒害、危害社會的人的頭是充份有理的。這兩種處罰都有合理的意義。但是把那因為賦閑與壞榜樣而墮落的人關在監獄裏，在生計安全與強迫賦閑的環境中，在最墮落的人的團體中，有什麼意義呢？或者是因爲某種原故而用公家費用——每個人要用五百盧布以上——把人從土拉利到伊爾庫斯克，或者從庫爾斯克……」

「但人們仍舊是怕這種公費旅行，假若沒有這些旅行和監獄，我和你就不像現在這樣坐

在這里了……」

「這些監獄不能夠保證你的安全，因為那些人不是永遠坐牢，他們要被釋放的。相反，在這些機關裏，那些人被引到最高度的罪惡與墮落，即是增加危險。」

「你是想說懲罰制度應該改良。」

「是不能夠把牠改良的。改良監獄的費用要比現在公民教育的費用更加多，而在人民身上增加新的擔負。」

「但懲罰制度的缺點並不妨害法庭本身，」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繼續說自己的話，不聽內弟說。

「不能夠糾正這些缺點，」聶黑流道夫說，提高了聲音。

「那末怎辦呢？應該殺死他們嗎？或者，像一個政治家說所提議的，挖出他們的眼睛嗎？」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說，勝利笑著。

「是的，這會是殘忍的，却是有效的。現在所做的舉是殘忍的，不僅是無效，而且是那麼惡毒，我們不能夠明白心智健全的人們怎麼能夠參與像刑事法庭這種荒謬而殘忍的事情。」

「但我却是參與這類的，」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說，臉色發白。

「這是你的事。但我不明白這個。」

「我想，你不明白很多事情，」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用發抖的聲音說。

「我在法庭上看見過一個候補檢察官怎樣地試圖用全力控訴一個不幸的，只會引起不願落的人的同情心的少年。我知道，另一個檢察官怎樣審問一個宗派教徒，把讀福音書當作罪辜犯罪；但法庭的全部活動只是這種無意義的，殘忍的行爲。」

「假若我這麼想，我就不限務了，」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說，站立起來。

聶黑流道夫看見了姨丈的眼鏡下邊特別的光。「這會是眼淚嗎？」聶黑流道夫想。確實，這是侮辱之淚。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走到窗前，取出手帕，咳嗽著，開始擦眼鏡，又將眼鏡取下來，拭眼睛。

回到沙發前，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吸着一支雪茄，什麼也不再說。

聶黑流道夫因為他把姊丈與姊姊得罪到這樣的程度而覺得痛苦與羞慚，特別是因為他明天就要離開，不再和他們見面了。

在零亂心情中他和他們告別後，乘車回家了。

「我所說的，很可能是正確的，——至少，他什麼也沒有回覆我。但話是不應該那麼說的。假若我能以這樣地被感所支配，這樣地侮辱他並得罪可憐的娜塔莎，我改變的是多麼少啊，——他想。」

有瑪斯洛發在內的一批人要在下午三點鐘從火車站出發，因此，爲了看到這一批人從監獄裏發出，並和他們一同到達火車站，聶黑流道夫打算在十二點鐘之前到達監獄。

頭天晚上收拾物品與文件時，聶黑流道夫停止在自己的日記上，閱讀了幾處，和最近所記的。到彼得堡之前的最後的日記是這麼寫的：「卡邱莎不願意接受我的犧牲，每廢自己犧牲。她勝利了，我也勝利了。她以她的內心變化使我快樂，我似乎覺得却怕相信她有永遠變化。我怕相信，但我似乎覺得，她恢復生氣了。」在這後邊，又寫了：「我經歷了很困難的並且很快樂的生活。我聽說她在病院裏行爲不端。顯然覺得異常痛苦。沒有料到過，是那麼痛苦。我憎惡地怨恨她和她說話，後來忽然想起自己，想起我漸漸多次是，並且現在也變（雖然是在思想上的），犯了我因怨恨她的那種罪，於是忽然在同時我成了我自己所嫌惡的人，我憐憫她，我又覺得很舒服了。只要永遠能夠及時看到自己眼睛裏的淚水，我們便是多麼善良的人呵。」當天他寫了：「我去看了娜塔莎，由于自我的滿足，我又成了不善良的人了。惡意的人，痛苦的情緒還在。哦，但還有什麼辦法呢？明天開始新生活。但生活全部再會了。集聚了許多的印象，但我還不能把牠們總一起來。」

第二天早上醒醒時，聶黑流道夫的第一個情緒便是懊悔他和姊丈之間所發生的事。

「我不能夠那樣地離開，」他思，「應該到他那裏去辭罪。」

但，看了表，他覺得現在已經來不及了，並且應該趕快，以免趕不上這批人的出發。匆忙地收拾了東西，派了守門人帶東西和菲道菲亞的丈夫、與他同行的路拉斯直接去車站，聶黑流道夫僱了最先遇到的車子，去到監獄。

囚犯們的車，在聶黑流道夫所搭的車兩小時前開走了，因此他在看箱處算錯了賬，不想再來了。

那是六月裏難受的炎熱天氣。在悶熱的夜晚之後沒有冷卻的街石、房子、鐵頂；在炎熱的不流動的空氣中發出熱氣。沒有風，即使起風，只覺來含有塵土與油漆氣味的惡臭而炎熱的空氣。

街上的人很少。在街上的人都試圖在屋蔭下走。只有被太陽晒得熱的草鞋的鋪路農民坐在街心裏，用錫子鎚打鋪在熱沙裏的石塊；悶悶的警察，穿着未漂白的單襟的布制服，掛着手鎗的橙色的案子；姿頤地換着腳，站在街中；一邊掛了布遮擋太陽的有軌馬車，由遮着頭布，從孔裏凸出耳朵的馬拖駛着，響着鈴鐺；在街上來去地行駛着。

復

活

當晝黑漢道夫到達監獄時，犯人們還未出門，在監獄裏還在做着從早上四點鐘開始的，交收被遣送的囚犯們的費力工作。在被遣送的人羣中有六百二十三個男人和六十四個女人；他們都要按照登記表被檢驗，去下病的弱弱的，再交給護送官。新監獄長，他的兩個助理官，醫生，醫藥助理員，護送官，書記，坐在院中勝蔭下有文具與公文的桌子前，逐一地呼叫，檢查，詢問，登記先後地走近他們的囚犯。

此時桌子已有一半照到了太陽光。空氣極熱。尤其是因為無風與站在那里的囚犯們的氣息而覺得悶熱。

「這是怎麼回事，沒有完結了！」高大、肥胖、紅臉、聳肩、短臂、不斷地噴烟氣薰染着口邊鬚鬚的護送官說，深吸着煙捲。「簡直苦死人了。你們從哪裏找來了他們這麼多人？還有很多嗎？」

書記查閱了一下。

「除了女的還有二十四個男的。」

「呃，爲什麼站著，來！」護送官向互相擁擠的尙未被檢驗的囚犯們喊叫。

囚犯們已在行列中站了三小時以上，不是在陰影中，而是在太陽下，等候著輪次。

監獄裏面進行著這個工作，在外邊，在門口，照常地站著一個帶鎗的衛兵，有二十輛裝

俄國囚行李和羸弱囚犯的運送車，在街角上有一羣親戚朋友等候著囚犯們出門，以便見面，並且假如可能，就交談，並贈送一點東西。

聶黑流道夫也加入了這一羣。他在那里站立了大約一小時。一小時後，聽見了門那邊鏗鏘的鐵鑼聲，脚步聲，指揮命令聲，咳嗽聲，大羣人的低語聲。

這聲地繼續了五分鐘，在這時候有與獄們從門裏走出走過。最後聽到了發令。大門轟然打開，鏗鏘的鐵鑼聲更清晰了，着白色單襟制服的帶鎗的護送兵走上街，並且——顯然好像是熟悉的習慣的檢閱，——在門外排成一個正確的大圓圈。當他們站定時，又聽到了新的口令，於是囚犯們開始成對地走出，在剃過的頭上戴着薄餅式的平頂帽，肩負囊袋，拖着上鏗的腿，搖擺着一隻空手，另一隻手托着背上的囊袋。

懲役的男犯們走在最前面，統統穿同樣的灰褲子與背上有印記的袍子。他們統統——年輕的，年老的，瘦的，胖的，蒼白的，紅色的，黑的，有鬚的，無鬚的，俄國人，鞑靼人，猶太人——響着鏗鏘，輕快地擺着手，走出來，好像準備走到遙遠的地方，但走了十步，就停下來，顯從地前後排列着，四十一列。緊接在他們之後，從門裏湧出同樣剃過頭的，沒有足鏗的，却被手鏗把手臂鏗在一起的，着同樣衣服的人。他們是流放的……他們同樣輕快地走出來，停下，同樣地排作四十一列。然後走出被地方政府所流放的人。

然後走出婦女們，也按照同樣的次序，開始是着灰袍戴頭巾的懲役犯，然後是洗放的女犯和着城市的鄉村的服裝的自願隨伴丈夫的婦女們。有些婦女在灰袍的襟前帶着嬰兒。

步行的兒童們，男孩與女孩，隨同婦女們走出。這些小孩，好像馬羣中的幼駒，在女犯們當中擠着。

男人們沉默地站住，只偶爾咳嗽，或作斷斷續續的談話。在婦女當中聽得到不停的話聲。黑流道夫覺得，當瑪斯洛發出來時，他曾看見她；但後來，她在大羣別的婦女中消失了，他只看到一羣灰色的，好像失去了人類的，尤其是婦女的，特質的生物，帶着小孩們和藥袋，排列在男子的後邊。

雖然所有的囚犯們在監獄內已經點過數，護送官又開始點數，和先前的計數核對。這個核數經過了很久，尤其是因為有些囚犯移動了，換了地方，因此攪亂了護送官的計數。

護送兵責罵並推搡順從地然而憤怒地聽命的囚犯們，重新計數。當全部重新數畢時，護送官發了口令，人羣中發生了擁擠。衰弱的男子，婦女與小孩，互相追越着，湧到荷車前，開始把藥袋放在車上，然後他們自己爬上车。帶着啼哭的嬰兒的婦女，快樂的爭位子的小孩，萎頓的愁悶的囚犯，爬上了車坐下。

有幾名囚犯，脫下帽子，走到護送官面前，向他要求了什麼。黑流道夫後來知道他們

是要求上車。聶黑流道夫看到，如何護送官沉默着，不看請求人，吸進一口烟，又如何後來忽然向一個犯人揮動短臂，以及如這個犯人好像料到挨打，把剃過的頭縮進肩膀，從他面前跑開。

「我要升你做貴族，你記着！步走吧！」軍官大聲說。

只有一個搖步不定的，高長的，帶腿鐐的老人，軍官准許了上車，聶黑流道夫看到，這個老人脫下薄餅式的平頂帽，劃了十字，走近荷車，後來好久不能夠爬上去，因為鐐鏈妨礙他舉起衰弱的老年的腿，坐在車上的一個婦人幫助了他，拖他的手臂。

當荷車都裝滿了囊袋，袋上坐了被准許的人時，護送官脫了帽子，用手帕拭了額頭，禿頂，肥脰的紅頸子，劃了十字。

「全體，開步走！」他發了口令。

活
復
兵士們響着鎗，囚犯們脫下帽子，開始劃十字，有些用左手；送行的人噁叫了什麼，囚犯們喊着回答了什麼，在婦女當中起了號泣聲；於是這一批犯人，在着白色單襟制服的兵士們環繞中，走動了，上鐐的腳踐起了灰塵。兵士們走在前面，然後是四人一排的帶着腳鐐的懲役犯，再後是流刑犯，再後是被地方政府流放的成對地手臂鍊在一起的犯人，然後是婦女。裝載行囊與衰弱者的荷車走在更後，在其中一輛的土邊坐着一個包裹着的婦人，不停地顫

復，發洩着。

活

三十五

行列是那麽長，前面的已經看不見時，儼行囊與弱者荷車才走動。當荷車走動時，聶黑流道夫坐上等候他的車子，吩咐車夫趕上前面的人羣，以便在人羣中看到，是否有他所認識的男犯，並且在婦女當中尋找瑪斯洛發，問她是否收到了送給她的東西。

天氣很熱。沒有風，被千條腿子所踐起的灰塵始終籠罩着在街中行走的囚犯們。囚犯們用快步走，聶黑流道夫所乘的車前的慢步的馬只緩緩地趕着他們。樣子奇怪可怕的不相識的生物一排一排地走着，移動着上千條穿同樣鞋襪的腿，隨着脚步的拍子，搖擺着空手臂，似乎要鼓起自己的精神。

他們的數目是那麽多，他們是一個樣子，他們被放置在這種特別奇怪的情況之下，以致聶黑流道夫覺得，他們不是人，而是某種特別的可怕的生物。這個印象，只當他在懲役犯中間認出殺人犯非道羅夫，在流刑犯中間認出滑帶的奧號清和另一個會向他求助的浪子的時候，才消滅。幾乎所有的囚犯都回顧，側視趕上他們的輕快馬車，和坐在車上注視他們的神士。非道羅夫把頭向上一仰，表示他認出了聶黑流道夫；奧號清睜目。但沒有一個鞠躬，認

爲這是不許可的。

和婦女們平行時，聶黑流道夫立刻看見了瑪斯洛發。她走在婦女的第二排。頂邊的是臉色發紅的，短腿黑眼而醜陋的婦人，把衣襟摺塞在腰帶上，——這是好羅紗美卡。第二個是懷孕的婦人，費力地拖着腿子。第三個是瑪斯洛發。她在肩上揹着行囊，對直地看着前面。她的臉是寧靜的，堅決的。這一行當中第四個人是輕快地行走的、年輕貌美的、着短袍、農婦式地紮頭巾的婦人，——這是非道茜亞。

聶黑流道夫從快車上走下來，走近了走動的婦女們身邊，想問瑪斯洛發是否收到了東西，並問她的心情如何，但走在這邊的護送軍曹，立刻注意到走來的人，便跑到他面前。

「先生，不能夠走近犯人的，是不許可的，」他走近，大聲說。

走近並認出聶黑流道夫時（在監獄裏大家都已經認識他），軍曹舉起手指到帽邊，停在聶黑流道夫的旁邊，說道：

「現在不行。到了車站上可以，這里是不許可的。……不要落後，走！」他向囚犯們喊叫，振作着精神，不顧炎熱，踏着嶄新的靴子，跑步着回到自己的地方。

聶黑流道夫回到行人道上，吩咐車夫跟在他後邊，好看得見犯人們。囚犯們在所經過的地方，處處引起了混合着同情與恐怖的通知。坐車經過的從馬車裏伸出來看，用眼睛看着犯

復

活

人們直到不能看見的時候。步行的停下來，驚異地恐怖地看着可怕的情況。有的走近他們，給與施捨。護送兵接受了施捨。有的，好像被催眠，跟在囚犯們後邊，但後來又停住，搖着頭，只用眼睛送囚犯們。人們互相呼喚着從門口和大門裏跑出來，從窗子裏伸出頭來，不動地無言地看着可怕的行列。在一個十字路口，行列阻礙了一輛美麗的馬車穿過。在車台上坐着一個面有光澤，腰背肥胖，背上有兩排扣子的車夫，在蓬車的後邊位子上坐着一對夫婦；妻子瘦而白，戴淺色帽子，打着閃亮的傘，丈夫戴高頂帽，着淺色的外套。在前邊的位子上他們的孩子對面地坐着：一個盛裝的，鮮豔如花的有蓬鬆的美髮的，也打着閃亮的傘的女孩，和一個八叔的，頸子瘦長，鎖骨凸起，戴水兵帽子掛着長緞帶的男孩。

父親憤怒地責備車夫，因為他沒有及時越過阻礙他們的行列，母親厭惡地皺眉眨眼，用綢傘遮擋太陽與灰塵，她用傘遮蓋着整個的臉。

背後肥胖的車夫憤怒地皺眉，聽着主人的一個公正的指責，主人自己吩咐他從這條街上走的，他費力地約制住要向前進的光澤的，在絡頭與頸子下邊發汗的黑馬。

警察一心一意地想替華麗的蓬車的主人服務，把囚犯們止住，讓他過去，但他覺得這個行列具有悲哀的莊嚴，這即爲了這樣的富人也是不能破壞的。他只把手舉到帽邊，表示他對於財富尊敬，並嚴厲地看着囚犯們，好像是許諾在任何情形之下他要保護坐車的人不受他們的危

害。因此蓬車必須等待全部行列走過去，直到最後的運鐵行囊與坐在行囊上的囚犯的荷車載盡走過時，才走動。一個坐在車上的情緒無常的，已經安靜的婦人，看見了美麗的蓬車，又開始啜泣喊叫了。直到此時，車夫才輕輕拉動轡勒，黑馬在石塊上踏響着蹄鐵，拖動了橡皮車輪上輪轆震動的蓬車到別墅去，丈夫，妻子，女孩，和細頸子，鋒肩膀的男孩便是到這裏去娛樂的。

父母都沒有向兒女把他們所見的情形加以說明。因此女孩子們不得不自已解決關於這個情景的意義的問題。

女孩，考慮着父母臉上的表情，如此地解決了問題，就是，他們是和她的父母及朋友們全然不同的人；他們是壞人，因此，應該像現在這樣地對待他們。因此女孩只覺得恐懼，直到這些人看不見時，才快樂起來。

但是眼不眨動也不離開地看着囚犯行列的，頸子瘦長的男孩，相異地解決了問題。他已確定無疑地知道，從上帝那里直接知道，這些人是和他自己完全一樣，和所有的人一樣，因此，這是有人對這些人做了錯事——不應該做的事；他爲他們痛惜，對於被上鍊被剃髮的人及對於鍊他們剃他們的人感覺到恐怖。因此，男孩的嘴唇漸漸地漸漸地努起，他作了巨大的努力以免哭泣，覺得爲這種事哭是可羞的。

活。聶黑流道夫和囚犯們走着同樣的快步，雖然穿得輕薄，他仍然覺得熱得可怕，尤其是因為灰塵與街上不流通的炎熱的空氣而覺得沉悶。

走了四分之一俄里，他坐到車子上再向前行，但在街中心，坐在車上他覺得更熱。他試圖回想昨夜與姊丈的談話，但現在這些回想已不能像早晨那樣激動他。牠們被囚犯們出監獄與行列的印象遮蔽了。尤其是被囚人的炎熱壓下去了。

在圍牆旁邊的樹蔭下，兩個男學生，脫了帽子，站在一個蹲着的賣冰結凝的人面前。男孩之一已覺得高興，嚥着角質的匙子，另一個等候着一個滿滿地盛着黃色東西的小杯子。

「這裡有什麼地方可以喝到東西？」聶黑流道夫問他的車夫，感覺到不可壓制的飲食慾望。

「附近有一個好館子，」車夫說，轉了拐，把聶黑流道夫載到有招牌的門前。

穿襯衫的，在櫃台旁邊的胖店員，和穿白色衣服的，因為沒有顧客而坐在那邊。堂倌們，好奇地看着不尋常的客人，並侍候他。聶黑流道夫要了鑲泉水，離椅子遠遠地坐在舖了帆布的小桌子前。

有兩個人坐在一張有茶具與白玻璃瓶的桌前，拭着額上的汗，和平地計算着什麼。其中之一是黑臉禿頂的，腦後有同樣的一條透黑髮，好像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所有的。這個印象又令聶黑流道想起了昨天和姊丈的談話，以及他要在出發之前和他及姊姊見面的願望。

「在火車開駛之前我來不及了，」他道。「最好是寫信。」於是他要了信紙，信封，郵票，嗅着清涼的起泡沫的水，開始思索他要寫什麼。但他的思想零亂，他怎樣也不能夠把信寫出。

「親愛的娜塔莎，我不能夠帶着昨天和伊格那其·尼基福羅維支談話的痛苦印象麗走……」他開始。「還有別的呢！要求原諒我昨天所說的嗎？但我是說了我所想到的。他會以為我是否認自己的話。並且這是干預我的事情……不，我不能夠，」於是，他感覺到在他心中又起來的對於這個生疏，自信，不了解他的人的怨恨，把未完的信放進口袋，付了錢，走上街，坐車追趕囚犯們。

天氣更炎熱了。牆和石頭似乎吐出了熱氣。腳似乎在熱石塊上受烤，當他光手觸到快車的漆過的遮泥板時，他感覺到一種火燙。

馬用無力的慢步，均勻地在灰塵的不平的石塊上踏着蹣跚，在街上慢走着；車夫不斷地打鐵蹄，聶黑流道夫坐着，什麼也不想，漠不關心地看着自己的前面。在街道斜坡上，在夫

房子的門口，站立着一羣人和一個帶鎗的護送兵。聶黑流道夫止住車夫。

「這是什麼事？」他問守門人。

「囚犯出了事情。」

聶黑流道夫下了馬車，走近人羣。在人行道旁斜坡的崎嶇石塊上踰着一個頸比腳低的、寬肩、紅鬍鬚、紅臉、扁鼻、穿灰衣灰褲的中年囚犯。他仰臥着，伸着掌向下的有斑點的手，在長時的間隔之後均勻地起伏着高而寬大的胸脯，呻吟着，用不動的充血的眼睛看着天空。在他旁邊站着皺眉的警察，小販，郵差，店員，打傘的老婦人，頭髮剪短的拿空籃子的男孩。

「虛弱了，坐在牢裏，他們虛弱了，又把他們帶在頂燙的火熱下，」店員批評着，轉向走來的聶黑流道夫。

「他也許要死了，」打傘的婦人用哀慟的聲音說。

「應該把衣服領子解開，」郵差說。

警察開始用發抖的肥手指笨拙地解開脹筋的紅頸子上的帶子。他顯然是興奮而又慌亂，但仍舊認為應該向人羣說話。

「你們爲什麼擠在這裡？這樣熱。你們擋風啦！」

誇耀自己的見聞。

「應該去找醫生來看。衰弱的落後了。他幾乎快要死就被押出來了，」店員說，明明地警察解開了衣領的帶子，跳起來，環顧。

「走開，我說的。這不是你們的事。有什麼東西沒有看見過嗎？」他說，轉求聶黑流道夫的同情，但沒有遇到他的同情目光，他又看着護送兵。

但護送兵站在一旁，看自己的磨滅的鞋跟，對於警察的困難是全然漠不關心的。

「這是那些不當心的人的事情……把人弄死是對的嗎？……囚犯是囚犯，但仍舊是人，」人羣裏的聲音說。

「把他的頭托高一點，給他點水，」聶黑流道夫說。

「弄水去了，」警察回答，拉着囚犯的腋下，費力地把他托高了一點。

「聚在這里做什麼？」忽然一個堅決的威權的聲音說，着異常清潔輝煌的制服與更輝煌的高統靴的警官快步地走近圍繞囚犯的人羣。

復

「走開！用不着站在這里！」他向人羣大聲說，還未看出為什麼人羣聚集着。走近了並看見垂死的囚犯時，他用頭作了同意的姿勢，好像預料到這個，並轉向警察說

「怎麼如此的？」

警察說囚犯們經過時，這個囚犯跌倒了，護送官命令他留在後邊。

「原來如此嗎？應該送到局裏去。車子。」

「守門人去叫了，」警察說，把手指舉到帽邊。

店員開始說到關於炎熱的話。

「這是你的事嗎？啊！走開吧，」警官說，並且那麼嚴厲地看他，以致店員無言了。

「應當給他點水喝，」聶黑流道夫說。

警官也嚴厲地看聶黑流道夫，却什麼也沒有說。當守門人用把杯帶來了水，他吩咐警察給囚犯水喝。警察托起下垂的頭，試圖將水注進他嘴裏，但囚犯不能喝水，水順鬍鬚流下來了，流濕了他的褂襟和髒麻布襯衣。

「倒在他頭上！」警官命令，於是警察脫去薄餅式的帽子，將水倒在紅色鬚曲的頭髮上和光頭上。

囚犯的眼睛睜大了一點，似乎是恐懼，但他的姿勢沒有變。他的臉上流下幾條有灰塵的儲水，但他的嘴仍舊韻律地呻吟着，他的全身打顫。

「這不是嗎？用這一輛，」警官向警察說，指示着聶黑流道夫的車子。「趕來！哎，你

「有生意了！」車夫愛憫地說，沒有抬起眼睛。

「這是我的車子，」岳黑流道夫說，「但是讓他上車吧。我付錢，」他添說，轉向車夫。

「哦，爲什麼站着？」警官大聲說。「抬！」

警察、守門人、護送兵抬起垂死的人，抬到車上，放在後邊坐位上。但他自己不能坐住。他的頭下垂，他的全身從坐位上滑下來了。

「放橫着！」警官命令。

「沒有關係，大人，我這樣地送他去，」警察說，堅定地和垂死的人併坐在位子上，用強力的右臂接住他的腋下。

護送兵拿起囚鞋裏無襪的腳，放到車上擺直。

警官環顧了一下，看到石路上囚犯的薄餅式帽子，揀了起來，放在向後垂的潮濕的頭上。

「走！」他命令。

車夫憤怒地環顧，搖頭，由護送兵陪同着，慢步地把車向回趕到警察局。和囚犯併坐的警察不斷地拖起頭向各方擺動的，向下滑的身體。

復

走在車旁的護送兵不斷地將他的腿放好。聶黑流道夫走在車子後邊。

三十七

活

從守衛的救火員。面前走過，來到警察局，載囚犯的車子進到警察局的院子裏，在衆門中的一道門前停下。

在院子裏，救火員們，捲了袖子，大聲談笑着，在洗一種車子。馬車剛剛停下，便有幾個警察圍了車子，在腋下攙住囚犯的沒有生氣的身體，把他從他們身體下邊發響聲的輕快馬車上拈下來。

帶來囚犯的警察下了車子，搖着麻木的手臂，脫下帽子，劃了十字。死尸被抬進門，抬上樓。聶黑流道夫跟在他們後邊。在他們抬進死尸的小而僻的房間裏有四張床。在兩張床上坐着兩個着化裝服的病人，一個是歪嘴的繫着頸子，另一個是患肺病的。兩張床空着。在其中之一上他們放下了囚犯。眼睛明亮，眉毛不停地動着，僅着襯衫與襪子的矮子，用迅速輕軟的步伐，走近被抬來的囚犯，看了他，然後又看了聶黑流道夫，便大聲發笑。這是收留在救護所裏的瘋子。

●在莫斯科救火隊與警察通常是在一起。——毛。

「他們要嚇我，」他說，「只是不——不成功。」

在抬尸的警察之後，進來了警官和醫藥助理員。

醫藥助理員走近死尸，摸着囚犯的黃面有斑點的，仍然柔軟却已死白的手，拿了一會，然後放下。牠無生氣地落在死尸的肚子上。

「完了，」醫藥助理員說，搖了搖頭，但顯然，爲了合乎規矩，打開了死尸的潤濕粗硬的襯衫，把髮髮從耳邊抹開，把頭放在囚犯的黃色不動的高胸脯上。大家靜默着。醫藥助理員抬起頭來，仍然搖着頭，用手指摸了這一隻又摸另一隻靜着不動的藍眼睛上邊的眼臉。

「不要嚇我，不要嚇我，」瘋子說，不斷地向醫藥助理員唾吐。

「怎辦？」警官問。

「怎辦？」醫藥助理員重複。「應當送進尸房。」

「當心！是真嗎？」警官問。

「是或應該知道的時候，」醫藥助理員說，爲了什麼而掩閉着死尸的打開的衣襟。「但我要去找馬特末·伊發內支，讓他來看一看。彼得羅夫，去叫，」醫藥助理員說，離開了死尸。

活

「送到尸房裏去，」警官說。「那時你一定要到辦公室去簽字，」他向護送兵說，護送

復

話

「屍體未離開園呢。」

「聽到了，」蓋登曼說。

警察們抬起了死尸，又抬下樓。聶黑流道夫想跟他們去，但這子阻止了他。

「你不在園裏之內，那末給我一支烟捲吧，」他說。

聶黑流道夫取出烟匣，給了他一支。

這子鬍鬚溜毛，開始很快地敘述他如何被暗示所苦。

「他們都反對我，用他們的方法苦惱磨難我……」

「原諒我，」聶黑流道夫說，沒有聽完他的話，就走進院子，他知道他們把死尸送到何

處。

警察已抬着死屍走過院子，正進地室的門。聶黑流道夫想走近他們，但警官阻止了他。

「你需要什麼？」

「沒有什麼，」聶黑流道夫回答。

「沒有什麼，你就走吧。」

聶黑流道夫聽從了，走近他的車夫。他的車夫在打盹。聶黑流道夫喚醒他，又乘車到美

車站去。

草。他還未有乘車走到一百步，他又遇到一個有帶鎗的護送兵押送着的荷車，車上騎着另外一個顯然畏縮的囚犯，囚犯仰臥在車上。有黑鬚鬚的，蓬鬆似頭帽子遮到臉部和鼻尖的護送兵，隨着荷車的每一顛簸而顛抖跳動。穿大靴的趕車的人牽着馬，併行着。警察走在後邊。聶黑流道夫觸了自把車夫的蹄聲。

「他們在做什么呀！」車夫說，停止着挽馬。

聶黑流道夫下了輕快馬車，跟隨着荷車，又從守衛的救火員身邊走過，走進警察局的院子。院子裏的救火員現在已洗過了車子，而代替他們的是一個高長，骨瘦，有藍帽的救火隊長站在那裏，把手插在口袋裏，嚴厲地看着救火員在他面前牽着肥頸黃色牡馬。牡馬跛了一隻前腿，救火隊長向站在那裏的獸醫憤怒地說了什麼。

警官也站在那裏。看見了另一死尸，他走近荷車。

「在哪裏裝的？」他問，不滿意的搖頭。

「在齊高爾巴托夫斯克街，」警察回答。

「囚犯嗎？」救火隊長問。

「正是。」

警官冷冷地瞥了個可，警官說。

復

活

廢！

「阿嗎，爛次疼的。當然是天熱！」救火隊長說，並轉向牽着跛腿黃色牡馬的救火員，大聲說：「放到角落上的馬房裏去！我要教你這個狗養的怎樣把比你這個混蛋還值錢的馬弄殘廢！」

「死尸和第一個同樣地被警察從荷車上抬下來，抬到救護室。聶黑流道夫好像被催眠，跟着他們。」

「你要什麼？」有一個警察問他。

他未回答，走向他們送死尸的地方。

瘋子坐在床上，貪婪地吸着聶黑流道夫給他的烟捲。

「啊，回來了！」他說，並出聲大笑。看見了死尸，他皺眉。「又是的，」他說。「令

我厭煩了。我不是小孩子，對嗎？」疑問地笑着，他轉向聶黑流道夫。

這時聶黑流道夫看着死尸，他不再被人遮蔽，先前被帽子遮住的臉全部可見了。那個囚犯是醜陋的，這個的臉和全身都異常美麗。這是一個年富力強的人。雖然是有破壞面相的剃了髮的半個頭，不高的，筆直的，凸起在黑色鮮生氣的眼睛上邊的額頭却是很美，不大的在稀疏鬚髮裏隱隱露出草草是同樣地美。現已發紫的嘴唇上帶着笑容；小的鬍鬚只緣附在臉下頰處在剃了髮的一邊頭上可見到不大的堅強而美麗的耳朵。面部的表情是寧靜的，嚴肅的

，善良的。

且不說這副面孔，可以看到，何種的精神生活的可能性是在這個人心中消滅了，——憑手的和上簾的脚的優美的骨骼，憑此例相稱的四肢的強力的肌肉，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多麼美麗、有力、伶俐的人性的生物，當作生物看來，在他自己的種類之中，牠較之那匹黃色壯馬——救火隊長為牠的傷殘而那麼發火——是更加完美的。

然而他却被弄死，不僅沒有任何犬把他當作一個人而哀憐他，甚至沒有任何人把他當作一個瀕於死亡的工作的生物而哀憐他。他的死亡在所有的入心中所引起的唯一情緒，是因為麻煩而有厭惡之感，這麻煩就是必須移去有腐朽之勞的身體。

醫生和助理員和警察局長走進救護室。醫生是一個肥胖結實的人，穿繭綢上衣，和同樣質料的緊湊的貼緊他的肌肉的大腿的褲子。警察局長是矮胖子，有如球的紅臉，因為他有把空氣含聚在腮內而慢慢吐出的習慣而顯得更圓。醫生坐到床上死人旁邊，和助理員一樣，摸了手，聽了心，站起來拉褲筒。

復命 「沒有更死的了。」他說。

警察含了滿口空氣，慢慢吐出。

「那個監獄裏來的！」他問警長。

值

護送兵回答了，向他提到死尸腳上的鐵鑄。

「我叫人取下來；謝謝上帝；有個鐵匠」；警察局長說，又睜起了眼，向門走去，慢慢地吐出空氣。

「爲什麼是用這樣的？」蕭黑流道夫問醫生。

醫生從眼鏡上邊看他。

「爲什麼這樣？爲什麼中暑死？是這樣的，整冬坐着，沒有運動，沒有光線，忽然，在這樣的日子，像今天的，來到太陽下，成羣走，不通風。因此中暑了。」

「又爲什麼要送他們呢？」

「這個你問他們去。但你究竟是誰？」

「我是事外的人。」

「啊！再見，我沒有空，」醫生說，厭煩地向下拉褲子，走向病床。

「哦，你的情形怎樣？」他問歪嘴的，裹了頸子的蒼白的人。

瘋子這時坐在自己的床上，吸完了烟，向醫生的方向睡吐。

蕭黑流道夫下樓到院子裏，走過救火隊的馬，雞，和戴銅盔的救火員，走出大門，坐上自己的車子——車夫又在打盹了——往火車站去。

當聶黑流道夫到車站時，囚犯們已經坐在有格子窗的車廂裏。在月台上有幾個送行的人，他們是不許走近車廂的。

護送隊今天特別煩勞。從監獄到車站的途中，除了聶黑流道夫所見的兩個之外，還有三個人倒下喪命死守中。有一個和最初的兩個相同，被送往附近的警察局，另外兩個倒在車站。護送隊覺得煩勞，不是因為五個可以活着的人在他們的護送下死去。這不令他們煩心，他們所煩心的是要執行在這種情形下法律所要求的一切：把死尸和他們的文件和物品送到應該送去的地方，把他們從應該送往下城的名單中除去，這是很忙人的，尤其是在這樣的熱天。

就是這件事給護送隊有了事做，因此，在這沒有全部做畢時，他們不會護送上車。聶黑流道夫和別人蛙跳車廂。但聶黑流道夫仍然被許可了，因為他給了錢給護送的軍曹。這個復辟軍團讓聶黑流道夫過去了，並要求他趕快談完了話就走開，以免長官看見。車廂共有十八輛。

在共八八年中有五個囚犯從前自首都逃到哥倫比亞被殺害在逃離車站時中而死的。原作

「收到了東西嗎？」

「收到了，謝謝。」

「還需要別的嗎？」聶黑流道夫說，覺得炎熱的車廂裏發出熱氣，好像是從火爐裏發出來的。

「什麼也不需要了，謝謝你。」

「只要喝點水，」非道茜亞說。

「是的，只要喝點水，」瑪斯洛發重複。

「難道你們沒有水嗎？」

「放了一點，但喝完了。」

「馬止，」聶黑流道夫說，「我就去找護送兵。從現在起，要到下城，我們才得見面可

「你真去嗎？」瑪斯洛發說，高興地看着聶黑流道夫，好像不知道這個。

「我跟下一班車走。」

瑪斯洛發什麼也未說，只深深嘆氣。

「先生，有十二個囚犯被弄死了，是真的嗎？」年老的粗暴的女囚犯用粗獷男子的聲音

這是考爐不列發。

「我沒有聽說十二。我看到兩個，」聶黑流道夫說。

「他們說十二。他們對這個什麼責任也不負責嗎？鬼們！」

「女的沒有生病的嗎？」聶黑流道夫問。

「女的結實些，」另一個低矮的女囚犯笑着說，「只有一個覺得要生產了。她在哼，」她說，指着相隣的發出那些呻吟聲的車廂。

「你說，需要什麼？」瑪斯洛發說，試圖約制嘴唇上快樂的笑容，「可以不可以把這個婦人留下來呢？她痛苦呀。現在就向官長說一聲吧。」

「好的，我去說。」

「還有一件，能不能讓她看見她的丈夫塔拉斯呢？」她添說，用眼睛指示着含笑的非道蓋亞。「他和你一陣走嗎？」

「先生，不能夠說話的，」護送的軍曹說。這不是讓聶黑流道夫過來的那一輛。

聶黑流道夫走開了，去尋找官長，以便為臨產的婦人和塔拉斯請求他，但好久不能夠找到他並從護送兵得到回答。他們是在大忙亂中：有些領導著囚犯到什麼地方去，又有些跑來

法爲自己騰寬東廂，她自己的東西搬到車廂上去，又有些在侍候與護送官同行的太太，不樂意地回答了黑流道夫的問題。

黑流道夫在第三次鈴聲之後才看見護送官。軍官用短手摻擦着巡邏的鬍鬚，聳起肩膀，因爲什麼而詭責責長。」

「你究竟要什麼？」她問黑流道夫。

「你們有一個婦女在車上生產了，我想應當……」

「哦，讓她生產吧。那時候會看得見的。」護送官說，走進自己的車廂，敏捷地搖着他的短手摻。

這時管車的手拿着哨笛走過，響了最後的鈴聲和哨笛聲。在月台上送客的人當中與婦女車廂中聽到了哭泣聲與哀號聲。

黑流道夫與塔拉斯並立在月台上，看到有格子窗的、和窗內可見的剃髮的男子頭顱隨列車在地面前一過去。然後來了第一輛婦女的車廂，在窗裏可見光頂的與繫領巾的婦女頭顱；然後是第二輛，仍舊可以聽到婦女的呻吟聲；然後是瑪斯洛亞所坐的車廂。她和別人一

在鐵軌終點處，通常於開車前二十分鐘搖鈴一次，前十分鐘搖鈴一次，開車時搖鈴一次。在中途站則開關較短。——毛德。

復同地，在窗邊，看着聶黑流道夫，並向他可憐地笑着。

這

在聶黑流道夫所搭乘的客車開行之前還有兩小時。聶黑流道夫起先想在這個間隔中再去
看他的姊妹，但此刻，在早晨的即象之後，他覺得自己是那樣興奮而疲乏，他坐在頭等客車
的沙發上，完全意外地感覺到那樣的滿意。他偶爾一瞥，把頭等客車的門窗立刻掩着了。

有個春禮服、佩徽章、拿餐巾的侍者喚醒了他的

「先生，先生，你不是聶黑流道夫公爵嗎？有一位太太在找你？」

的聶黑流道夫跳起來，揉着眼睛，想着他是在何處和今天早晨所發生的一切。

裏面在他的回想中有了：凶殺的行列，死尸，有窗簾的車輛和圍在裏面的婦女，其中有一個
雙着痛苦而無親戚的幫助，另一個隨着鐵門時他可憐地笑着。

現在現實中他面前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擺着燭台，花瓶，燭台，食具的桌子，在某邊走
動得敏捷的侍者們，在房間的裏邊，在磁櫥前面和在果子瓶與醬瓶的那邊，是餐室侍者和
來到食堂的旅客的背。

當聶黑流道夫把胸臥姿勢變為坐的，逐漸地清醒時，他漸漸對這房間所有的東西都好奇地

看着門口所發生的事情。他也向那里看，看見人的行列，他們在坐椅上拍着圓錐包着邊，裏面的太太。前面抬的人是一個聽差，轟黑流道夫覺得是相識的。後面的人，在帽子上有扁錐，也是一個相識的守門人。在椅子後邊走着一個華麗的，着帷裙，有髮髻的女僕，她帶着一個包，在皮匣裏的什麼圓的東西，一把傘。更後是厚嘴唇的，中風頸子的，挺起胸脯的，戴旅行帽的考爾洽根公爵，再後是密西，從兒米沙，和轟黑流道夫所認識的外交家奧斯汀——長頸子，結喉突出，總是有快樂的面色與心情。他走着，令人感動地但顯然是談諧地向帶笑的密西說着什麼。醫生走在後邊，憤怒地吸着煙捲。

考爾洽根家的人是從他們的郊外田莊前往公爵夫人的妹妹的在下城鐵路上的田莊。

抬椅子的人、女僕、醫生的行列走進了婦女休息室；引起所有的在場者的好奇與敬意。

若公爵坐到桌邊，立刻把侍者叫到面前，開始向他吩咐了什麼。密西和奧斯汀也坐在食堂裏，正想坐下，却看見了門口的女友，便去迎她，這人是娜塔麗亞。伊發諾美娜。拉高任斯卡雅。

復

娜塔麗亞。伊發諾美娜，由阿格拉非娜。彼得羅芙娜陪伴着，走進食堂，環顧着四周。

她幾乎是同時看見了密西和弟弟。她先走近密西，只向轟黑流道夫點頭；但和密西接吻後，

活

立刻轉向

復

「我終於找到你了，」她說。

聶黑流道夫站起來，與密西，米沙，及奧斯汀問好，並停下來談着。密西向他說到他們鄉下房屋的火災，這使他們遷居到姨娘家。奧斯汀乘這個機會開始說到一個關於火災的逸事。

聶黑流道夫，沒有聽奧斯汀說，轉向姊姊。

「我是多麼高興，你來了，」他說。

「我早已來了，」她說。「我和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一道。」她指示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她戴着帽子，穿着防水外套，帶着親善的莊嚴，在遠處混亂地向聶黑流道夫鞠躬，不願打攪他。「我們到處找你。」

「我在這里打盹。我多麼高興，你來了，」聶黑流道夫重複。「我開始寫信給你，」他說。

「當真嗎？」她驚恐地說。「關於什麼的？」

密西和她的男友們，注意到姊弟之間開始了親密的談話，便走開了。聶黑流道夫和姊姊坐在窗下天鵝絨沙發上別人的物品，旅行籃，厚紙盒的旁邊。

「昨天我離開了你那裏，我便想回去道歉，但不知道，他要覺得怎樣。」聶黑流道夫說。

「我對你丈夫說得不好，這使我苦惱，」他說。

「我已知道，」姊姊說，「我相信你是不想如他的。你知道……」

眼淚潤透她的眼眶，她握他的手，這句話不清楚，但他十分了解他，發她的意思感動了。她的語意是除了那全部佔有她的愛——對丈夫的愛；她覺得對他，對弟弟的愛是重要而高貴的，而和他的任何誤會對於她是深重的痛苦。

「謝謝，謝謝你……啊！我今天看見的事實，——也是，忽然想起了第二個死囚犯。」兩
個囚犯被殺死了。」

「怎麼被殺死了？」

「這麼殺死的。他們在這天熱天被帶出來。兩個中暑死了。」

「不可能的事麼？今天？現在？」

「是的，現在。我着見了他們的尸。」

「爲什麼被殺死？誰殺的？」娜塔麗亞·伊發諾芙娜說。

「那些強迫地帶出他們的人殺死的！」聶黑流道夫憤慨地說，發得她也是用她丈夫的目

光看這事。

「哦，我的上帝呀！」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說，走近他前。

「是的，我們一點也不明白這些不幸的人發生着什麼事情，但這是應該知道的。」聶黑流道夫說，看着老公爵，他轉上繫着餐巾，坐在桌前酒杯的那邊，同時，他回顧着聶黑流道夫。

「聶黑流道夫！」他喊叫，「要吃點冷食嗎？這在上路之前是好極了！」

聶黑流道夫拒絕了並走開。

「但是你要做什麼呢？」娜塔麗亞·伊發諾芙娜繼續說。

「我所能做的。我不知道是什麼，但覺得，應該做點什麼。我要做我所能做的。」

「是，是，這個我懂。哦，和他們，」她說，笑着用眼睛指示考爾洽根，「真完全斷絕了嗎？」

「完全的，我想，雙方都沒有遺憾。」

「可惜。我覺得可惜。我愛她。但我所假設，這是如此。可是爲什麼你想來纏自己呢？」

「她羞却地說。『你爲什麼要去呢？』」

「我去因爲願如此，」聶黑流道夫嚴肅地冷淡地說，好像是打斷這個談話。

但他立刻又因爲對娜塔麗亞冷淡而覺得羞慚。『爲什麼不向她說出我所想的一切？』他思

。『娜塔麗亞那美嬌！他爲什麼美嬌也見吧，』他向自己說，看了看老女僕，她的在場更鼓勵

他要把自己的決心向姊姊複述。

「你說到我要娶卡邱莎的意思嗎？你看得出！我決定了做這件事，但她決定地堅決地拒絕了我，」他說，他的聲音發抖，和他一向說到這個時一樣。「她不願有我的犧牲，却要自己犧牲她在她的地位上對於她是很多的東西，假若這是暫時的，那我便不能接受這種犧牲。因此我要跟她去，去到她所在的地方，並且盡我所能的幫助她，減輕她的苦運。」

轉塔麗亞·伊發諾芙娜什麼也沒有說。荷拉拉菲娜，彼得羅芙娜疑惑地看轉塔麗亞·伊發諾芙娜並搖頭。這時候行列又從婦女休息室中走出。同一的美麗的聽差非力卜和守門人抬著公爵夫人。她停住了抬的人，招羅黑流道夫到她面前去，可憐地嘆息着，把有戒指的白手伸給他，恐懼地期待着堅強的握手。

「Eponavable! (可怕!)」她說到炎熱。「我受不了。Co climat no tue. (這天氣要我熱死了。)」說了「會見俄國天氣的可怕，惹了羅黑流道夫去看他們，她又向抬的人作手勢。「你一定要來呀！」她深說，在走動中把長臉轉回羅黑流道夫。」

羅黑流道夫走到月台上。公爵夫人的行列向右走，向頭等車走。羅黑流道夫和拿東西的搬運士及塔拉斯帶着他自己的行囊，走向左。

「這是我的同伴，」羅黑流道夫向塔拉斯說，塔拉斯揮揮手，他的事隨他曾經向她說

過。

「但真是三等嗎？」當聶黑流道夫停在三等車前面，而僕僕帶着東西和塔拉斯走進去時，
娜塔麗亞·伊發諾芙娜問。

「是的，我歡喜這樣我，同塔拉斯一道，」他說。「但還有一點，」他添說，「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把庫斯明斯基的土地給了農民，所以在戰死的時候，由你的孩子們承繼。」

「德米特銳，不要說吧，」娜塔麗亞·伊發諾芙娜說。

「假若我要給了的話，有一點我要說的，就是其餘的一切都將是他們的，因為我不至於結婚了。假若結婚，我也不會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銳，請你不要說這話吧，」娜塔麗亞·伊發諾芙娜說，同時聶黑流道夫看出她歡喜聽見他所說的。

前面，在頭等車旁邊，站着一小羣人，仍舊看着考爾洽根公爵夫人被抬進去的那輛車。其餘的人都坐下了。遲到的旅客，匆忙地在月台板上踏着，等車員們猛關上車門，叫旅客坐下，而送客的下車。

聶黑流道夫走進了被太陽晒熱的、有臭氣的車廂，立刻便走出，站到車廂盡頭的制輪室

娜塔麗亞·伊發諾芙娜，戴時髦的帽子，披屨巾，和阿格拉芙娜·彼得羅芙娜並排地坐在車廂對面，顯然是尋找談話題材而未找到。

她甚至不能夠說出：「lectivus」(寫信來)，「因為她早已和弟弟嘲笑過行路人的這等習慣的話。那簡短的關於金錢問題與繼承的詔立即破壞了建立在他們之間溫柔的姊弟之情；他們覺得他們自己現在是彼此生疏了。因此，當火車開動時，娜塔麗亞·伊發諾芙娜高興了，她只能夠點點頭，帶着憂愁而親切的面色，說：「再會，再會，德米特銳！」

但那輛車剛走過去，她想到她將如何向丈夫去說她和弟弟的談話，她的臉色變為嚴肅而焦慮了。

蘇黑流道夫，雖然除了最親愛的情感，對於姊姊沒有懷別的任何意思，並且什麼也沒有隱瞞她，現在却也覺得痛苦與對她不自如；並想趕快和她離開了。他覺得，曾經是稱他那麼親近的娜塔麗亞不復存在了，只是一個他學生疏的、不可愛的、黑皮的、多毛的丈夫的奴隸。他清楚地看到這個，因為，只在極端命令她丈夫覺得有趣的事，說到將土地給農長，說到繼承時，她的臉上閃耀着特別的興奮。

這使他覺得愁悶。

活

在整天被太陽所照灼的奧薩是乘客的三等車大車廂裏的熱氣是那樣的熾息，以致轟轟道道夫沒有進車廂，却留在車廂的制輪室裏。但在這裏也無法透氣，直到車廂從屋子旁邊走過去，而穿風吹動時，轟轟道道夫才能滿懷地呼吸。

「是的，殺死了，」他向自己複述他向姊姊所說的話。在他的想像中，從今天的所有時印象裏異常生動地浮起了第二個死囚犯的美麗的臉，和嘴唇的笑容，額頭的嚴肅表情，在刺燙的發藍的額頂下小而堅強的耳朵。

「最可怕的，」他想，「是他被殺死，却無人知道誰殺死了他。但他被殺死了。他是奉馬斯林尼考夫之命被領出的，一如所有的其他的囚犯們。馬斯林尼考夫也許是下了通常的命令，帶着愚笨的一摺簽着了有印了標題的公文，當然一點也不認爲自己有罪。檢查囚犯的監獄醫生更不會認爲自己有罪。他準確地執行了他的任務，分開了衰弱的，一點也不能夠預見這可怕的炎熱，以及他們被領出那壓逼並且那壓擠。監獄長呢？……但監獄長只是執行了命令，就是，在某天遣送多少懲役犯、流刑犯、男的和女的。護送官也不能有罪的，他的任務乃是在某處接收了多少人，在某處交出同樣的人數。他是照常地並照規定地領出囚犯們。」

不能夠預見到這種犧牲的人，保衛所見到的那兩條，會不能支撐，會死。誰也沒有聽見人們是被殺死了，就是被這些對於死人並沒有罪的人殺死的。」

「發生了這一切，」哥黑流道夫想，「是因為所有的這些人——省長們，監獄長們，警官們，警察們，——認爲世界上有這樣的骨形，就是人類的關係對於人類是不夠的。所有的這些人，馬斯林尼考夫，監獄長，護送官，——他們全體，假若不是省長，監獄長，軍官，便會考慮二十回，是否能夠在這樣的熱天這麼擁擠地送他們，便會在路上停二十次，並且看見了有人虛弱而喘息，便會把他從車中領出，把他帶到陰處，給他水，給他休息，並且在發生不幸時，便會表示同情。但他們沒有做這個，甚至阻止別人做這個，只因為他們在自己面詢沒有看見人以及他們對人的義務，而是見到職務與職務的要求，他們把這些放在人類關係的要求之上。全部要點是在此，」哥黑流道夫想。「假若可以承認，任何東西是人類之愛的感覺更加重要，即使是在一小時內，是對於某一例外事情，——則沒有一種犯罪是不能夠帶着無罪的態度去做的。」

一劫黑流道夫那樣的沉思着，沒有注意到天氣改變了：太陽——前面抵下的破曉的雲裏去了，從西方的地平線上升起了密集的淺灰的烏雲，已在遠處的田野與森林上注着斜而及时的雨。烏雲中的水氣散和在空氣裏。有時烏雲被電閃所割開，雷聲與車輛的轟轟聲相混得

更密了。烏雲漸漸近了，斜雨點，被風所趕，開始落在鐵輪室的板上與飛黑流道夫的外衣上。他移動到另一邊，他吸入潮濕的新鮮空氣和久已望雨的土地上的麥香，看著閃閃過去的花園、樹林、黃的裸麥田、尚綠的燕麥田、與暗綠的開花的馬鈴薯的黑畦。一切都閃閃着綠：綠的更綠，黃的更黃，黑的更黑。

「下大些，下大些！」飛黑流道夫說，對着有益的雨下的田畦、花園、菜園的生氣而歡喜。

大雨下得不久。烏雲一部降而為雨，一部分飄走了，在濕潤的土地上已落着最後的直、密、而小的雨點。太陽又出來了，一切閃閃着，在東方的地平線上出現了不高的、很明亮的、帶着顯明的紫色、只有一端破碎的彩虹。

「是的，我想到了什麼呢？」飛黑流道夫在自然界中這些變化完結時間自己，火車進入了高坡的凹溝裏。「是的，我想到所有的這些人：監獄長、護送兵，所有的服務的人，大部分是溫良的仁慈的人，只因為他們服務而變為惡毒。」

他想起了馬斯林尼考夫當他到監獄中情形時的談話，監獄長的嚴厲，護送官在拒絕人上荷重和不注意火車中婦人生產痛苦時的疏忽。「所有這些人顯然是最簡單的同情所不能攻擊不能改變的，只因為他們服務。他們是公務員，是人類之愛所不能改變的，正如運轉的

復 活

有一種所謂行政服務，在服務時可以對待人如同對待物件，不和人發生人類的兄弟的關係，第二點，這些人要被這種行政服務那樣地聯繫在一起，使他們的對人行爲的後果的責任不落

在單獨的人身上。沒有這些條件，即沒有在我們這時代做出像我今天所見的這些可怕的事情的可能性。要歸是在人們以爲有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對待人沒有愛。但這種情況是沒有的。對待物件可以沒有愛；可以伐樹，做磚打鐵而沒有愛，但對待人却不能夠沒有愛，正如同對待蜂子不能沒有小心。蜂子的特質是如此的。假如你對待蜂子沒有小心，你便會妨害牠們和你自己。於人也是情形如此。這是不能夠有別種樣子的，因爲人的互相的愛是人類生活的基本法則。確實，人不能夠使別人愛他，如同他可以使別人爲他工作，但因此並不是可以對待人沒有愛，特別是假使你對他們有所要求。你若不感覺到對人之愛，你就安靜地坐下來，「聶黑流道夫想，轉向自己，」去過問你自己，你所願意的東西，只是不要過問人。正如同只在你想吃的時候，你可以吃得無害而有益，同樣地只在你愛的時候，你可以對待人有益而無害。只要讓你自己對待人沒有愛，像你昨天對待姊丈，則對於別人的殘忍與獸性即無限制，如我今天所見的，對於自己的痛苦也無限制，如我憑自己的全部生活所認識的。是，是，這是如此的，「聶黑流道夫想。」這是對的，對的！「他向自己重複，感覺到雙重的喜悅——苦熱後的清涼，與他對於久所思索的問題獲得了充份明瞭的意識。」

聶黑流道夫所乘的那輛車裏坐了半車的人。那裏有僕人，職工，工廠工人，屠戶，猶太人，店夥，婦女，工人之妻，一個兵，兩個太太（一個年輕，一個年大，在光手臂上戴着銅子）一個神色嚴厲的、黑帽子上有徽章的紳士。所有的這些人，在就坐之後都平靜了，安靜地坐着，有的嗑着葵子，有的吸着烟捲，有的和隣座的人作生動的談話。

塔拉斯帶着快樂的神情坐在過道的右邊，爲聶黑流道夫守着位子，並生動地和坐在對面的、有肌肉的、解開布褂的人談話，聶黑流道夫後來知道，這人是去就事的園丁。未走到塔拉斯那兒，聶黑流道夫停在過道上，靠近一個有白鬚鬚的、神色尊嚴的、着南京布褂的老人，他和一個着鄉村服裝的青年婦人在談話。在婦人旁邊坐着一個腿子離地很遠的七齡女孩，着新的農家服裝，有幾乎是淡白的頭髮的辮子，不停嗑着葵子。

回頭看見了聶黑流道夫，老人從他獨坐的亮亮的凳子上拉攏了褂襟，親善地說：

「請坐吧。」

聶黑流道夫感謝了他，坐在指示的地方。聶黑流道夫剛坐下，婦人又繼續着被打斷的談話。她說到她的丈夫在城裏如何接待她，她現在是從他那里回來。

「在歡節的時候我去過，現在，上帝指示的，又去了一次，」他說。「現在，上帝准許我罷，聖誕節再去。」

「這是對的，」老人說，環顧着黑流道夫，「應該去訪問的，不然，青年人住在城裏，會做壞事的。」

「不啊，老爹爹，我的——不是這種人。他沒有什麼笨事情，他過得好像漂亮姑娘。他的錢一分一厘都寄回家。他歡喜這個小女孩，歡喜得話都說不出，」婦人說，笑着。

吐着麥子壳的，聽著母親說話的女孩，好像是肯定母親的話，用安靜聰明的眼睛看老人與黑流道夫的臉。

「假若他聰明，那是更好了，」老人說。「不做這樣的事情嗎？」他添說，用眼睛指示一對夫婦——顯然都是工人，坐在過道的另一端。男工——丈夫，仰著頭，把酒瓶放到嘴邊，喝着酒；妻子拿着袋子——酒壺就是從這個袋子裏拿出的——注意地看丈夫。

「不，我的他不喝酒不吸煙，」和老人談話的婦人說，乘機又誇獎了自己的丈夫一次。「這樣的人，老爹爹，地上生得太少了。」她轉向黑流道夫說，「他就是這樣的。」

「那好極了，」老人說，看着喝酒的工人。工人喝完了酒，把瓶遞給妻子。妻子接了酒瓶，笑着搖頭，也把酒瓶放到口邊。注意到

聶黑流道夫和老人對自己的目光，工人向他們說：

「什麼，先生？是我們喝酒嗎？我們怎麼工作——沒有人看見，可是我們怎麼喝酒——大家看見。我掙來的——我喝酒，給我妻子喝。並沒有別的人。」

「是的，是的，」聶黑流道夫說，不知道回答什麼。

「真的，先生。我的妻子是堅決的婦人！我憐惜我的妻子，因為他能夠同情我。我說的對嗎，瑪富拉？」

「哦，接着吧。我不要再喝了，」妻子說，把酒瓶遞給他。「爲什麼要說沒有意思的話呢，」他添說。

「這就對了，」工人繼續說，「她好——好，忽然她又發出響聲，好像沒有上膏油的荷車。瑪富拉，我說的對嗎？」

瑪富拉笑著，用醜陋的姿勢搖着手。

「哦，他在胡說……」

「這就對了，她好——好，但到了時候，讓她把鞭勒放在尾巴下面，她要做什麼，你想不到來的……我說的對嗎？先生，你原諒我。我喝完了，哦，現在怎麼辦呢……」工人說，開始揮霍睡覺了，把頭放在含笑的妻子的膝上。

復 活

弄黑流道夫和老人坐了一會，他向他說他自己，說他是一個鐵工，工作了五十年，爲了那麼多火爐，數也數不清，現在他想要休息，但總是不得空。他去了城裏，爲小孩子們找了事情，現在是到鄉下去看家裏的人。聽了老人的敘述，弄黑流道夫站起來，走到塔拉斯爲他所保留的地方。

「沒有關係，先生，坐下吧。我們把袋子拿到這邊來，」坐在塔拉斯對面的園丁抬頭看了弄黑流道夫的臉，親善地說。

「有點窄狹，但不礙事，」合笑的塔拉斯用唱歌的聲音說，用他的有力的手拿起自己的兩甫得重的行囊，好像羽毛一樣，把牠放到窗口。「地方很多；還可以站一站，也可以到巷子下邊去的。已經覺得是很舒服了。爲什麼要說假話呢！」他說，閃爍着良善與親愛。

塔拉斯說到他自己，說他不喝酒的時候，他沒有話，說他喝了酒可以說出好話，並且他能夠說一切。確實，在清醒狀態中，塔拉斯大都是沉默的；當他喝了酒時，——這是他所少有的，而且是在特殊的場合中，——他便變得特別愉快地多言。那時他便說的又多又好，很簡單，正確，尤其是，親愛，這親愛也照耀在他的仁慈的藍眼睛裏和不離嘴唇的友善的笑容中。

他今天便是在這種情況中。弄黑流道夫的臨近暫時打斷了他的談話。但，放好了行囊，

他如舊地坐着，把有力的做工的手放在膝上，對直地閉著園子的眼睛，繼續了自己的談話。他向他的新相識的朋友說到自己妻子的經歷的詳情，她為什麼被流放，為什麼他現在跟他到西北利亞去。

聶黑流道夫從未聽過這個故事，詳情，因此很有興趣的聽着。他聽起的地方，是賽害已經是做過了，家裏知道了這是非道雷亞做的。

「我是在談到我自己的苦惱，」塔拉斯說，誠懇地友愛地轉向聶黑流道夫。「我遇到了這樣誠懇的人，」我們談起來了，我在向他說。」

「是的，是的，」聶黑流道夫說。

「哦，便是這樣地，我的老兄，專留給大家都知道了。母親拿了這塊餅，」他說，「我去見警官。我的父親是一個正直的老人。他說，『老妻子，等一下，小媳婦完全是小孩，她目己不知道做了什麼，應該可憐她。她會神志清楚的。』可是，她什麼話也不聽。她說：『我們留她在這裏的時候，她會把我們榨油虫一樣弄死的。』我的老兄，她到警官那里去了。

復他立刻衝到我們這里來了……立刻要見證人。」

「哦，你怎麼說呢？」圓丁問。

「啊，我的老兄，我肚子痛得打滾，並且暈眩。內裏的一切都翻出來了，什麼話也不能

複

說了，立刻父親拿了荷車，與非道西亞坐上，送到警察局，又從那里送到了審判所。我的老兄，正如同一開始地便承認一切的罪，她也向審判官照樣地說出了一切的實情。她從哪里弄到了磁霜，她怎樣地揉餅。他說：「爲什麼她要做這事？」她說：「因爲我覺得他可恨。我覺得到西比利亞去，比和他在一起生活好。」說的就是我，」塔拉斯笑了一下。

「因此是，她供認了一切的罪。進監獄，是不成問題的。父親一個人回來了。收獲的時候到了，女的只有媽媽一個人，但她身體不好了。我們想了，要怎麼辦，能不能把她釋出來。父親去看了一個官——沒有結果，他又去看了另一個。他去找了五個這樣的官。我們簡直要丟棄活動了，但這時候碰到了一個人，是衙門裏的。他是那樣狡猾的人。他說：「給我五個盧布，我把她弄出來。」我們餓妥了三個盧布。你看，我的老兄，我把她的麻布押當了，給了他錢。他寫了這個公文，」塔拉斯拖長聲音，恰似他是說到射擊，「立刻便寫出來了。那時候我已經起來了，自己到城裏去接她。我的老兄，我到了城裏。我立刻把馬放在院子裏，拿了公文，進了監獄。有人問：「你要什麼？」我說：「就是這個，我的女人關在你們這裏了。」他說：「你有公文嗎？」」馬上就把公文給了他。他看了一下。他說：「等一下吧。」我就坐在小凳子上。女囚已經過了中午了。出來了一個官，他說：「你是發爾頭那夫嗎？」」我就是的。」他說：「好，你帶去吧。」馬上門就打開了。她穿着自己的衣服被帶出

來，沒有變。「好吧，我饒走吧。」「你是走路來的嗎？」「不是，我騎馬來的，」我們到了院子裏，我給了馬夫錢，套了馬，把賸下的草糶都放在布袋子下邊。她坐上了，用披肩裹着身體。我們走了。她不作聲，我也不作聲。快到家的時候，她說，「媽媽怎樣了，活着嗎？」我說，「她活着。」「爸爸活着嗎？」「活着。」她說，「塔拉斯，饒恕我的愚蠢吧。我自己不知道我做了什麼。」我說，「多說話是沒有用的！」我早已饒恕你了。「沒有再談話了。我們到了家，她立刻爬在媽媽腳前。媽媽說，「上帝饒恕你。」爸爸問了好，說，「不用記着過去的事了。好好過活吧。」他說「現在不是做這事的時候了，要到田上去收庄稼了。在斯考羅德諾那邊的那塊上肥料的田上，裸麥長得那麼好，上帝保佑，鏟刀也割不開，統統連在一起了，都倒下來了。應當收割了。你和塔拉斯明天去割吧。」我的老兄，她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工作了。並且她工作得教人驚異。我們那時候佃了三個皆夏其那的田，上帝保佑，裸麥和燕麥都是稀有地好。我割，她打捆，有時兩個人翻。我會做事，不讓事脫手，她無論做什麼，更加會做。這個女人是能幹年輕的，血氣旺盛。我的老兄，她對於工作是那麼熱心，我不得不阻止她。我們回到家裏，手指腫了，手臂發痛，應該休息了，但她卻不吃晚飯，跑到倉房裏，準備第二天的細索。變得多兇呀！」

「那末，對你她變親愛了嗎？」園丁問。

復 活

「這不用說了，她那樣地依戀着我，好像是一個心。我想到的，她便了解。邁姆姆雖然脾氣大也說：「我們的非道茜亞好像是變了，完全是另外一個女人了。」有一次我們用兩輛車去裝麥網，我和她坐在前面的車上。我說，「非道茜亞，你怎麼會想到了做那樣的事？」她說，「怎麼會想到嗎？我不願和你過活。我想，最好是死，但不行。」我說：「現在呢？」她說，「現在你是在我的心裏了。」塔拉斯停止了，高興地笑着，詫異地搖着頭。「我們剛剛從田上離開，我去將大麻上了水，我到了家，」停了一會，又說，「我看見了，傳票——受審判。我們早已把她要受審判的事情忘記了。」

「這不外是惡魔，」園丁說，「一個人自己會想要害死人嗎？我們有一個人……」園丁想要開始說話，但火車要停了。

「大概是到站了，」他說，「去喝點東西吧。」

談話停止了，聶黑流道夫跟隨園丁下了車，走到了月台的潮濕的板上。

四十二

聶黑流道夫還沒有走出車廂便看見火車站的院子幾輛華麗的、由四匹或三匹肥滿的、響着鈴子的馬所拖的車。走上了因而而發黑的潮濕的月台，他看見頭等車前面有一羣人，其

中顯著的是一個戴着有貴重花翎的帽子、着防水外套、高大肥胖的太太，一個高長、年輕、細腿、着腳踏車服裝的男子，和一匹巨大、肥滿、套着貴重頸圈的狗。在他們後邊站立着傘外套與傘的聽差們，和一個來接客的車夫。

在這一羣人的身上，從肥胖的太太到手提長袍襟的車夫，顯出了安然的自信與富裕。在這一羣人的四周立刻圍上了好奇的、屈從財富的人：戴紅帽的火車站長、憲兵、夏間總是來看火車到站的，着俄國服裝、掛念珠的、瘦小姐，電報員，男女旅客。

帶狗的青年聶黑流道夫認出來是中學生，小考爾治根。胖太太是公爵夫人的妹妹，考爾治根家的人就是到她的田莊上來的。有輝煌的花邊與靴子的車務長打開了車廂的門，扶著門表示敬意，這時非力卜與着白帷裙的搬佚小心地抬出坐在摺椅上的長臉的公爵夫人；姊妹們問了好，發出了法國話，問到公爵夫人要乘轎車抑是蓬車，於是，這行列，由有鬚髮的、傘與皮匣的女僕殿後，向車站的門走去。

聶黑流道夫不願遇見了他們而再行告別，便停住，不走到車站的門，等着行列走過去。公爵夫人和兒子、密西、醫生、女僕在前走出，老公爵和姨子落在後。聶黑流道夫沒有走近，只聽到他們談話中斷片的法話。這是常有的，因為什麼原故，公爵所說出的話有一句，連同牠整個的語調與聲音，留在聶黑流道夫的記憶裏。

復

活

「Oh! il est du vrai grand monde, du vrai grand monde, (哦！他是真正上流社會裏的人，)」公爵用高大、自信的聲音說着什麼人，由恭敬的管車員與搬伙們伴送着，同姨子走出車站的門。

同時從車站倉上走出了一羣走向月台上去的，穿草鞋、在背上背着羊皮襖與行囊的工人。工人們用堅決而輕軟的步伐走近第一輛車廂，想要走進去，但立刻被管車人趕開了。工人們沒有停止，匆促而又互相擁擠着，向前走近了隣近的一輛車，向車裏走，把行囊碰上車角與車門，但另一個管車員在車站門口看見了他們的企圖，嚴厲地向他們喊叫。前去的工人立刻趕快退出，又用堅決而輕軟的步伐再向前走近下一輛車廂，就是聶黑流道夫所坐的一輛。管車人的又阻止他們。他們停下來了，想再向前走，但聶黑流道夫向他們說，車子裏還有地方，他們可以進去。他們聽了他的話，聶黑流道夫跟了他們進去。工人們正要坐下，但有帽章的紳士和兩個太太，認為他們企圖上這一輛上來坐乃是對於他們個人的侮辱，堅決地反對這個，並開始趕他們。工人中有二十人，老人和很年輕的，都帶着疲乏的，晒黑的，乾瘦的臉，立刻又把行囊碰着凳子、板壁、和門，顯然覺得自己十分有罪，再穿過車廂向前走，似乎準備走到世界盡頭，坐在被吩咐坐下的地方，即使是在釘子上。

「向哪裏擠，鬼們！就在這裏吧，」另一個向他們迎面走來的管車員說。

「voilà encore des nouvelles! (還是又有新聞了!)」兩個太太中年輕的說，甚是稱信她會用自己的好法語引起聶黑流道夫的羨意。

戴劍子的太太只是嗅鼻子，皺眉毛，說到和發臭味的農民坐在一起愉快。

工人們，感覺到逃避了巨大危險的快樂與心安，站住並開始就座，動着肩膀，下背上沉重的行囊，把牠們塞在凳子下邊。

沒有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和塔拉斯談話的園丁又回到自己位子上去，因此在塔拉斯旁邊和對面有了三個空位。三個工人坐到位子上，但當聶黑流道夫走近他們時，他的紳士服裝的樣子那麼惶惑了他們，他們站起來，要走開，但聶黑流道夫要他們坐下，自己坐在靠過道的凳子扶手上。

工人之一，五十歲的人，疑惑地甚至恐懼地和年輕的交換目光。聶黑流道夫，沒有按照紳士應該做的，罵罵並趕走他們，把坐位讓給了他們，這使他們很驚異而苦惱。他們甚至害怕這會發生對他們不好的事情。

但是看到並無任何好計，而聶黑流道夫簡單地和塔拉斯談話，他們心安了，吩咐年輕的坐在行囊上，要聶黑流道夫坐到自己的位子上。起初坐在聶黑流道夫對面的年老的工人收縮全身，小心地縮進自己的擊革鞋靴，以免碰觸紳士，但後來他那麼友善地和聶黑流道夫

復 活

擲拉辨說罷，後便在橋說理要人特別注意的地方，他用手掌向上的手拍着黑流道夫的膝頭。

他說到自己的一切情形，和他在泥炭沼澤上的工作，他們現在就是從那里回家去。他在那里工作了兩個半月，只帶回家十盧布工資給哥哥，因為一部分的工資在受僱之前就付過了。他們的工作，如他所說，是走動在蘆葦的水裏，從天明到天黑沒有休息，只有兩小時吃飯的時間。

「不習慣的人當然是覺得難受了，」他說，「但是弄慣了——就沒有什麼了。只是吃的東西要好。起初吃的東西不好。但後來，大家生氣了，吃的東西好了，作也容易了。」

然後他說到，他如何在外邊做工二十八年，他的工資寄回家了，起初寄給父親，後來寄給哥哥，現在寄給管理家事的姪兒，他自己在一年五六十盧布的工資中用兩個在嗜好上：煙和火柴上。

「有罪過，疲倦的時候也喝點麥酒的，」他深說，有罪地笑着。

他又說到婦女們如何為他們治家，包工的人如何今天早上在他們起程之前請他們喝了半桶酒，如何他們當中的死了，另一個生病的被帶回家。他所說的生病的坐在同一車廂的角落上。這是一柄面色蒼白泛黃的、藍服的青年。他顯然是被瘧疾弄瘦乏了。黑流道夫走近他，但青年用那雙嚴厲痛苦的眼光看他，黑流道夫沒有用詞語打擾他，只聽老人購買奎爾，

並在紙上爲他寫下了藥名。他想給錢，但老人說不需錢：他自己付。

「哦，我走了這麼多地方，這樣的先生們沒有看見過。他不推你的頸子；還讓位子給你坐。好像是有許多種的紳士，」他結束，轉向塔拉斯。

「是的，全新的、不同的、新世界！」聶黑流道夫想，看着瘦而有筋力的四肢，粗陋的、家製的衣服，晒黑的善良的疲倦的臉，覺得自己四周圍繞着全新的人連同他們的嚴肅的興趣、喜悅、與真正做工的人類的生活痛苦。

「這是 *le vrai monde* (真正上流社會)；」聶黑流道夫想，憶起考爾洽根公爵所說的話，念考爾洽根之輩的那種懶惰奢華的世界連同他們的無價值的卑微的興趣。

他感覺到旅行者發現新的、未知的、美麗的世界時的快樂情緒。

版一渝月八年二卅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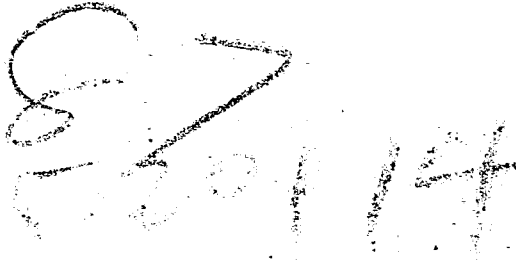
南 方 印 書 館
印 刷 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重 慶 民 國 路 二 十 一 號
成 都 陝 西 街 一 三 八 號 附 五 號
桂 林 中 北 路 西 一 里 六 號

書 畫 文 譯
活 復
著 泰 斯 爾 托
譯 植 高

角 玖 元 叁 拾 叁 價 定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字第八〇九號

12/7/30
本館城育



\$ 33.90

